LIBRARY
OCT 28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463
Z6W4
cop.2
v.6

[redacted]

杞柳章全旨○此闢告子性無仁義之說告子卽杞柳論性故着一爲字孟子卽從爲字生出戕賊字以折之此下四章俱是告子自立論不是問詞孟子辨告子數處只是辨倒便休不曾與他明言其所以然

杞柳節○告子曰今之言性者必言仁義矣自我言之人之生而有性也其知覺運動不過境然一物猶杞柳之質也人之行事而有義也其舉動措施皆非出於自然猶桮棬之器也人性本無仁義之名以人性強爲而後有仁義猶杞柳本無桮棬之形以杞柳強爲而後成桮棬也今謂性善是執人爲之勉然而指天性之自然非定論矣

孟子與告子論性不同處總在理氣二字討人生所稟之天理句最緊要是孟子論性本旨非是解告子所言之性也告子只是認氣爲性見得性有不善須拘他方善其所謂性只就知覺運動與物無異者言也先單言義次兼仁義則義字中卽該了仁字蓋取句法之整也爲字只說是後來做作分外造出意註矯揉矯者矯曲而使之直揉者揉直而使之曲

子能節○孟子因折之曰杞柳桮棬何可以比人性也且問子果能順杞柳之性卽自然成桮棬之器乎抑將斬伐之屈抑之戕賊杞柳之本然而後可以成桮棬之器也如將戕賊杞柳而後可以成桮棬亦將戕賊人性而後可以成仁義與戕賊可施於杞柳而不可施於人性明矣子謂仁義出於人爲此言一出人皆謂性中本無仁義而不肯爲是率天下之人而爲仁義之禍者必自子之言始也其害可勝言哉

首二句作抑揚之辭以兩詰之接下如將二字方活勿便把次句作決辭看不言戕賊性而言戕賊人以人之所以爲人者性也順字正對爲字孟子從他爲字抉出戕賊二字便覺罅漏百出不攻而自潰矣禍仁義玩註說人因子言、以爲仁義便害了仁義是倒裝文法人之爲仁義乃其性之本然自親親長長而推之以至於仁義不可勝用皆順其所素有而非外之也告子乃以人性爲仁義其害可勝言哉故不得不辨

孟子卷之六　　朱熹集註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只是認氣爲性見得性有不善須拘他方善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 桮音杯棬丘圓反○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柜柳桮棬屈木所爲若卮匜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 杞柳必矯揉而后爲桮棬性非矯揉而爲仁義 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

湍水章全旨○此闢告子性無定體之說次節人無有不善一句是正旨以見性有
完體臣有善而無惡末節言不善之出於人爲正以明性之本無不善也
湍水節○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曰人性謂之爲惡固不可謂之爲善亦不可看來
性無定體猶之湍聚之水本無定向決之東則流於東而非定於東決之西則流於
西而非定於西人性無分於善不善顧人所習何如猶湍水無分於東西顧人所決
何如耳告子之言是以性爲無善無不善也
以湍水喻性是就那水之波流瀠洄全然未定時光景以見性正一氣混混然水
分善惡也玩決字則字總見性無定體只看人爲如何告子以氣爲性湍水即杞
柳之見故曰因前說但前以性爲惡必矯之後可爲善而此則以性無善惡特可
善可惡耳故曰小變之
水信節○孟子就其言而折之曰子謂水可東可西信無分於東西矣然豈無分於
上下乎蓋水之東西無常而就下有常其決而東者必東之下也決而西者必西之
下也人性之本然善也猶水之本然就下也凡爲人即無間智愚決無有不善有不
善便非人之性矣凡爲水即無問東西決無有不下有不下便非水之性矣然則性
固有定體矣
以上下二字換他東西二字便早已折倒人性二句已說明了下二句乃決斷其
詞以足上意無有不三字不重人人皆善意見性一定是善非可善可惡也正與
湍水意對
今夫節○然人性本善而或有不善者蓋有故矣今夫水性本就下也惟以手搏擊
之則可使之跳躍而上過乎顙惟從下壅遏之則可使之衝激而上至乎山過顙在
山此豈水之本性哉搏之不容不躍激之不容不行勢不得不然也然則人性本善

夫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言如此則天下
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不肯爲是因子
之言而爲仁
義之禍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
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
充而成於習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有而成
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
于修故性言其近
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他端反
○湍波流
瀠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
見水之
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孟子曰水信
流而必下則水之性可知觀性之發而必善
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
則性之蘊善亦可知矣
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言水
誠不
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
過顙在山由
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今夫水搏而躍
於擊博則水無有不下明矣爲不善閭出于
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

亦可使爲不善者其性爲物欲所誘利害所迫失其本然之性亦猶水爲人搏激使
然也搏激過而依然就下利欲去而依然歸善奈何因人之使爲不善遂謂性無定
體哉

天下無不善之性容有不善之人故須此節說破決是出於人爲故搏激二字就
他決字而甚言之過顙在山則不特東西矣此正於所爲不善處說出性無不善
來人之可使爲不善如何又說其性蓋言其性爲人所逆猶水爲搏激所使也如
此說方安使者拂其本然之謂三使字重看

生之章全旨○此闢告子以氣爲性之說孟子不辨生與性如何只就人物二字詰
問數語令他自勘個異同出來蓋生則人物所同性則人物所異而其說自欲破

生之節○告子認生爲性旣以杞柳湍水爲喩至此又復辨論曰我所謂性無分於
善不善者蓋以人有此生斯有此性生而有知覺知覺卽性也生而能運動運動卽
性也知覺運動之外更別無性是性本無仁義也

生活也知覺運動只是個活底物事有生之初稟得天地之生氣便有這活底在
裏面生是所以知覺運動者須看註所以二字所以然者氣也如目之視耳之聽
口之言身之動都是氣爲之至視之所以明聽之所以聰言之所以從貌之所以
恭豈僅是氣爲之則必有主於氣之中而爲粹然至善者矣蒙引謂朱子生之謂
氣生之理謂性剖斷簡切此生字告子本就人說下文孟子乃詰其混人物於無
辨耳註物字且勿露總言之都是精神分言之則知覺屬心運動屬身

猶白節○孟子因詰之曰子謂凡有生者同謂之性也猶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與
告子曰然其生同者均謂之性猶其白同者均謂之白也孟子猶恐其言未達又詰
之曰天下之物號爲白者亦多矣今子惟論其色之同將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而
無所異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而無所異與告子復不察而直應曰然白羽白雪白
玉其白同也故同謂之白凡有生者其性同也故同謂之性我所謂生之謂性者蓋
如此

使可見世卽有爲不善之人決无不善之性

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夫音扶搏補各反○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爲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

依他立言

○告子曰生之謂性之本旨爲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依他立言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之本旨爲詁 再承猶白句而申言

之指令告子之破綻難掩 ■ 與平聲下

同○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

告子以生謂性便有混人於物而無别意孟子一聞其説見有末節一段辨難但不得其説無以申其辨故先以白之謂白詰之蓋以有形之生質喻無形之生氣也又恐他有遁詞故再問以實之白羽四句連絡説只申白之謂白句白羽白雪白玉二字連説下四白字方是人去白之不必以上白字作稱許看羽雪玉色雖同而質不同白羽至輕之白白雪不堅之白白玉堅潤之白論白而不論白之質則凡白皆謂之白則凡生皆謂之性論生而不論生之理

然則節○孟子乃折之曰子謂凡物之白都可謂之白則凡人物之生都可謂之性矣然則人有知覺運動犬與牛亦有知覺運動也犬之性將無異於牛之性牛之性將無異於人之性與不知以生而言物之知覺運動若與人同以生之理而言人有仁義禮智之稟則與物異生之奈何謂性哉

然則二字緊接上然字來三性字雖承告子之言其實反其意而歸於孟子所謂性不指知覺運動言矣犬之性牛之性順亦自不同也不重犬牛無别只重犬牛不可與人無别觀註不分别犬牛之不同可見總言人與物若不異也若字下得甚活言人與物之知覺運動雖若不異矣然靈蠢精粗之不一則未嘗不異也惟其氣異是以理異而不得謂生爲性矣告子以氣爲性不惟不知性並亦不知氣蓋性即是理氣質則所以承受此理者理本不在氣之外也理固無有不善但一落氣質則人物之氣質旣有通塞美惡之不同而理之所賦即有開閉偏全之各異孟子所謂人性皆善是從人之氣質中提出粹然不雜乎氣質者言之也雲峯謂朱子嘗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絶不同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也嘗因是而推之蓋自大本大原上説大化流行賦于萬物何嘗分人與物此理之同也但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此氣之異也人物旣得此以生則人能知覺運動物亦能知覺運動此又其氣之同也然人得其氣之全故於理亦全物得其氣之偏故於理亦偏則人與物又不能不異矣理同而氣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初説氣同而理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後説朱子之説精矣告子以生爲性故見得人初生皆只是這知覺運動未必就曉得須後來作爲方善故有杞柳之説又見得人初生

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直折到底見可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喩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

時知覺運動都一般都未見得善惡待後來習善則善習惡則惡故有偏亦無善
無不善之說又見得人生則能甘食悅色死則不能故有食色之說註故云此章
之誤乃其根本

食色章全旨○此折告子義外之說只是論義未及論仁重長之者一句義不在彼
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已了然明白下二節因告子強辨故即所曉
者通之大抵告子論長始終以人言孟子論長始終以心言至食色非性處全未
論及中間以白辨長從色字生以炙從之長從食字生

食色節○告子以知覺運動為性乃復申其說曰欲知生之謂性即以食色驗之人
生而甘食悅色生而有之是即性也夫甘之悅之之心具於我而可甘可悅之宜其
於物由吾心之甘悅推之則凡吾心之愛之仁皆生於內仁內也非外也由食色之
可甘可悅推之則凡事物之宜之義皆存乎外義外也非內也仁義豈容既視或
食色性也即生之謂性之說蓋甘食者知食之美而甘之悅色者知色之美而悅
之知即知覺甘與悅即運動也甘食悅色是自家心裏愛那食色愛便屬仁便
是仁愛之心生於內至若食色却有可愛者有不可愛者則是事物之宜由乎外
也仁內四句承上食色推開泛說若下文吾弟則愛之長楚人之長都是說仁內
義外可見非專指食色也告子本旨以仁義為外得孟子說方略認仁爲在內仁
者心之德愛之理而告子只以心之愛爲仁德字理字都無了義者心之制事之
宜而告子只以事之宜爲義心之制都無了蓋事物之宜在外而事物之所以得
其宜者則不在外義外之說固非仁內之說亦不是四句全重義外邊

何以謂○孟子曰仁義本一理乎乃謂仁在內義獨在外果何所以乎告子曰我謂
義爲外者蓋以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敬長今有人焉其年長於我我即以彼爲長
是因其長在於彼斯從而長之非先有長之心存於內也即如彼之色白我即以彼
爲白是因其白見於外斯從而白之亦非先有白之之心存於內也此我所謂義在
外也

告子本不識仁并不識仁所以內問意只重義外上仁內帶言其答義外亦只借
長以見例下何只借白以輸長與白告子俱指人言至下孟子辨之則兼馬說

四句不離食色亦不拘食色

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

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下同○

長之只在外貌去說告子原不知說到敬內去

我長之我以彼爲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爲白也

上言以白比長不得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

長人與長馬有敬不敬之別

分別人馬挪度因心

故謂之外只承彼長二句說

異於節○孟子因折之曰子言長人之長猶白人之白今試言之人有白者馬亦有白者人有長者馬亦有長者白馬之白固無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亦無異於長人之長與自我言之長馬之長不過口稱其長而已若長人之長則必有恭敬遜讓之禮汝以白比長終是比不得且更有一說汝所謂彼長而我長之者將以長者年長於我爲義之所在乎抑將以長之者恭敬遜讓爲義之所在乎如以長者爲義則義誠在外矣若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安得謂義在外乎

上白字是稱謂下白字是白色長倣此先以白馬白人不異別出長馬長人不同亦言汝以白比長終是比不得更有一說汝以長者爲義乎長之者爲義乎據本文當有兩節意白馬四句先辨其以白喻長之非且謂二句方辨其彼長而我長之非上四句固辨其執白喻長之非然亦即起下且謂二句意蓋長人之長自有敬之之心與長馬自不同即此不同處便是心之制乃所謂義也此處明見得長之爲內矣然告子不曉故復詰以義之所在令他自悟長之之本於內也末二句只指長人一邊不兼馬說

吾弟節○告子又辨曰我所謂義外者義雖不因長而後有實因長而轉移者也試以仁之在內者觀之吾之弟與吾同氣之親也我則愛之秦人之弟非我族類我則不愛也均之爲弟而有愛有不愛是仁愛之念由我之喜悅而生故仁在內也若義則不然楚人之長吾固敬事之吾之長吾亦敬事之均之爲長則均之爲敬是喜悅之者且以彼之年長爲主親疏非所論也故義在外也告子此言是終以長者爲義不知長之者爲義矣

此條再申義外之旨仍是彼長而我長之二句之意必帶仁說者特借以我爲悅形出以長爲悅之在外耳大意謂不必說甚長人長馬只就人之中而長亦有兩等我一樣長之初無分別非若愛人者有愛有不愛我自做得主張一是强不得我之愛可見仁在內一是沒不得人之長可見義在外仁義一理親親而仁民則吾弟固當愛秦人之弟亦未始不當愛事兄悌故敬可移於長則長楚人之長亦由吾長而推之但有差等耳如何分得內外此等正大道理孟子不暇與之言下

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說長之之心生于外則雖以長之者爲義而義仍在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論長則人有然論耆炙則物亦然耆之在內則長之之心自外明矣

耆與嗜同夫音扶○言長之耆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爲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

只就其所明而通之耳

嗜炙節 ○ 然甘食悅色告子所已明之者孟子乃因明以通其蔽曰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長有同情人固有然秦人之炙吾食而嗜之吾之炙吾亦食而嗜之味有同嗜物亦有然也今子以長在外而謂長之亦在外然則炙固皆在外者也而所以嗜炙之心亦在外而不在內與自我言之炙雖在外而所以嗜之者心也正如長雖在外而所以長之者心也子以甘食在內而獨以敬長為外何明於彼而暗於此也

此節即上文長之者義乎之意孟子亦言不必說甚吾長楚長只就飲食之中亦有兩等物字指炙亦字對長人然字指嗜之同炙在外而嗜之者由心辨其甘則長在外而長之者由心酌其等因告子明於甘食之性為在內故以炙比長以嗜之之心比長之之心大抵告子非專以義屬長者不屬長之他道長之都認在外故孟子只申長之在內而義之在內自見

孟季章全旨 ○ 此由明義之在內也行吾敬一句已盡義內之旨下文因時制宜之說正行敬之妙用也公都子固知義根於心而猶未知義妙於時故被季子難倒得孟子庸敬斯須之論遂悟一時字生出冬日夏日之喻以發明時宜妙用益見義之在吾而不在人矣

孟季節 ○ 孟季子聞孟子義內之說未達其旨乃私問公都子曰人皆謂義在外夫子獨謂義在內其說果何謂乎

季子此問蓋亦以義為外也

行吾節 ○ 公都子曰義主於敬知敬之所自出則知義之在內矣有人於此在所當敬也所敬之人雖若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之心以敬之是敬在吾心而不在外則義之非外明矣

此即孟子長之為義意行吾敬吾字極重見敬由中出而義之非外可知故註於吾字下補出心字

鄉人節 ○ 孟季子曰敬雖在內而所以用其敬者則在外也試以敬長而言伯兄長於我我所敬也設使鄉人又長於伯兄一歲則將敬伯兄乎敬鄉人乎公都子曰敬以親疏為殺鄉人雖長疏不踰戚必當敬兄季子又問曰伯兄當敬固矣設使鄉人

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

○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敬出吾心行義特是從一外得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 伯兄鄉人之間 依然是長人長楚之說

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長上聲 ○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

與伯兄同飲當先酌誰乎公都子曰酌以賓主爲序伯兄雖親主不先客必當先酌鄉人孟季子遂辨曰義果在內則敬有常尊可也今所敬既在伯兄而先酌又在鄉人則是因人轉移主張全不由我告子謂義在外果在外非由內也安得謂行吾敬爲在內乎

季子聞行吾敬之言欲辨駁吾字故設鄉人伯兄之難季子料定必是敬兄一得敬兄之語便以酌則誰先搭奪之可見自家毫無主張安得謂義內此即告子長楚人之長四句意一歲二字亦不可略搭使長得多年故當別論

公都節○公都子屈於其辨而不能答乃述其言以告孟子孟子教之辨曰子何不倣他伯兄鄉人之意以詰之曰弟與叔父皆至親也將敬叔父乎敬弟乎我知弟雖親不可加於叔矣彼將答曰敬叔父則與子敬兄之說無異矣子又倣他酌則誰先之問以詰之曰弟固不得與叔父並尊矣設弟爲尸則將誰敬乎我知叔父雖尊必不可加於尸彼將答曰敬弟則與子先酌之說無異矣子乃從而折之曰既曰敬弟則叔父不得伸其尊矣安在其爲敬叔父也彼將詰子曰我所謂敬弟蓋弟在尸位故也子便可曰我所謂先酌鄉人也是爲鄉人在賓客之位故也蓋庸常之敬在兄即敬叔父之常斯須之敬在鄉人一如敬弟之暫因時制宜通變之權皆由中出義之在內明矣

孟子即倣伯兄鄉人之例直是要得他在位故也一句而因以折之上在位句雖指弟亦正見弟不在尸位則叔父之敬不可易下在位句雖指鄉人亦正見鄉人不在客位則伯兄之敬不可易庸敬暫敬臨機應變胸中確有權衡非徒因人可轉移故註曰皆由中出也末二句正應所敬在此二句

聞之節○季子聞孟子之言心猶未悟又問公都子曰誠如夫子之言當其尊叔父則敬叔父不出我所敬在此也敬實由叔父而生也及弟在尸位則敬弟不出我所長在彼也敬實由弟而立也以其所在因用其敬義果在外非由內也季子蓋猶執所敬在此所長在彼之見而未能解也公都子乃即易見者曉之曰子以敬爲在外何不觀飲食之事乎冬日當飲湯也則從而飲湯夏日當飲水也則從而飲水湯水之宜因時而變易正如敬叔父敬弟致敬之節因時而化裁也今子謂敬在外而不

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隨時斟酌確有權衡非因人轉移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惡平聲○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爲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依然所敬在此所長在彼

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此亦上章耆炙之意衡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爲堯舜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即性之渾淪言此亦生之謂性食色

在內然則飲食之宜亦在物而不由我與不知湯與水雖在外而所以斟酌冬夏之宜可飲則飲者皆自心生也叔父與弟雖在外而所以斟酌當敬之宜可敬則敬者亦皆由心生也義可謂在外哉

季子不理會久暫字仍是所敬在此二句意冬日夏日之喻正發明斟酌時宜之妙見敬有轉移皆心之因時制宜處便益見義之在內而不在外也註以為此亦嗜炙之義者冬在外而嗜之在乎心水與湯在外而斟酌其可飲不可飲在乎心然則事物之宜在乎外而所以斟酌事物之宜則在乎心也長楚之說就同者言外則孟子亦以嗜之同者言內鄉人伯兄之說就異者言外則公都子亦以飲之異者言內

公都章全旨曰此闡明性善之旨三說主氣性善主理章內性情才三字以性善為主而以情善與之才則性之動而有為者也才字對情字不過與盡性工夫全在才上擴充故以盡其才為盡性末節提出天字并性善源頭指出

公都節口公都子問孟子曰吾觀天下之言性不一矣告子則曰性只是知覺運動而已本無所謂善而不可以善名亦無所謂不善而不可以不善名此一說也

此節重兩無字主性之囫圇言見得任你為善也只算後來增加任你為不善也不算喪失本真便覺聖人之仁義道德禮樂政刑都是張世之具故朱子謂其最無狀

性可節口或者又以性可以使為善可以使為不善是故文武在上則民皆翕然而從於善非其性之本善者使然也幽厲在上則民亦翕然而從於暴非其性之本惡亦習使然也又一說也

此節重兩為字主性之無定言上兩可以字全是無定意下兩則字即轉移之提以見其為之兩可處

有性節口或者又曰性有一等生來是善有一等生來是不善是故以堯之聖為君而有象之凶傲是象之性本惡而善不能改也以瞽瞍之頑為父而有舜之聖可以紂之惡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與王子比干之賢是舜與微子比干之性本善而被頑紂不能染也此又一說也

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言無定）（好去聲口此即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謂判一定）（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求明性善之旨非疑詞）（與平聲）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就情驗出性善則三說之非自見）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

此節重兩有字主性之一定言下三有字與上兩有字應君父兄子等字正見情
親則易化分尊則易行意三以為三而有見理之不可解處
今曰節口由諸說觀之或言善惡皆性所無或言善惡皆性所有未有以性為善者
今夫子獨謂有善而無惡然則諸家之說皆無一言之當者與
公都子見性未透雖疑三說之非而不敢必其非雖信孟子之是而未能領其是
故有是辨問非黨衆說有是處而反疑孟子也
孟子節口孟子曰吾謂性善豈無所驗哉蓋人有性即有情性蘊於中無形而難言
情發乎性感發而易見乃若天下之人其情之自然而發則皆可以為善矣情既善
則性之本善可知乃所謂性善也
乃若三字是從性無形而難言處想像出來的語氣仁義禮智是性惻隱羞惡恭
敬是非是情必以情驗性者性無形而難知情有迹而易見如一個穀種相似穀
之生是性發為萌芽是情因其情之善而可知其性之本善蓋遡其流而知其源
也在心與未發動底為性事物觸着便發動出來底是情這動底只是就性中發
出來不是別物情之中節是從本性發來便是善其不中節是感物欲而動不從
本性發來便有不善此情字專指本性之自然流露處言如見孺子入井之惻隱
是也乃若其情其字指人說則可以為善善字指情乃所謂善是字指性為字人
如謂字相似蓋情是無當發出者不可謂情去為善也則字語氣甚寬故註作但
字解乃所謂三字見性善之語原有確據非同臆說也正與上三說對照性既是
善則無善無不善之說非矣性本但可以為善則可以為不善之說非矣人性既
皆善則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非矣此節已包下文惻隱之心至我固有之也之
意下文乃盡發此意耳
若夫節口情善而性善宜無不善矣而亦有為不善者何哉或者必歸咎於才殊不
知才即性之良能性既善則才亦善若夫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才之罪也知
才之善則知情之善知情之善則知性之善矣
朱子謂性之本体誠而已矣情則性之動而有為才則性之具而能為者也性無
形象声臭之可形容也故以二者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為善必矣情自

知矣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口才猶材質人之能也

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八句應上乃若其情一句皆有二字對首節無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

字次節可以為字三節有字

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

例應乃所謂善

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

以下應若夫為不善節

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

當補陷于物欲意

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

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惡去聲舍上聲蓰音師口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

性裏發出底端倪才是主張運用做事底如惻隱是情能行惻隱之事便是才但情必藉氣●形才必藉氣而運氣所稟有清濁才因之有善惡故程子所謂才有不善以其稟於氣者言之也若才之本然者則初亦未有不善也孟子是●那本然好的才說如仁之能愛其親義之能敬其兄所謂良能是也

惻隱節○何以見情善性善而才亦善耶蓋人感物而發於情遇傷痛之事而惻隱生此心人皆有之遇愧慚之事而羞惡生此心人皆有之交際往來而恭敬生此心人皆有之辨別可否而是非生此心人皆有之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豈有不善乎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然是情也而實根於性即是惻隱之心可以驗其性之仁也即羞惡之心可以驗其性之義也即恭敬之心可以驗其性之禮也即是非之心可以驗其性之智也仁義禮智豈有不善乎故曰乃所謂善也然是仁義禮智不從外得非由外鑠我也蓋繼善成性我固有之也但人故逸惰溺於物欲自不思而求之耳故曰思而求則得之不思而舍則失之惟舍之而失故卒歸於惡而與善相去之遠或差一倍或差五信而至於無算者由不思不求不能擴充之以造其極而盡其才者也故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此節總是申明情善性善才善之意首八句申情善仁也八句申性善末八句申才善性中衆理渾具各各分明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四端之發各自不同孟子析而爲四使知渾然全體中而燦然有條若此惻隱至是非情也皆謂之心者心統性情者也前言辭讓爲禮之端此言恭敬之心禮也辭讓即在恭敬之中仁義禮智三句雖言性善却亦引起下不能盡其才意思以心言求以用力言上思字內帶求字下求字內承思字省文互見思求便是用其才處盡者只是思求而擴充以盡其量莫阻遏他在他充滿了去才既無不善則宜無不盡而猶待於思而求者以才落了氣稟便爲氣稟所拘才要物欲侵爲物欲所假故也性中萬善完備其發出來本然之才初無限量該極天下之善無不可爲也不能盡其才者是發得略好便爲私意阻隔了不順那理做去若盡惻隱之才則必當至於博施濟衆盡羞惡之才則必當至於一介不取與之類

詩曰節○即情善以驗性善此非我之私言也嘗徵之詩與孔子之言矣詩曰天生

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

性情不上已發明此只引個眞証佐耳

好去聲○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

衆民有形氣之物有天理之則此乃民所秉之常性無不好是美德夫物之與則幾已判於精粗秉彝好德心已分於寂感而詩顧合言之者必有深義於其間矣孔子讀詩而贊之曰作此詩者其知情性之道乎蓋天之生人既予之氣以成形必賦之理以成性如耳目物也必有聰明之則父子物也必有慈孝之則此民所秉執之常性也唯其有此常性是以存於心為秉彝之良發於情為懿德之好向非有是則也何所秉以為彝向非秉是彝也何所為而同好哉此詩言為知道也夫知物則為人之必有則吾所謂性善可徵矣知好德為人所同然則吾所謂情善可徵矣其有不好是自喪其秉彝之良心也豈才之罪哉即此可見三說之謬矣

上因情善以驗性善此見性善所以情善故引詩說詩僅重好是懿德何援孔子之讚詩作證正所以折服三子也開口說個天字見性原於天门烝民見大衆如此無聖凡之別曰有物有則既非離物說則亦非就物當則秉夷緊頂則字說故着一之字懿德即所秉之夷故着一是字曰則曰夷曰懿德懿德是性好即是情能好便是才但詩言隱約孔子方說出情由於性之妙故有物故字只作起語詞看必字見無無則之物也字挽起故字緊接把詩人開說者總歸併一串見有是人必有是性有是性故有是情則因情驗性之說更明矣才只是一個才才之初亦無不善緣他氣稟有善惡故才亦有善惡孟子自其同者言之故以為出於性程子自其異者言之故以為稟於氣大抵孟子多是專以性言故以為性善才亦無不善到周子程子張子方始說到氣上要之須兼是二者言之方備性與氣皆出自天性只是理氣則已屬於形象性之善固人所同氣便有不齊處理如寶珠氣如水氣稟之清者為聖賢如珠落在清水中稟氣之濁者為愚暗如珠落在濁水中孟子性善是從原頭上說及論情論才只是說善不論氣質清濁厚薄故有所不備若徒論氣質之性而不自本原言之則雖知清濁厚薄之不同而不知至善之源未嘗有異故有所不明諸子只是把氣質便作本然之性了殊戾昏憒為害甚矣性雖是理然此理實着於氣且仁而無氣如何能愛義無氣如何能制其宜禮智亦然但不惟於氣耳人未生以前不曾做性既生以後方喚做性纔喚做性便滚在氣質中所以有善有不善此氣質之性也然性之本然惟有善而已就氣

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孟

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

通章以此句為主

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

質中指那本然者說是則天地之性也若不分做兩個性說則性之與氣鶻突無分曉若不合做一個性說認做兩件物事去了故程子曰二之則不是

富歲章全旨○此言人心理義之同而見人性之皆善也首節陷溺其心句是主次二節即物類之同以決人類之同 龍子至末即人身之同以決人心之同而類字又只引起心字總以明多暴之由 於陷溺其心也故通章重一心字蓋心所具爲理義而理義即性也

富歲節○孟子又明性善曰人性本善而有不善者非其初也試觀富歲子弟雖未必盡爲善然多所賴藉而爲善凶歲子弟雖未必盡爲惡然多至暴棄而爲不善夫凶歲多暴獨異於富歲之多賴者非天之降才如是其殊異也良由凶歲衣食不足迫於飢寒禮義不暇顧而陷溺其本心者故至於多暴然也

兩多字有斟酌見未必盡然意三句重下句方可接下才性之良能也不曰性而曰才者切爲善爲暴兩爲字其心即同然理義之心心溺則性失故不能盡其才而爲暴然字指爲暴爲暴亦有屬氣稟者孟子却專主後來物欲故獨曰陷溺

麰麥節○若此初實無不同者不觀之物性乎今夫麰麥播種而又覆蓋之其地同也兼時而樹藝之其時同也及其浡然而生由苗而秀以至於日至之時則不先不後而成熟之期又同矣即其所獲有多寡之不同亦不過土壤有肥磽雨露有厚薄人事有勤惰之不齊耳若麰麥之性何嘗有不同哉

此節引起下節只重皆熟句曰同類相似之意上言不同正是發明同處其地只言均是種麥之地若說地利同便礙下肥磽

故凡節○即麰麥觀之可見凡天下物之同類者其性未有不相似者也何獨至於人而疑其有不相似乎雖聖人爲人類之首出若非我所可及者然得之形體也一般豈人類之外別有一等聖人而與我大相殊絕者哉

此節重相似二字故凡字頂麰麥推開泛論同類以形言相似以性言如上文麰麥是形生與熟是性與我同類就形說而含性在內但性字且勿露盡下方歷舉相似若直至心所同然纔見與聖人相似意

故龍節○惟其人類之同故龍子嘗曰織屨者不知人足之大小任意而爲之屨雖

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爲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爲暴

此節即物性之同以喻之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夫音扶麰音牟耰音憂磽苦交反○麰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承麰麥推開而決人性之同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

以下四節即小體之同以決之

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蕢音匱○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爲之屨雖

未必適中然我知其必適於用斷不至去足之遠而為盛土之蕢也龍子所云不為蕢者可見屨之相似由天下之足同故也

故字承上聖人同類來屨之相似二句是孟子解龍子之言本欲以人身引起人心而引龍子則又以足之同引起下口耳目之同觀末節只言口耳目可見

口之節○豈惟足為然哉口之於味亦有同嗜也雖易牙最為知味亦不過於衆口之中先得我之所嗜耳如使易牙口之於味也其所嗜之性與人殊如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易牙所調之味宜易牙嗜之未必人人嗜之也何天下所嗜皆從易牙所調之味也至於味天下皆期於易牙是嗜味之性不殊而天下之口相似也

首二句是主易牙先得句正為下聖人先得我心句張本如使四句一氣讀下是反言以見其同末三句收出相似正與首二句應期於易牙期是期必言必以易牙所調者為美也陵易牙齊桓公臣能辨淄澠二水味

惟耳節○不但口相似也惟耳亦然今觀耳之於聲舉天下無有不期於師曠者天下皆期於師曠是聽德之聰不殊而天下之耳相似也

然字頂上相似說

惟目節○不但耳相似也唯目亦然古之言美色者莫過於子都天下無不知其容色之姣好者皆於子都而不知其姣好則必瞽目之人耳天下期於子都是天下之目相似也

末句獨用反辭是孟子文字變換處

故曰節○惟無不相似如此故曰凡口之於味也人有同嗜焉凡耳之於聲也人有同聽焉凡目之於色也人有同美焉夫口耳目無有不同如此至於心為衆體之宰

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 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 說人皆同易牙見人皆有其所耆之正味但 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 為飢渴之害人自不察耳 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耆與嗜同下同○易牙古之知味者 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指音說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指色說 姣古

獨無以一人之心合衆人之心所同以爲然者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吾心所固有而卽物而存之理也謂吾心所固有而處物咸宜之義也理卽心之體義卽心之用未有人心無此理義而不同以爲然者也彼聖人不過先覺乎理義而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何嘗加於我性之外哉故理義之悅我心知之必好好之必樂就如芻豢之悅我口而食之必嗜嗜之必飽也天下無不悅芻豢之口則天下豈有不悅理義之心此聖人所以與我同類彼爲暴者亦自傷其同然之美耳豈才之罪也哉

首六句只承上文捲過以起下至於心二句至於二字甚婉正要在口耳目之同上顯出人心之同來然字不是虛字乃然否之然註訓以猶可卽悅我心悅字意理只是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處置合宜兩也字雖分開其實只一串故註各接體用之謂聖人先得句不重聖人只重人同聖人上曰先者惟陷溺則得稍處後不陷溺則得但處先耳玩耳字語氣見不過如此之意故字緊頂着上句說與上然字應惟我之心與聖人同故其悅乎理義者亦同悅理義語類兼在已在人者言

牛山章全旨○此全爲放其良心者發以一養字爲主首二節卽山木以著失養之害三節緒言得失係於養不養末引言人心之難養以見甚當養緊要在三存字存乎人者是說人心本來存夜氣不足以存是說衆人不能存操則存是教人用力去存所謂養者存存不已之意也

牛山節○孟子曰人心本有天理之良而每戕於物欲之害觀之山木可知矣齊有牛山其林木茂盛昔嘗見其美矣但以其爲大國之郊斧斤之斬伐者衆而山木之盛者遂失其常尚能如昔日之美乎然其根株之未盡拔者日夜之所生息雨露之

卯反○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六句承上起下）**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降才原無先後 先字對陷溺之后言非）**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聖人先得此義理而人後得之也）**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眞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此句正斧斤）

所浸潤非無萌蘖之復生焉使此萌蘖無害則材木或可復全其美矣乃牛羊又從
而踐踏之於是併此萌蘖之生亦不得遂其長養之性而牛山之上遂濯濯然光潔
更無材木之可觀矣人此見今日之牛山濯濯也以爲昔日之牛山原未嘗有材木
之生不知山以生物爲性而材木不生此豈山之本性也哉
此節就山木借喩以引起下節伐之牧之兩層歸重牧之上蘖與下幾希對看嘗
字要玩就合今有不然意郊於大國在大國之郊是倒裝法郊近則伐之者易國
大則伐之者多兼此二意日夜之所息此日與夜一般下節專重夜字息以氣化
言潤以天澤言牛羊句最重不可以斧斤並言故接是以二字末二句決言山木
必美以應首二句山以生物爲性猶曰天地以生物爲心雲峰謂此條分六節看
第一是說牛山之木本來自美喩仁義之心本來未嘗無第二以斧斤之伐喩良
心之放第三萌蘖之生喩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第四謂萌蘖之生本自不多
而牛羊又牧之喩夜氣之所有本不多而旦晝之不善又梏之第五謂向也猶有
萌蘖之生今則濯濯無復存矣喩良心向也猶有與人相近者今則去禽獸不遠
矣第六謂人但見其濯濯而不見其初也未嘗不美喩人但見其禽獸而不見其
存乎人者未嘗無仁義之心也

雖存節○不特山木嘗有是美也雖存乎人者其初亦何嘗無仁義之良心哉但爲
外物所誘情欲所牽其所以放失其良心而不存者亦如斧斤之於山木也今日伐
之明日又伐之尚得保全其美乎然物欲爲人心之害而善端終未泯也故其日間
紛擾到得夜間寧靜其良心亦必有所生息當平旦一物未接其氣淸明之際此時
善念萌生其好惡與人心之公好公惡相去不遠但放失既久發見無幾所存者也
幾希而已使於此培養而擴充之則良心猶可望其復全也夫何夜氣之淸明未幾
而旦晝所爲復將幾希之善端隨梏梏而忘失之亦如萌蘖之牧於牛羊者矣[illegible]

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
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未伐
而保之既伐而復之兩意並重
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
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蘖五割反○牛山齊
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
固嘗美矣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
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
嘗間斷故日夜之閒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
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
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
害之是以至於光
潔而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
心字須連仁義字說
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

昨夜之所息而今日梏之今夜之所息而明日又梏之日復一日反復相尋夫夜氣原只一綫之脉乃梏之不已則夜氣浸浸不足以存仁義之良心夜氣既不足以存則必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而始焉與人相近者今去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無異於禽獸也以爲天質之不美本未嘗有才不知人有是情卽有是才其爲惡而至於去禽獸不遠者由於旦晝之梏亡以至此耳若以爲未嘗有爲善之才也者是豈人性之發而爲情者本然無善也哉

仁義是性好惡是情好惡之作用是才首二句從梏亡之後追論故下箇雖字說起此存字只是本來之存正與下放字對看所以放其良心指物欲言物欲伐良心之斧斤也旦旦猶日日卽旦晝也與平旦旦字別日夜所息息的是說良心不見說氣良心雖日裏也生不專在夜時但日裏生底隨爲物欲梏亡了夜間生底則聚在那裏不曾耗散所以存得良心故接說平旦而下文只說夜氣宜側重夜字一邊惟由日而夜動者俱向於靜由夜而平旦靜者方向於動則其氣清而未濁明而未昏故良心外見而好惡皆眞仁義之良心理也而理與氣不相離盖氣載乎理理寓於氣氣清明則理發見如水貯寶珠珠光自現必說平旦者日間氏於物欲莽雜待清明夜間睡未醒時亦無考驗惟平旦未與物接而一念發見自與人相近也與人人字對下禽獸字看非人我人字幾希者一瞬耳放失在前梏亡在後故曰幾希乃危之非幸之也故下則其字矣字接上甚緊旦晝旦字在平旦後晝通一日言旦則早間也梏如被禁械在那裏不容轉動亡如將自家物失去卽日日梏之意夜氣不足以存者盖斷喪至其雖夜來事物退聽心亦擾亂而不能靜氣亦昏濁而不能清故義理亦汨沒而不能復者矣違禽獸不遠對上與人相近就好惡發見上說故註補平旦之氣亦不能清句末三句亦與首二句相應此才字情字與前章乃若其情天之降才意同皆發於性者也不說人之性而云人之情者以好惡都是情之發露處也不能存得夜氣皆是旦晝所爲壞了若從平旦起時便接續操存而不放則此氣常生而不已便足以存其仁義之心矣

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

昨夜息今日梏今日息明日梏

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

夜氣不足以存皆由旦晝所爲壞了

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

對與人相近看

是豈人之情也哉 好惡並去聲○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卽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閒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爲之不善

故苟節○由此觀之山木伐而猶有萌蘗之生良心放而又有幾希之善可見生息之機皆未嘗亡顧養之何如耳苟其生息之機得所培養則不但山木之萌蘗得遂所息所潤而益滋也即吾心幾希之理亦將與夜氣常存而漸復其仁義之良矣苟物之不長乎苟其生息之機失所培養則不但山木之既伐加以牛羊之牧而遂濯濯也即吾心清明之氣亦將隨旦晝梏亡而去禽獸不遠矣何物之不消乎

此條結上二節以起下文所引孔子語之意物字兼山木人心說意側重在人心上然俱虛虛渾說爲妙養字兼未失而保之既失而復之兩意却重既失而復一邊二苟字極警醒只在一念自爲轉移上下文操存二字正示以養之之法

孔子節○養有得失而心之消長因之然則心可頃刻失養乎孔子嘗曰天下之物容有操之未必存舍之未必亡者今有一操持隨即收斂而存一舍置隨即放失而亡亡即出也存即入也只係於操舍而無一定之時出在外入在內只係於操舍而無一定之鄉其惟神明不測之心之謂與由孔子之言觀之人苟能操之而不舍則得其所養而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何至等於牛山之濯濯哉

此則引言以見心之當養也上四句總形容心是個活物頃刻之間恍惚萬狀故不可頃刻不操四句又以上二句爲主出入二句只就操舍上見得亡便出存便入只係於操舍無有定時出便在外入便在內只係於操舍無有定處出入頁存亡來無鄉頁出入來莫知其鄉亦只就出入無定上見得勿以無定時無定向乎對亡者有時而入是莫知其入之鄉存者有時而出是莫知其出之鄉上四句雖空說末句是危詞不是贊詞註神明不測兼得失言得失之易貼上四句而保守之難只就此見得惟其得失之易故保守之難也上節說養此節說操操正養之

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爲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寖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出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聲○山木人心人維持原不在人消長只在一念其理引此欲人于日晝時不爲事物所染一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舍音捨與平聲○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

之法所謂常惺惺是也孟子所論以字與孔子不同孔子是說心之爲物孟子前後數章心字皆指仁義之良非虛說心字也然仁義之所以放失皆因心之爲物最活風吹草動便已走作故不可頃刻不操此節引來只重一操字要之心存則仁義我亦存初非二物也操不是塊然寂守只是此心頻要省察才覺不在便收之爾程註敬以直內兼動靜而言如未應接時只是戒謹恐懼存這虛靈之本體至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舍則亡者逐物而放去是亡在此安坐不知不覺被他放去也是亡這病根只在放其良心上盖心既放則氣必昏氣既昏則心愈亡兩個互相牽動操則存舍則亡却是用功緊切處是個生死路頭

無或乎全旨○此見君心之智係於所養反覆譬喻不過言其疎君子而親小人耳首節嘆王不智之宜是總言次節言王親賢之時少三節言王聽賢之心雜惟聽賢之心雜故親賢之時少兩節究是一貫

無或節○昔齊王不知用賢孟子私議之曰君德莫貴於智今王之不智固所宜然無足怪也

雖有節○盖心惟在所養何如耳譬有物於此雖極天下易生之物也若但一日暴之陽氣少爲發舒而乃十日寒之陰氣重爲閉塞則暴之所生不勝寒之所剝未有能遂其所生者也而況於王心乎今吾進見以暴王心爲時亦罕矣吾方退而群邪雜進以相與寒之者至矣王之善心雖有所萌生而衆寒交攻日益銷蔽吾奈此有萌焉者何哉王之不智有由然矣

上四句只就物言下寒字萌字承上喻意借說以陽明喻君子以陰濁喻小人故以暴與寒言也通章重吾見亦罕二句見何以罕正王之不樂親孟子退何以便寒至正王之樂於親小人語意似咎寒之者然所以引寒之入者王心原自有病故下節云云

今夫節○夫今我之進見日少亦由王聽信不專故也今夫弈之爲數乃數之至小

之師曰入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便有悚動激發之意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 謂王使之也 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蘗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 此節重學弈

者也然學奕者不專其心之所主致其志之所向則不得其奕之精也就是奕秋通國稱爲高手設使他敎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言是聽其一人雖在旁同聽乃一心外馳想着鴻鵠將至欲彎弓繫繳射而取之是學奕秋而心又在鴻鵠也雖與他同學不及多矣是豈其生稟之智不若彼一人與我以爲非然也蓋以心不若彼之專志不若彼之致也今王雖有爲善之資而無必爲之志與學奕而分志於鴻鵠者等矣安望其親君子遠小人以成明哲之德哉故無惑乎王之不智也

君智之昏明關係治之得失而此智開發處全在專心致志於君子故有此節學奕之喩心以所主言志以心之所用言總是收歛精神純用之於一事便爲專致不專心致志正是鴻鵠將至的緣故末一句雖未說出不知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已提淸在上故末只用反詞决之意已足耳引程范二註於後正欲貫兩節意也

魚我章全旨○此以義字作主末句本心謂羞惡之心卽義之端也從生死開頭勘破富貴開頭總要人自識此本心首四節反覆推勘此心中二節明此心人所皆有後二節慨人自失此心語氣緊緊遞下總註羞惡二句解前五節或能一句解中一節而不免句解從二節是以句總結此章大旨

魚我節○孟子見世人殉利忘義我往往失其羞惡之心乃就生死之際指其良心不昧者以開導之曰今夫魚之味美我所欲也熊掌之味尤美亦我所欲也使勢有所限得魚則失熊掌得熊掌則失魚兩者不可得兼則當舍魚而取熊掌也就如人有此生乃軀命所關固我所欲也而義尤爲守身之大閑亦我所欲也使勢遭其窮全

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借此一人形後一人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爲是之爲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奕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奕秋善奕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爲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疏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魚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孟子曰魚我

生則害義全義則害生二者亦不可得兼則寧舍生而取義也
上段輕只引起舍生一段生與義不得兼就遇變難處說舍生取義所包甚廣不專在君父之難上觀一簞節可見舍生取義不是勉人之詞蓋人心自然如此所謂本然之良心也且只虛虛說須留下四節地論義必因生死推出者蓋生死人所極重且敵義不過方見良心人生所固有一述四節反覆以明秉彝之良心自必舍生取義一直追出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二句來一簞節提明人皆有之萬鍾節見是後來喪失末節兩兩較量見孰可已孰不可已而胡爲自失其本心也

生亦節○夫所以舍生取義者何哉蓋生本我之所欲而本然之良心覺義之可欲尤有甚於生者故不肯苟且以得生也死本我之所惡而本然之良心覺不義之可惡尤有甚於死者故當患難必不肯避難以幸免也
上云舍生即爲死言所欲便見所惡故此兩釋之此節不是在處生死者心上說乃是從旁指點出秉彝義理之良心有甚於生死者是他合下生來便如此所謂本心也甚字指義不義說註秉彝之良心至下非獨賢者句方露出此節及下節俱宜虛含爲是秉彝之良心指全體言是故節及末節註單說羞惡之心者於全體中指出切於義且言之其實羞惡之心即所謂秉彝之心也

如使節○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而不知義之可欲則凡可以得生者將何不用也又豈肯爲義而舍生哉使人之所惡莫有甚於死而不知不義之可惡則凡可以避患者將何不爲也又豈肯爲義而就死哉
此二節亦即次節之意而反覆申明之全在何不由是四字轉換見意照註設使由其緊轉逆看何不用云一味去偷生何不爲云一意求免死如使乃必無而設言之詞以是反言以見良心之必有

喻生 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 熊掌以喻義 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 就處變說指本然之良心言 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舍上聲○ 上有甚喻指義說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下有甚喻指不義說依淺說明點出亦好 惡辟皆去聲下同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爲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 此節反言以見良心之必有非以見其本无有也

由是節○惟其必有好義惡不義之良心由是所欲有甚於生則雖不義可以得生而有不用苟全也由是所惡有甚於死則雖不義可以避患而有不爲苟免也是以舍生取義如此也

由是二字似於上無所承然上節反言正以決其必有秉彝之心欲遂承之也是字即秉彝之良心五字

所欲節○是故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之心非獨賢者有是心也秉彝之良原無豐嗇人皆有之但衆人汩於利欲之私多有喪其良心者惟賢者獨能勿自喪耳

此上雖有四節只是一意不過反覆說人皆有是羞惡之心耳故遂以一語結斷曰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下文又把一人而得失異致者兩相對照總發明人皆有之二句之意是故二字承上文來言此心人所必有者乃人所皆有也人皆有之句重賢者句輕帶說意與聖人先得我心句相似只是要見其同處不是要見其異處心節本心至此節方見至末節方應

一簞節○何以驗人皆有是心哉如一竹簞之食一木豆之羹當夫困餓之際得而食之則生不得食之則死爲物雖微而係於生死爲甚重宜乎不顧義之可否而受之矣然使呼爾咄嗟而與之卽行道之常人亦不肯受又使蹴爾踐踏而與之雖乞人至卑賤亦弗以爲屑也况非行人乞人乎此可見羞惡之本心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此即義心之激發以驗其皆有卽舍生取義之實也此不受的人與下受萬鍾之人作一人看簞豆設言其至微行人乞人設言其至賤而又當得生失死之際宜

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爲之矣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字指良心言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要見喪者非本无也喪去聲○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汩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亦就陷溺者說若賢者則不待於有激而發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

其受矣而嘑蹴則亦不受可見羞惡之心人所皆有而不獨行人乞人亦必有然者矣舍生取義所該甚廣此亦特舉以見例耳此與下節正是孟子借作比勘為下節鄉為今為埋根也

萬鍾節○夫簞食豆羹生死所繫尚知以嘑蹴為可恥而不受至於萬鍾之祿豈特簞豆之微其當辨宜何如者乃不辨禮義當得與否而冒焉受之夫萬鍾之得失非若簞食豆羹有關生死者也於本來且我又何所加焉乃冒焉受之者抑是為何將為宮室計而欲極其華美為妻妾計而欲極其奉承為所識窮乏之者計而欲其感我之周濟所以不辨禮義而受之歟

緊從上節轉出萬鍾二字正與一簞一豆反對而受之三字正與弗受不屑反對於我何加正與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對不辨禮義非不能辨是不暇辨不肯辨意旣曰於我何加焉却乃為此三者喪其良心可見無謂故下文有是不可已之論萬鍾於我何加焉世人惟將萬鍾與我合而為一孟子只將萬鍾與我分而為二人之喪其良心固不止三者姑舉三者他可類推與字勿說煞見無非為此生死主於決斷故單言義辭受主於遜讓故兼言禮

鄉為節○夫同此人也同此心也鄉為身死而不肯受嘑蹴之食今却為宮室之美而受無禮義之萬鍾鄉為身死而不肯受嘑蹴之食今却為妻妾之奉而受無禮義之萬鍾鄉為身死而不肯受嘑蹴之食今却為識窮乏之者得我而受無禮義之萬鍾夫簞豆有係於生死是不可已者且已之而不受矣而三者不過身外之物儘可已者獨不可以已而不受乎可已而不已此之謂私欲錮蔽喪失其本心而不自知也豈不可哀哉

爾嘑呼故反蹴子六反○豆木器也嘑咄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照簞豆　照弗受不屑）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照上生死）所識窮乏者得我與（與字斷詞非疑詞）

為去聲與平聲○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之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

（宮室妻妾物欲人所易溺窮乏之得我意念之私人所難免自非燭理素明涵養素定而臨）

六句只就上文慨嘆鄉爲今爲就一人說有令人莫解之意是字指萬鍾已是止
而不受是亦不可以已乎最喚醒人人之不能爲君子多是不得已而爲之今此
三者豈不可以已而乃易爲之乎此謂之自失其本心尢斷制得明白失其本心
與前賢者能勿喪耳正相反賢者惟克去己私故能勿喪其良心衆人惟汨於私
欲故至於失其良心也羞惡之心雖人之所固有但危廹之際私欲未肆三者之
念都未萌芽故天理之發其不可遏有如此者至於晏安之時私欲紛紜展轉不
已以至計較豐約都忘義理之心乃其勢之使然也人能於此而省察焉則知所
以存天理而遏人欲矣牛山章是存養之功此章是取舍之分總註最要玩危廹
之際其天易露晏安之際其欲易昏可見省察之功不可頃刻亡也

仁人章全旨○此總見仁義之心人所當存而不可自棄也首節言仁義甚切於人
中二節言人之自失其良心末節示人當盡學問之道以求放心也求放心三字
通章主腦仁義總是性之理而統於一心能求放心則不違仁而義在其中矣
仁人節○孟子曰仁義之心人皆有之而能存之者少亦未知其切於人耳夫心爲
人身之主宰人知其至切矣而不知仁即人之心也蓋其統四端兼萬善流通於方
寸之際使不至於塊然無用者仁爲之也仁之切於人何如哉路爲人身之往來人
知其至切矣而不知義即人之路也蓋其常知經變知權發見於行事之際使之不
陷於邪曲者義爲之也義之切於人何如哉
此節就仁義指實言之上句就心上說下句就事上說仁是無形的孟子恐人難
理會說道只人心便是蓋把人心來指示人以仁也言仁只在人心非以心便爲
仁義只人之所行者是也 仁者心之德則仁是心所具之理今以心所具之理歸
之於心故註曰反益心切於己人皆知之名仁曰人心欲人知仁即心切於己也
路字非譬喻恐人難曉故謂此爲人之路在所必行其事之宜在外而酌其宜在
心此見得仁自包得義故下但言仁而不及義
舍其節○夫仁爲人心則人當操存而不放義爲人路則人當率由而不舍何世之

事有省察之功未有不以此而易彼也

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爲並去聲爲之之爲並如字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爲甚輕鄉爲身死猶不肯受嘑蹴之食今乃爲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

焉

○孟子曰仁人心也

兩人字見其切

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舍其路而弗由放

此節不知其切

人寡行徑趨舍其常行之路而弗由猶欲忘理放其固有之心而不知求則失其所以爲人之理而不可謂之人矣不亦可哀之甚乎

兩其字即上文兩人字放心加不知求三字便見人心放逸都從昏昧不覺來一知字便是求放心底機括

人有節○鷄犬爲物甚輕放失於外人尚知求之至於心乃任其放息而不知檢點以求之愛其所輕而忘其至重其亦弗思之甚矣

此節只借粗淺處相形味一則字一而字見有解不來處不獨動時擾亂馳逐奐做放即無事時或走作或昏去便是放了求放心者纔提起則此心便在能求其心則心存心存則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而應事接物之際必能合時措之宜故曰義在其中益有體必有用也

學問節○彼學問之道非止一端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踐行擴充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者非有他也凡以求吾心所失之仁而已矣心存而仁存仁存而義亦存矣使放心不收則何者爲學問之道哉

此言求放心者常以學問求之無他而已矣不是學問之道只在求放心一事乃是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也學問功夫內有致知有力行有存養有省察求放心是下學註云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者益言學問求放心以後之效耳非謂先求放心而後可學問也要看能如是三字求放心即是求仁觀首句仁人心也可見孟子此數章心字皆指仁義之心言非專指虛靈不昧之心也非以一心求一心亦不是在外面求得個放心來只是纔提起雖放去千萬里之遠亦即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如我欲仁斯仁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了求字工夫兼動靜言其大腦只在一敬字固是以學問去求放心但放心既收入以後亦離不得這學問若離了學問便收得心入來無處安頓亦必走作也求放心不是說盡頭工夫無他而已矣乃歸本之詞非極頭之詞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可知學問於求放心上正好做去不是求放心便休

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舍上聲○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此節歎人之明于小而昧于大程子曰心至重鷄犬至輕鷄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兼動存動察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人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孟子曰今有無

今有章全旨○此節人恥不若人之意而引之使全其心○人心本伸於萬物之上今
屈於物欲而不能伸故借指之屈伸爲喻而動以羞惡之心
今有節○孟子曰吾人立身所貴於不屈者在一心不在一指也今有無名之指卷
曲而不伸於身非有疾痛之苦於事未爲艱動之害似不必於求伸也如有人能伸
之者就是秦楚之路亦將不憚遠赴之勞以求之矣何也蓋以衆人之指皆伸而我
之一指獨屈以指不若人爲恥也
不對心看不伸對心之屈看有能伸之對自家看不遠秦楚對方寸之內看俱是
假托相形語不遠秦楚以求伸只不甘在人下意人有五指而獨屈無名指者以
其無名原不切於用而可以不伸也故曰非疾痛害事
而不節○夫一指之屈伸無所關係尚以不若人之伸爲恥至心爲一身之主少有
邪曲則有愧於人心同然之良矣其苟惡當何如也却乃屈於物欲甘居人下而不
求所以伸之此之謂輕其所重重其所輕不知類之甚矣
上四句勿平要得悚惕口氣心不若人人字指聖賢不屈於物欲者言類字只作
等字看
拱把章全旨○此示人以身之當養喚醒人在一思字
拱把節○孟子曰吾身之於外物其輕重本有辨乃人之昧焉勿覺者多矣今有桐
梓之木其大不過拱把之間至微細也人苟愛其美林而欲有以生之則必培植灌
溉未有不知所以養之者至於吾身爲綱常倫理所繫屬天下國家所倚賴於此欲
進於高明之域聖賢之歸其當養爲何如者却乃內不以理義養其心外不以中和
養其氣而不知所以養之是非愛吾之身反不若愛桐梓之切哉良由心蔽於物欲
而不思甚也
身字內包心外包動容周旋而言所以養之謂理義以養其心以至動作起居聲
音笑貌之間莫不有養之之法所以尊德性道問學以成其身也人非不養身只
是聲色以養吾耳目嗜慾以養吾口體則適所以自戕其身而不知所以養之也
知之昧於顛倒皆由思之失於輕重故以弗思甚也點醒之
人之章全旨○此示人以養身之道重所以考其善不善三句下只發明此意次以

心本此於萬物之上而每爲物欲所屈故有
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
伸之喻　信
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　與
伸同爲去聲○無名
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
知之則必求所以免於惡　惡去聲
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不知
類言其不知　此章愛是常情養是
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
常法知所以養方得其正法以盡愛之方係
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
而思又是知之機括
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
手所
圍也把一手所握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
也桐梓二木名　字見其混而不考
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

大人小人並言正見所養之善與不善關係最大以後專就養字重邊垂戒益見
當審輕重於己也
人之節○孟子曰人之貴於養身尤貴於善養如人之一身兼所愛惜也既兼所愛則
必當兼養而不忍傷矣極而言之無尺寸之膚不在所愛之中則無尺寸之膚不在
所養之內也然同一養也有養得其道而爲善又有養失其道而爲不善所以考其
養之善與不善豈有他術哉只於自己身上反而求之審其何者爲重而在所當急
何者爲輕而在所當緩養其所當重則善養其所當輕則不善而已矣
人之於身五句先槩論人情以起下自考意人字統聖凡言身字包下大體小體
無尺寸之膚不愛二句申上兼所愛則兼所養二句愛以心言養以事言養以成
愛重養邊考有究辨意取之就此身辨其孰重孰輕而取以爲養也考者考其兩
端取者取其一致於己取之言其等級當身而具可執以稽善否不俟外詻也註
輕重字含下貴賤大小意
體有節○夫人必當考其善與不善者爲何蓋所養有得失而人品亦因之異也彼
衆體雖同具一身然有貴賤之分大小之別焉既有大小則大者在所當重不可以
小而害大矣既有貴賤則貴者在所當重不可以賤而害貴矣小大貴賤之間養之
善與不善正在於此若使養其小體則所養者既小所就亦小豈不爲小人乎若能
養其大體則所養者大所就亦大豈不爲大人乎此兼養者不可不知自考矣
此節正於己取之之意首二句是就體上分箇輕重中二句示以善不善當考之
意末二句方正言養之善不善上四句貴賤大小平說末二句只言大小而貴賤
自在其中貴賤從大小看出故下只言大小賤而小者耳目之類皆是註專
以口腹爲小體者因下文專言飲食之人養小失大而云耳學者要當推類以及
其餘口腹字末節方見心志字遍章未露只宜渾說
場師節○乃今之養體者我竊爲試以材木言之今有場師於此舍其梧檟有用之
材而養其樲棘無用之木則是美惡不分以無用害有用也非賤場師而何
此二節設爲養小害大之喻以起下飲食之人節正意未可露出兩則爲正應養
小者爲小人爲字上養其小者二句已單說大小該貴賤矣場師二節皆養小失

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
以不貽之法非謂近取有餘
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
見不可槩養見
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當審輕重
體有貴賤有小
於爲小人見養不善於爲
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
大人見養之善
人養其大者爲大人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今有
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舍上
聲檟音賈樲音貳○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樲棘小棗非美材也養
於養小體中又不能考其大小
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
也狼善顧疾則不能故凡不得管其心志者
以爲失肩背之喻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

大而皆賤即在其中
一指節○更自一身言之養其小一指之細而自失其肩背之大而不知也則是輕重
反掌如狼之疾走但顧前不顧後也非狼疾之人而何
一指肩背俱是小體非實以肩背爲大體也但就小體中亦有大小。故取而譬之
上節是遠取諸物就物上比養小失大此節是近取諸身就身上例養小失大意
雖兩平。然漸說到切近處然後說出正意以結之
飮食節○觀養木與養指之弊可見人當養其大者矣乃若飮食之人爲飢渴所困
只圖饜足不顧廉恥則人莫不鄙賤之矣爲其專養口腹之小體而失心志之大體
故從而賤之也
前兩節正與此節此節正繳上兩節以終養其小者爲小人之意着個以字見失
大即在養小上飮食不但是窮口腹之欲凡目欲色耳欲聲鼻欲臭四肢欲安佚
都是
無有節○若使飮食之人雖所養者小而於大者無有失也則口腹乃軀命所關豈
適爲尺寸之膚而已人又何爲而賤之哉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此其所以可
賤也愛身者尚審其所養之善不善而可乎
此節只反言養小者之必失大以見小之亦可養也飮食之人無有失不過設言
之詞歸重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上故註急爲補出前原說無尺寸之膚不愛
不養況口腹不但尺寸而照應理如此也養小者不但害大且亦有害於小如窮
口腹之欲甚至自害其身是也養大者不但兼養小且小亦有益於大如聲音以
養耳采色以養目舞蹈以養血脉威儀以養四體合得來無非養心志之大是也
進一步看尤佳陳新安謂此章言人當以養心志爲重養口體爲輕非謂養心志
者不養口體也養心志則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專養口體則人心愈危道心愈
微不至於窮口腹之欲而滅天理者鮮矣
鈞是章全旨○此言人品辨於所從重從其大體爲大人句而先立乎其大是工夫
下手處思之一字則又指出先立之關鍵也上章養大體此章立大體至養與立
的詳悉工夫則俱未之及要不出孟子平日所言知言以窮理集義以養氣二者

便

爲其養小以失大也 爲去聲。○飮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飮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 非眞無失但設言耳 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雖所關不但爲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 爲字只作謂字看 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 不着力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 所以爲小體

而已
鈞是節○公都子問孟子曰鈞是人也其人品宜無不同矣然或稱爲大人或稱爲小人其故何也孟子曰人之一身有大體焉有小體焉使以大體爲主而從其主體便進於高明而爲大人若使以小體爲主而從其馳逐便流於卑下而爲小人蓋大人小人之分惟係於所從如此
此鈞是人宜其成就同也或爲二句 究其人品之異下鈞是人宜其趨向同也或從二句究其所從之異從大體是憑他作主從小體是任其驅逐養以用功言從以成功言
曰鈞節○公都子自鈞是人也皆具此大體小體也其運用宜無不同矣乃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又何故也孟子自推大體小體所職不同故人之所從亦不同也小體者何耳目是也耳目之官司聽司視而不能司其視聽之理是以聲色之外物得以蔽之則耳目一物而已以聲色之外物交於耳目之物爲所引誘而去不難矣此耳目之所以爲小體也若心則至虛至靈其官以思爲職能盡其職而思則得其應接之理失其職而不思則不得其應接之理思不思關於得失之重如此此心之所以爲大體也此耳目與心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以孰中較量則惟心爲大耳誠於物感未交之助先立其大使虛靈之本體足爲衆動之剛維則事至能辨物來能應而非禮之聲自不能奪吾之聰不正之色自不能奪吾之明矣能從其大體如此則理無不全德無不備謂之大人以此而已矣若從其小體而欲爲大人豈可得哉
耳目之官四句明耳目所以爲小體心之官三句明心之所以爲大體此天四句正言從其大體爲大人而小人不言自見矣耳目之官不思言耳目不能思視聽之理不是人不肯思心之思不是人用力去思乃心之本體自能思都不着人說上二物字皆指聲色下物字指耳目得不得指一切應事之理玩註物不能蔽則常視當聽之理亦在其中二句只解心之官一句見其爲大體耳下二思字與上一簡微外上指心之自然能思言下指人之用思言也朱子謂心之官則思固是元有此思然邪在他如何則邪思雜慮都害事須是去思方好思字當以思之善者言不思非寔然無覺不在正路上千思萬想只爲故不思此字纔惟心思耳目天的

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此所以從乎大體反是則從小體爲大人而已矣官之爲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爲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爲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爲大人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爲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閒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

以也人從大從小却聖人門墻謂之先立須從聲色未交之前與方交之始主敬
存誠操存之使得其能思之職而已朱子謂先立其大者所謂敬以直內也不
是敬以直內便盡得思之功便其得思之職須知敬以直內是先把心扶起來
他方能思思方有用故足以管攝乎存養省察之功而無不通也思曰睿睿作聖
思者聖功之本思之於人大矣

天爵而全旨○此爲慕人爵而棄天爵者發首節爵有大人之分下歎古今人之不
相及且惑之甚曰終必亡都是點醒世人語

天爵節○孟子曰世所貴者莫如爵然有性分之尊爲天所與而謂之天爵者有
不位之尊爲人所與而謂之人爵首何謂天爵心之慈愛爲仁裁制爲義不欺爲忠
無妄爲信樂此仁義忠信之善自始至終而不倦此降衷之懿不假勢而自尊所謂
天者也何謂人爵九命而爲公六命而爲卿三命而爲大夫列此貴命於朝而得之
君貴人之者賤必假乎勢而後尊所謂人爵也

此節雖要抑揚重天爵邊然亦不可遽貶人爵蓋原人爵所自起乃以賢智治愚
不肖而生天下之人人爵亦御世之大分也心之德愛曰仁心之制宜曰義仁義
兼經體用道理已盡忠則仁義發於心而念念皆實信則仁義見於事而事事皆
實內外無一之不實也仁義忠信好善也樂之而不倦則又無一息之間斷矣樂
善不倦這是兼不好德自然之情勿涉工夫下修字方說用二處註德義可尊二
句形容爵字意

古人節○夫天爵爲我所固有則爲人之當修也明矣而能修者惟古人古昔盛時
人心淳厚學唯爲己盡夫仁義忠信之理造於樂善不倦之地以修其天爵者初未
嘗有意於人爵也然道德既尊而公卿大夫之爵有不求而自至也此人爵從天爵
而兩得者也

兩節不平有乃倡古以惕今也古昔盛時公卿大夫必世之仁義忠信人也天爵
人爵更不容分要知古人全無一念想到人爵上人爵從之者言其理則然也

今人節○今之人則不然卽人爵之出天爵而致也於是修其天爵以爲得人爵之
地及人爵既得遂以爲天爵無用而棄之夫假天爵以要人爵是不知天爵之爲尊

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
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爲厥心病一
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
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貴初於心○）公卿大夫此人爵也（貴待於人）樂音洛○天爵者德義可尊
自然之實也

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無所爲而修從是理所宜然）
修其天爵以爲吾分之所當然者耳
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有所爲而修得亦理之偶然）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音邀○
要求也修
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
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於其所得之人爵

其心固已惑矣既得人爵而棄天爵又不知天爵之當保則惑之甚者也夫天爵既棄
而人爵其可保乎其所得之人爵終亦必亡而已矣
從之者我無心而彼自至要之者我有心而未必得古人始終只修天爵從字輕
今人始終只要人爵修字輕卽其修亦非古人之修也為要人爵而修便已不樂
安得不作此棄字病根早伏在此蓋無所為而為善者誠也故堅所守而不移有
所為而為善者偽也故得所求而遂已修天爵亦有不得人爵者上之遺賢棄天
爵亦有人爵下亡者下之僥倖孟子只言常理學者不識得天字德他吳雄才程
厭倒在氣數之命下矣氣數之命卽人爵也不知上邊還有箇天命之性是氣數
沒奈何他的孟子提箇天爵巳將氣數之命俯視在百尺樓下試看孔孟程朱今
日何嘗無人爵也

欲貴章全旨○此因人多求在人之貴而不知在巳之貴故以弗思二字喚醒之次
節言人貴不足貴末節言良貴真可○兩言不願正啟人以思也

欲貴節○孟子曰人生誰肯自甘於卑賤哉欲貴者此人心之所同然也乃天下自
有貴之理人人各足於巳而無待於外首此其可欲為何如但人多徇於物欲未嘗
反巳而思是以惟見在人之貴為可欲耳
貴之一字以所崇重而得名而自所宗尊者皆謂之貴巳含下爵祿仁義二項然
只虛虛說更妙巳字對下人字看可思言人只一向趨慕外道將自巳的貴都
忘了思字只是警醒人意不必實講弗思只可說是蔽於物欲蓋孟子言性善不
論氣質也

人之節○誠思之奈何舍其巳之貴而求在人之貴也蓋巳之貴良貴也人以爵位
加巳而後貴者乃外至之貴非在巳本然之良貴也彼趙孟非操貴人之權者乎然
趙孟能以爵與之而使之貴卽能奪之而使之賤人貴之不可恃如此若吾身之良
貴人豈得而賤之哉
此見人貴之不足恃也人字與下節兩人字他指操爵人之柄者言趙孟二句正
發明非良貴意

詩云節○良貴之可貴於何見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夫飽不曰味而曰德者

而亡之也○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有引各足於中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 我雖欲而未必遂 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 將人字正對己字 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能保己之所有不見人之所欲 聞去聲○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何哉蓋言德飽足乎仁義也仁義飽乎已則理義悅心自有無窮之至味若他人之膏粱於我何有焉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仁義既積於躬由是合聞昭宣廣譽四達則賓大聲若自有不交之至交若他人之文繡於我何加焉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良貴之可貴如此世之欲貴者思之

此節申明良貴意既醉句不重詩飽德主恩惠言此作德行之德斷章取義也令聞廣譽交頂仁義來仁義積於中爲飽其彰著於外爲聞譽下截雖與上截對非離仁義以爲聞譽也令字有別稱仁須義令聞也芳名遠播廣譽也不願謂無所慕於彼非謂有厭薄不願就之意也不願膏粱正形容飽仁義之可貴願文繡正形容聞譽施身之可貴下句只在上句味出兩所以字可玩兩不願字緊對章首欲字令聞廣譽君子非有欲之之心但飽乎仁義則聞譽自至理之固然也若只空說不願而仁義不飽聞譽不施寔竟內無根抵終爲搖奪其外物自輕者只在我者已重故也尹註足盡其旨

仁之章全旨○此爲有志於仁而未力者發仁不仁至一心理欲言不作兩人看

仁之節○孟子曰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以常理而言則理可以制欲公可以滅私仁之勝不仁也乃水之能勝火乃一定之理也能仁之可以勝不仁者謂其以當存之天理而過方之一人欲耳乃今之爲仁者天理之存無幾而人欲之發方張猶持一杯之水救下車薪之火火必不可得而熄矣及見火之不熄遂諉之曰水不能勝火此言一出而不仁之人皆信以爲仁之難成是我爲仁不力之故反助於彼不仁之甚者也

人心只有個仁苦全體此心不消說勝字勝亦就理欲爭勝處言仁體澄湛故喻水欲念薰灼故喻火今之爲仁者下補出意猶以至不勝火一氣說本文謂字是自謂註中人遂以爲則承我自謂而言以起下助不仁意助不仁之甚者言人皆謂仁不能勝不仁都去爲不仁豈不是看助於彼上不仁指心言下不仁指爲不仁者

亦終節○抑非惟助人之不仁已也此人之心亦終於怠棄并其杯水之仁而亦亡之日矣爲仁不力之害如此可不勉哉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論天理則必勝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在人力有不勝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因人力而誣天理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爲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爲眞不能勝是我之所爲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爲仁終必并與其所爲而亡之○趙氏曰言爲仁不至而不反諸己也上見人當力之於始此見人當求成於終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荑音蹄稗蒲賣反夫音扶○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熟猶

亦字對上助不仁看見不惟害人連自己也信之不專行之不力將并此杯水之
仁亦是寖消寖微以至於不復存也又是進一層說
五穀章全旨○此勉人用力於仁重熟之二字上
五穀節○孟子勉人爲仁曰學先於爲仁爲仁必期於有得不觀之五穀乎彼五穀
者天所在以養人人所資以爲食固種之美者也然所以謂之美者以其由種而耘
而穫可爲粒食之資耳使苗而不秀秀而不實則反不如荑稗之成熟而有用矣夫
五穀不可不熟如此况仁爲我心之生理是何如美德而可不加培養之功乎是以
爲仁者亦在省察於念慮體驗於躬行由期月之能守以致終身之不違必使天機
暢茂德性堅凝亦如五穀之熟而後可已矣若未至於熟豈不愧於他道之有成哉
心如穀種故借喻五穀種之美就養人上見不如荑稗非反荑稗也只是極言之
詞見不可不有以熟之耳熟字下着個之字則熟字是用力字非已熟也所以熟
之者有日新不已之功在一曝十寒則以間斷而不熟進銳退速則以急遽而不
熟優游度日則以怠緩而不熟暴氣助長則以强制而不熟必如穀種必以存養
爲栽培以克復爲耘耨至天機暢茂德性堅凝方是熟處由勉而利由利而安必
與仁一則熟之功效氣象可言矣而已矣三字不是爲仁之功盡於熟之之說見
必熟而後可謂之仁也註中二意俱重恃其美者忽之以爲易甘他道者諉之以
爲難皆仁之所以不熟也而已矣內須兼二意發揮他道如百工衆技百家諸子
皆是
羿之章全旨○此即藝以明道只就射匠上說正意起來補之總見不能廢成法意
羿之節○孟子曰天下之事未有無法而可底於成者故善教者必有所據而學者
必有所循不觀之曲藝乎善射莫過於羿羿之教人射宜若有心得之巧矣乃其教
之之法只是開弓引滿期至於彀率學射者亦只是開弓引滿期至於彀率彀率之
外羿亦不能有異教弟子亦不能有異聞也
大匠節○良工莫過於大匠大匠教人制器宜亦有獨運之智矣乃其教之之法只
是引規執矩使之爲方圓學藝者亦只是引規執矩以之爲方圓規矩之外大匠不
能別有所傳弟子不能別有所習也曲藝且然則聖人之道可知矣

爲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爲他道之有成是以
爲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
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爲他道之有
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孟子曰
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 必字最重 彀古
候反○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
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 大匠誨
與人規矩不外致知力行
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
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
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
人之
道乎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 指品節於食者言 曰禮重 任平

此章教學者只兩平看士重志字下重以字四必字尤重志節內志正之志引弓滿散勢神不分乃可命中故曰志以用也規矩無一定之則大小方圓惟所用之故曰以射者平於彀而責精力久則審中矣工者守乎規矩而責精力久則能巧然教者學者舍乎立言中舍規矩而言功皆誣也一部大學聖門教學之定法也

任人章全旨○此見聖賢精義之學不能對以上是任人以食色之重者較禮之輕者故不見禮重不揣其本以下是孟子以禮之重者與食色之輕者兩兩相較而見禮爲尤重也

任人節○任國之人有問於屋廬子者曰甘食者人之性而食之中有禮焉不知禮與食較果孰爲重乎屋廬子答曰禮所以節飲食之宜也無禮則必失之縱是禮重於食也

色與節○任人復問曰悅色者亦人之恆而色之中有禮焉不知色與禮較又孰爲重乎

兩問禮即食色中之禮非舉禮之全在人總是舍他禮重一語以起下以禮食二段發難

禮重節○屋廬子答曰禮所以別男女之交也無禮則必至於亂是禮重於色也任人遂設難曰予謂禮重於食固也設使飢餓之時必以餽請之禮而食則至於飢而死不以餽請之禮而食則得食而生當此軀命所關之時尚必以禮食乎設使窮乏之時必依親迎之禮以娶則不得妻而廢倫不拘親迎之禮以娶則得妻而全倫當此鰥曠無節之日尚必以親迎乎由此言之亦安在禮之重於食色也

屋廬子只道其常任人就變上以折之不以禮食如嗟來之類不親迎如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或貧窮不能備六禮之類兩乎字虛虛含詰要驗倒禮重意思任人正告子一流見人生而甘食不食則死生而悅色不色則夫婦廢而人道絕矣聖人制禮都是拘縛[illegible]人延禮亦有行不去時可見人性中有食色而無禮無禮則無化義而性之無善無不善可知矣

屋廬節○屋廬子窮於任人之難而不能對明日因往鄒以告之孟子孟子曰禮之

聲○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問也 曰禮重 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此段意思正其發問根本 迎去聲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內有主張故不難 於如字○何有不難也

此喻較一偏者之非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揣初委反○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金重於羽者 此喻較公 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鉤帶鉤也 大分者之過 金本重而

重於食色者理之常任人之所詰問者舉之變於答是問何難之有
屋廬子終不敢以禮爲輕特未能了然於○故告孟子以求伸其辨於答何有便
有往應一節意思在特未說出
不揣節○夫禮重於食色者乃據大分言也信如任人一偏之說如不從下面揣摩
其根本惟就梢末比量其高無則方寸之木可升之岑樓之上寸木反高與樓反卑
而高卑幾倒置矣
此合下節俱是借喻不可露正意此節是順任人之意而喻之言有意偏較者輕
重可使倒置喻較其一偏則食色反重於禮也兩者並重節下之平處未節言禮
與食色皆其重者正是常本之論
金重節○然娶之非是之謂也假如較鉤金於輿羽則輕者反重重者反輕然而金
之質本重於羽者豈謂金僅一鉤與羽且一輿而較其輕重哉益必多寡稱而後輕
重之體可定也明矣
豈謂二字是故作反跌語以明金之本重此節是反任人之意而喻之言輕重之
本然原不可以偏較喻禮本重於食色不可以一偏較也兩節一順一反相承說
取食節○若任人之論則偏甚矣既而食食之重者也以禮食食之輕者也取食之
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則食乃軀所關其重於禮甚矣豈但如所云食重而已
哉不得妻色之重者也親迎禮之輕者也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則色乃
人倫所係其重於禮甚矣豈如所云色重而已哉此正所謂寸木可高於岑樓鉤金
反輕於輿羽也豈可爲定論乎
此即上兩節之意而明言之見果如任人所云則食色之禮直是可廢不但食色
之爲重於禮也言下見論之不得其平而不可以是論禮之意禮食親迎未不可
爲禮之輕但以對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即爲輕耳以上既辨其不
平之非下節方取一般平者而較量其輕重
往應節○雖執兩重者相較則禮爲尤重矣故何不往應之曰子以飢死爲滅性食
固重矣然敬兄亦禮之重也設使當飢餓之際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
不得食則將紾兄而奪之乎子以不娶爲廢倫色固重矣然以正相從尤禮之重也

而鉤小故輕喻禮者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取食由斤在人之
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
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啻同
古字通用施智反○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
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示以輕重權衡之準往應之曰紾
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
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
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紾音軫摟音婁○紾戾也摟牽也處
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爲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

設使當饑餓之時踰東墻而摟處女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踰墻而摟之乎
吾知寧可無食必不可紾兄之臂也寧可不得妻必不可摟人處子也禮之重於食
色也明矣又何難於答任人哉

一此節文法與前以禮食節相對二則將字正對他二必字一必字見禮有不足拘
二則將字見禮尤不可犯也任人只曉得死與不得妻爲重豈不知紾兄臂摟處
子之犯禮尤重孟子提出此與之相較見得禮終是重不紾竟不得食不是偶然
不得食不摟竟不得妻不是暫時不得妻故註云禮與食色皆事不把食色有輕
不禮之尤重自見以爲軀命重於辱節乃又有重於軀命者以爲人倫重於儀文
乃又有重於人倫者使天下稟稟自持至於不可紾不可摟者此何物哉而禮之
重爲何如紾是捩轉臂膊用繩拴縛

曹交章全旨○此見聖人可爲而不假外求之意重亦爲之而已句自二節是曹交
欲希聖而患不能爲奚有節言堯舜只在於爲徐行節言堯舜本不難爲子服節
則教之爲也末節歸而求之即發亦爲之而已之意皆出孝弟正爲的下手工夫

曹交節○曹交問孟子曰聖人莫也於堯舜疑非人之所能爲乃有言人皆可以爲
堯舜者果有此理乎孟子曰堯舜雖聖與人同類何不可爲之有信有此理也
一有諸不是問其有是言是問堯舜可爲否也然字亦不是答其有是言正決其果
可爲意

交聞節○曹交不明爲字之意乃以形體自負自交聞自古能爲堯舜者莫如周之
文王商之成湯文王長十尺湯長九尺是有非常之軀幹方有非常之事功今交九
尺四寸以長此文不足比湯有餘似具聖人之體貌矣及揣己力量但知食粟焉耳
是有形而無其實者愧於湯文遠矣將如之何則可
如何則可非問如何可爲堯舜猶云如何是好正是以不勝爲憂意

奚有節○孟子曰徒爲堯舜者奚有於是形體哉亦惟勵作聖之志勉爲之而已
矣譬如有人於此向也不用力而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也肯用力而
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有力無力在舉與不舉之間然則有能舉烏獲之任者不
以其形體之相似是亦今之烏獲而已矣若使能爲堯舜之所爲豈不即今之堯舜

其輕重同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許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非問此言有無乃問可爲否）孟子曰然（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爲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以不能）（一只就形體論便歸咎於資稟）食粟而已如何則可（爲自諉了）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曰奚有於是亦（言不在形體而在於爲）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下喻明上三句之意）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

乎夫人豈以材質庸下不能勝堯舜之事爲患哉抑知力之不勝不足患患在甘於暴棄畏其難而弗之爲耳

此節重亦爲之而已矣句有人於此以下則用其意無力有力指一人言只形容勇怯無常意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以譬能爲堯舜之事是亦爲堯舜也爲有力爲無力爲烏獲三爲字輕與上亦爲不弗爲二爲字不同此上盡是譬喻至夫人以下則正言人皆可爲堯舜意不勝爲患勝字接上不能勝一匹雛勝字來弗爲耳及下文所不爲也皆與爲之而已一句相應行堯之行與歸而求之行也求也皆所以爲之也此弗爲是畏其難而弗爲下不爲則忽其易而不爲

徐行節□以堯舜未不難爲也如徐行而後於長者即爲之弟疾行而先於長者則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事之至難而爲人所不能哉特人忽之而不爲也言弟則孝可知矣夫此孝弟之道近之則吾人知能之良推之實聖人盡性之事堯舜親睦九族而後有平章之化舜惟愼徽五典而後有風動之休是堯舜之道亦只孝弟而已矣豈得加毫末於之閒哉

惟看大了堯舜之道故以堯舜爲不可爲惟看小了孝弟故忽以爲庸近而不肯爲故孟子就疾行徐行之間而指點之曰堯舜之道雖大亦不外此孝弟而已矣孝弟不難爲則堯舜亦不難爲矣孝弟之理通乎上下舉其近徐行後長此孝弟也極其遠堯之親睦九族平章百姓舜之瞽瞍底豫而天下定亦此孝弟也此節人總是要使爲堯舜乃言堯舜之道亦不外孝弟也須先將堯舜之道講得闊大精微然後收攝到孝弟中來以見庸行爲入聖之要耳若道字不另講則堯舜只一箇孝弟孝弟只一箇徐行後長恐太說得淺易道理便有顛倒當於淺易中包含深遠始得

子服節□堯舜不難爲而爲之機則在吾子子若被服堯之所服誦述堯之所言體行堯之所行衣冠言動一循乎孝弟則雖不必容貌如堯是亦一堯而已矣子不然而被服桀之所服誦述桀之所言體行桀之所行衣冠言動不循乎孝弟則雖不必容貌如桀是亦一桀而已矣夫能爲堯則必能爲舜而出於堯則必入於桀是皆在子自爲也故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

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 勝平聲○匹字本作鴄鴄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爲鶩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 是驕而不爲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爲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閒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 此節教以爲之也言堯便該得舜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之行二行並去聲○

無節言爲堯舜之易此節言爲之在我也服言行俱要切孝弟講寧朴無華寧平無詭寧拙之服也寧拙無巧寧訥無多孝弟之言也寧卑無亢寧拘無肆孝弟之行也只此事爲周旋間履繩蹈矩刻刻是祇父恭兄之意雖與堯生熟不同而油油乎孝弟則一也豈不儼乎一堯不然便是桀了說堯又說桀者見非聖則狂正以轂繫上段也註以爲言爲惡言者能孝弟便是善不能便是惡不必推開去說

交得節○曹交曰交初疑聖道難爲今乃知堯舜可學而至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借一館願留於此受業於夫子之門墻庶幾得成學聖之志矣

見於鄒君而曰得假館而曰可以受業而曰願猶其詞背近僭而鄙陋不但假館而後受業爲見其求道之不篤也

夫道節○孟子曰子欲假館受業意以道之難知而求師於我也不知這箇道理是於性分之內著於日用之常譬如大道爲衆人之所易明者豈有難知之理而待人指示哉但人自不知所以求之耳子誠歸於家庭之間而求此道於事親敬長之間則行止疾徐隨所觸而皆道衣冠言動隨所覺而皆師不必身親授受而所資有餘矣何必留此受業而後可求道也

道字放開說不專指孝弟註曰性分之中萬理具備謂之萬理則孝弟在其中者專指孝弟恐於性分字未定求字知指孝弟於弟只是道之起脚處由此而親親而仁民而愛物都是道都自孝弟行起非以孝弟盡道蓋人能孝弟則衆善自生所謂本立而道生也大路喻其共知不是喻共由下二句方以行言有餘師只在隨處發見上加惻隱之心發見這惻隱便可師即此充之便是吾師也羞惡恭敬是非亦然觸處皆師便是有餘歸對假館說有餘師對受業於門說上文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豈孝弟尚有未盡乎不知上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是約堯舜之德而歸之孝弟也此言道若大路示人以人道之全使人求盡之以至於堯舜也理固相通

小弁章全旨○此重在孝二字以見小弁之宜怨也前二節因問而借喻以見小弁之怨又爲仁後二節因疑而比類以見小弁之怨之爲孝能仁即爲孝亦猶行年

言爲善爲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

言道難知必受業而後明也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 見音現。○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也

重大字見其易知不重路字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夫音扶。○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 俱照各自身上小言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弁音盤。○高子齊人也小弁小

之慕也小弁是王凱風是客須知只是論小弁不是論平王蓋平王之老亦可譏
而小弁之詩不可譏也
小弁節○公孫丑問孟子曰丑聞高子之說詩也以為詩三百篇多仁人孝子之言
惟小弁乃小人之詩也孟子問曰高子以小弁為小人之詩其說謂何公孫丑曰高
子謂詩之為教溫柔敦厚況小弁處父子之間而為哀怨之詞此所以為小人之詩
也

小人者言其生情褊急無見容之量失仁孝之心也曰怨是丑述高子之意後凱
風何以不怨方是丑自出己意言之怨字正解只是怨恨其親詩中哀痛迫切乃
會是節意見言之非高子所謂怨也家國之念深故其憂愁父子之情切故其詞哀
固哉節○孟子曰凡說詩者有會其意而不可泥其言固哉高叟之說詩也謂小弁
為怨則可謂怨為小人則不可何者小弁之怨所當怨者也譬有人於此越人關弓
而射此人我雖知其殺人不可然不過從旁談笑而開道之無他越人與我利害本
不相關故因其疏而疏之也使其兄關弓而射此人則恐陷兄於殺人之罪當必向
前垂涕泣而勸止之無他兄與我休戚本同一體故因其親而親之也今小弁處父
子之間正與其兄關弓一般故其為詩哀痛迫切庶幾動親心之感悟正謂涕泣而
道之意也蓋親親也夫親親之心乃至誠惻怛之念仁之發也未有小人而仁者而
可謂小弁為小人之詩乎高叟之說詩所以為固也
越人二段側重兄邊兩射之之字指有人於此之人上道之疏之二之字指越人
下道之戚之二之字指其兄小弁之詩極其憂思悲切不忍怨然自處猶欲以哀
痛迫切之意感悟其君父故曰小弁之怨親親也怨處即是親親推其本則仁之
所發仁又親親之根源
凱風節○公孫丑曰小弁固所當怨矣若凱風之過其母猶小弁之過其父也而何
以痛自刻責不怨其親乎恐凱風之不怨未必非而小弁之怨未必是矣
何以是不解之詞非不解凱風之不怨正不解小弁之當怨也
凱風節○孟子曰凱風與小弁何可一例論哉蓋人子之情本無親疏而父母之過
則有大小凱風雖有過特以一時之私心而稍有虧於母子之天性是過之小者也

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為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

理論勢禁

門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要緊全在分別過之大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

若小弁信讒廢嫡則傷天地之大和戾父子之至愛是過之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
怨是親既忍於疏我父子之情已薄而我復恝然視親如路人是愈疏也親之過小
而怨則子不容毋是水中不可容一激石一有激石則叫號而遽怨是不可磯也愈
疏則忘親而不仁是不孝也此小弁之所以怨也不可磯則不能恕親而不仁亦不
孝也此凱風之所以不怨也怨不怨各有攸當總不失愛親之仁而已
親之過大過小特因其絕天性之愛傷陰陽之和有甚不甚從此而分君說大關
宗社小止身家則虞舜不當怨慕矣當小弁而怨慕不形是漠然無親當凱風而
怨心遽形是歸過於親皆失親親之義而賊夫仁故皆以不孝斷之磯訓水激石
是水激於石石指毋水指子不可猶云不容也水微激於石而遽怒子微激於毋
而遽怨故曰是不可磯○王所磯意未完只說得一半故註補微激之而遽怨句
至孝節○且我以怨為孝者蓋以怨生於慕也昔者孔子嘗曰舜其為至孝矣年至
五十猶怨慕其親而不忘大舜以怨慕而稱至孝則小弁之怨未可謂之不孝也何
可以小人目之哉
臣是怨已而慕親小弁則怨已亦怨親本不相同然其出於人情之至痛天理之
至真而不忍恝然置其親則一也舜之慕未嘗為至孝則小弁之當怨可知故引此以
終上文怨之為非謂小弁可同於舜也
宋牼至今日○此因牼遊說而嚴示以義利之防先生之號一句是綱下二節發明
其號則不可之意
宋牼節○昔遊說之士宋牼將往之楚孟子遇於石丘之地
不期而會曰遇
先生節○孟子問曰先生此行必有所之之國但不知將欲何之
孟子素知其為遊說之士將何之之問以入國言非泛問其地也
吾聞節、宋牼曰今百姓之苦莫甚於戰爭而列國相爭莫強於秦楚我聞秦楚二
國興兵構怨竟將南向見楚王說以罷兵息民之說使無從秦設或楚王不悅吾言
我將西向見秦王說以罷兵息民之說使無攻楚不遇於楚必遇於秦或者二王之
中其必有一處遇合矣

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 仍有固爭不得
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磯音機○磯水激石也不
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 至孝以怨見怨非
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
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
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
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衍怨也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牼口莖反○宋姓
牼名石丘地名 亦有志明世之人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 寡事
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此是意度 說言

搆兵且得說兵連禍結以侵下不利意二王我將有所遇是說不遇於楚必遇於秦不可倒說不遇於秦必遇於楚

何也節○孟子曰先生往說秦楚遊說之際且不敢問個詳悉只願聞其說二國之大指說之將何如宋牼曰兩國搆兵由其見利而不見害也我將說以兵連禍結之害使之知其不利而自寢兵孟子因開之曰當今策士皆以戰攻爲尚先生獨於兵戈擾攘之時志在罷兵息民可謂大矣但謀人國事者宜論道理不宜論利害今先生欲言搆兵爲不利則彼必以罷兵爲利名號實有所不可也

指是詳中之大要言其不利却不在生民之愛養上立說而在國勢之傷殘上立說此有所爲而爲與無所爲而爲之別志大謂其志在安民與從人志在爲楚衡人志在爲秦耳以富國强兵爲事者不同玩矣字語氣只是陷起下句歸重號之不可上不可二字是抹殺他利字下並發明此意

先生節○何以見以利爲名者爲不可哉蓋有利則必有害也先王以利說秦楚之王而曰息兵則利搆兵則不利由是秦楚之王欣然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而此三軍之上得免於死亡之憂亦樂罷而悅於不戰之利也利之號一倡舉國之人皆爭騖於利爲人臣者懷圖利之念以事君爲人子者懷圖利之念以事父爲人弟者皆懷圖利之念以事兄是君臣父子兄弟之間終去仁義只懷利以相交接吾恐見利則爭失利則怨以愛之心忘篡弑之禍起國不至於滅亡者未之有也利之爲禍如此

將言搆兵之不利必言罷兵之利故云以利說師節士也勿分將師卒徒懷字跟悅字來最重臣子弟從上三軍推開不必拘定三軍中人留爲臣子弟而君父兄已談故總以相接二字包括之下節亦然懷利以事不是把利去事他謂各以利爲心而有所爲而爲其實心以事之也利說秦楚利字以息兵言懷利利字實說是一黙不必有爲而爲之之意緊要在終去二字人心苟未至斷絕則君父兄猶不

稅○時宋牼方見欲之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鈃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 言其志在安民其從爲楚衡爲秦之比 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爲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爲名則不可也 此正言不可利字以息兵說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 以下利字泛指私心言 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

忍背離終去仁義無復良心不復知君父兄爲何人勢必不奪不厭矣如何不亡
以仁節口是不皆反其利之號而以仁義說之先生若以仁義說秦楚之王而曰孰
民非不伐國非義出是秦楚之上欣然悅於仁義以罷三軍之師而此三軍之士得
蒙休息之澤亦樂罷而悅於仁義也仁義之號一倡擧國之人皆爭趨於仁義爲人
臣者懷存仁義之心以事君爲人子者懷存仁義之心以事父爲人弟者懷存仁義
之心以事兄是君臣父子兄弟之間皆去利而懷仁義以相交接則有尊君親上之
誠愛親敬長之心人心正而國勢張有不興王業而王天下者未之有也仁義之遺
禍如此先全亦持此以往可矣何必曰利
三節不平對上節已發明不可二字此因接上仁義字面而極言其效以叙之末
復我何必曰利應前文以再決言其不可之意仁義說秦楚仁義字以不訣民爲
仁不踰制爲義言懷仁義之仁義字只說是一點公心無爲而爲之之意懷仁義
以事其君是懷個仁義之心去事君不是把仁義去事君也蓋其所以事君者已
是見得道理當如此初不爲一己富貴之圖便是於利邊有纖毫去不盡卽於仁
義懷之不直孟子特加去利二字最精仁義性所固有初間喪失猶冀後來保全
今各各懷利則終去矣利本後來私心只懷仁義自然去利故不曰終去上說三
軍次說臣子弟總是推說無一人不仁義以起下王字此章大意與首篇首章利
做利端一開利心競熾而大偷將不暇顧其禍有甚於交兵者交兵不過殺人身
耳言利則必蠱害人心孟子此章於遏人欲存天理尤嚴焉

居鄒章全旨口此見交際貴乎禮意之至問答俱重儲子過處字爲相見疾案不成
享是斷案不得之鄒得之平陸是結案須逐節推明勿一口道破爲妙
居鄒節口肯孟子居鄒有任君之弟季任者爲其兄居守其國使人白往至鄒納幣

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先生以仁義說（不訣民爲仁不踰制爲義）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以下仁義泛指公心說只必盡其分便是）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此章言休兵息民爲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孟子居鄒

帛以爲納交之禮孟子受其幣而不往報焉及處於平陸之時儲子正爲齊相使人於齊至平陸執幣帛以爲納交之禮孟子受其幣而亦不往報焉其受幣之同如此
鄒與任各國處守有再貴平陸與齊同慎爲相止輔理此叙事中書是不報是未及報至他日則報不報分矣然只報其意非報其物朱子謂儲子初不自來但以幣交未爲非禮但孟子既受之後便當來見而又不來則其誠之不至可知矣故孟子過而不見報施之宜也居與處有別居常居處暫處蓋鄒父母之國平陸其所寓也處守處守對出而言蓋君出而爲君守位者不出故曰處守

他日節○及至他日孟子自鄒到任國乃親去見季子以報前日之禮又一日自平陸到齊國却不親去見儲子以報他前日之禮其報禮之異如此屋廬子喜其得問有由乃喜曰處季在儲子之事一見一不見是必有義理存乎其間我得其間隙而可請問矣

他日二字雖貫下二句其實各是一箇他日由鄒之任越國去見由平陸之齊順道不見得問謂有可請教之隙非謂孟子所處有間隙可議也

問曰節○因問曰夫子儲子同一幣交則宜同一往見也今夫子至任就往見季子及至齊不肯見儲子豈爲儲子爲齊相不似季子攝守君位之尊故輕之而不見與當問儲子以疑處是在儲子也與孚甚巧惡亦聖孟子意不在爲相輕故此以相深耳

非也節○孟子曰非也之不見儲子非以其爲相之故也獨不觀之書乎書曰享上貴厚於禮意若物有餘而禮意不足是爲儀不及物便謂之曰不享惟其未嘗用志於享故耳書之言如此

儀是一云對物言誌只訓禮者蓋禮有本有文此禮字指本言即志也故下遂云禮意多寡也引書尊重惟不役志於享此句是書曰解曰不享處重自所享指天子孟子特借以明意耳

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處守爲相居鄒下陸可字是

任平聲相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上一節序其同此節序其異與同之間曰有也人閒空隙也處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閒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

只叙在不見

爲其爲之爲去聲下同與平聲○言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

曰非也

上只論迹引書獨推到心上去

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告子

爲其節○夫以物享人書乃謂之不享者何蓋人必有恭敬之心而後將以幣帛之物方可以成享禮若不用志於享而徒致飾於幣帛之陳有文無實不成享禮矣書所謂不享者蓋謂此也子亦可知我不見儲子之故矣

上引書單志字此釋書單成字言既不役志於享則所謂享者特其名耳實則不成享也不役志就心上說不成享就外面說

屋廬節○屋廬子得其所以不見儲子之故遂欣然有悅於一或人不知而問曰同一幣交如何有成享不成享之殊屋廬子曉之曰但觀其所處可知矣季子爲君居守若自往之鄒必出道而遠涉其不得之鄒者力勢之所不能也若儲子官則齊相也既無居守之責平陸乃齊邑也又無越國之勞可來而不來是其不至平陸者乃心之所不欲也季子之不得之鄒則雖以幣交而禮意已備此謂之成享儲子得之平陸而不一至則雖以幣交而儀不及物此謂之不成享也又何疑哉

或問之節有成享與不成享不必說與書享相應在不成享三字悟出得不得二意貴抑揚兼儲子不成享邊

淳于章　通章○此見論君子常以心也髡所疑孟子者非孟子所自信者也髡初譏孟子無功去齊爲求仁而謂君子之去就同歸於仁中二節譏孟子雖不去亦無益於齊而輕賢者之有益於國末二節髡直譏孟子無功不足爲賢而答以賢非衆人之所識賢字從仁字來不可與仁字並對不用二字是通章眼目

淳于節○淳于髡因孟子仕齊無功而去乃譏之曰士君子處世只有出處兩端若以功名爲急務而先之是心存於救民而爲人也若以功名爲緩圖而後之是志在於守已而自爲也爲人則仁及於人爲已則仁存於已皆所謂仁也今夫子位居三卿之中則非自爲之時矣乃上無以致君下無以澤民名實未加於上下忽然致仕而去又不能絜其爲人之志人已兩無所成進退兩無所據仁者固如此乎

名實字作一類看註自昕先後即總章言爲人節出而濟世之仁自爲是處而獨一善之仁在三卿之中二句見既不成處又不成出使不得爲仁如此指上二句說

享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也　爲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得不得三字是心之見於迹者　徐氏曰季子爲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爲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内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爲人自爲雖對言其重總重爲人邊　先名皆去聲○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爲先而爲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爲後而不爲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

居下節○孟子曰予安可以去就之迹論仁哉且以古人言之古有迹近於爲己寔居下位而不有以我之賢事君之不肖者伯夷也亦有迹近於爲人寔湯所聘而五就湯爲湯所進而五就桀而終歸於湯者伊尹也有迹近於爲己爲人不羞汙君而亦事之不卑小官而亦居之者柳下惠也之三子者夷不屑就惠不屑去尹有去有就道雖不同然其趨向則一而已矣所謂一者乃仁之所在也蓋去者非絕俗就者非狥世有去有就者非無定守總歸於心之無私事之當理而已然則君子處世可就則就固非有意於爲人而以名實爲先可去則去亦非有意於自爲而以名實爲後亦歸於仁而已矣何必拘拘於去就之迹哉

影先以出處兩無所成不得爲仁不知爲人固君子之本心但在己之道終不可枉耳孟子去齊以齊不用也然此竟有難以語彰者故特舉三子之事以曉之蓋伯夷去也柳下惠就也伊尹有去有就者也三子去就之迹不同而同歸於仁以見己之去就皆仁也至末二句上節是行事之迹趨在心上說然既是趨向則已由心而趨向於事已不單是心故註於仁字以無私心而合天理兼釋之無私心以心言合天理以事言君子推開說即孟子自謂居下位是居士庶之位湯聘尹貢桀故曰五就湯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貢之故曰五就桀

魯繆節○影又變其說以譏之曰賢者處世之迹固難盡同而其濟世之功實難取必昔者魯繆公之時以公儀子爲相而秉國之政以子柳子思爲臣而分理庶職此三人者皆當世所謂賢人而繆公用之宜乎魯之日强矣乃當時鄰國交侵疆宇日蹙魯之削弱滋甚以此觀之賢者原無益於人國其去就未足爲重輕也

影先始以名實未加而去責之猶寬此謂雖不去亦無益語意漸緊賢者無益推開節事暗指孟子說按史記公儀休爲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子柳言君

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上節言仁者不如此先後兩項此節辨仁者正如此不必先後一樣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惡趨並去聲○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爲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爲政見是

子道行則樂其治子思諸賢結恩百姓修亂鄰國非復昔日之魯削甚云者誣之也虞不節○孟子曰賢人去留國之存亡攸繫何可謂其無益昔百里奚初仕於虞虞公貪愛寶賂不聽其言遂與虢俱亡及其在秦穆公加之相位言聽計從遂霸西戎顯名天下夫以虞公不用百里奚即至滅亡而不救雖欲求如魯之削地不可得也然則魯之僅止於削而不亡者猶賴子思賢者維持之力也豈可謂賢者無益於人國乎

不用巳伏末不用字隱含齊王之不能用意矣一霸佐有關興亡如此況不為奚者乎不用二句推開說以削形亡止見賢者之非無益孟子蓋稱五霸此獨盛稱奚霸秦之功不過為淳于解嘲

昔者節○髡又譏之曰今之賢者豈可與百里奚概論哉彼固爲其事而有其功者也夫事功之不可誣不獨名實加於上下爲然也即一謳一歌一哭亦有不得掩者昔者衛人王豹善謳居於淇水之上河西之人凡近淇水而居者皆化之而善謳齊人緜駒善歌居於高唐之邑齊右之人凡近高唐而居者皆化之而善歌華州杞梁之妻因夫死於戰鬬哭之而哀至於城爲之崩由是一國之中其俗皆變而善哭夫以匹夫匹婦之微而能變俗况賢者乎故賢者處世凡有才猷蘊於內者必有功業形於外如有才以爲其事而無功效之可指者髡未嘗覩之也看來當今之世實是無賢者耳若果有賢者則事可立功可成名實加於上下而髡必識之矣今既未見其人妄望其有益於國哉

內以抱負言外以功業言爲其事即頂有諸內無其功即反形諸外四句一反一正作兩層看四句承王豹等推開說以引起是故無賢者也二句末句又用自字反跌見其果無也孟子之無所作爲以齊不能用髡竟截斷了讀孟子於下節故下不用二字前繆公節猶說見賢者此則直說其非賢語意一正步歇三步轉左傳禮記俱不載華周妻哭事髡特帶說耳

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相回 爲臣是師傅之臣 公儀子名休爲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爲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奚非愚於虞而智於秦只用不用異耳 與平聲○百里奚事見前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 此謂賢者在人國即不用亦寓有表見 自負識矣終以事功論而不原其心也 華去聲○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緜駒齊人善歌高唐齊

孔子節已孟子自子誼畢功可以觀人似以賢者爲易知不知賢者固未易測也盖
取知子之事求之昔孔子爲魯司寇魯之君相惑於女樂而不能用是時孔子已決
於去而猶未即去也適後魯有郊祭燔肉不須於孔子於是孔子不稅冕即行雖往祭
之冕亦不暇稅其毅然不肯少留如此當時不知孔子者以爲燔肉其微細也大道猶
如何便去即知孔子者以爲郊必致燔今既知此疎慢如何不去此兩說皆非深知
孔子者也乃孔子之意以爲使我因受女樂而去則顯其君相之失設若無故而去
則又非出處之宜故不以受女樂之大過去而以不賜燔肉之細故行使君相之罪
既泯於無迹而在己之去亦不爲無名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如此由孔子推之
可見君子之所爲誠有出於常情擬議之外者衆人淺陋之見亦孰得而識其心也
又何輕量賢者哉

借孔子道自家本色重不用一至以見齊不能用耳爲魯司寇暗影三月不用至
稅冕而行暗影名實未加而去以女樂去則君相之罪大故不欲顯其受女樂之
大失而欲君相之微罪行然又恐涉於去就之道不明故借個燔肉各色而不爲
苟去也微罪屬君相說見機明決謂受女樂時已決去矣用意忠厚謂遲遲託燔
肉而行君子推開說引孔子事以君子原自難識然則孟子之不顯言正不用之
失而又不欲爲苟去者又豈衆所能識乎

西巴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
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譏孟子仕
齊無功未
足爲賢也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
此亦名寔未加於上下而去也人只知其爲
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
爲受女訊而不知其爲不用
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
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稅音
脫爲肉爲無之爲去聲○按史記孔子爲魯
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樂遺
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
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燔
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
又不致燔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爲
爲肉者固不足道以爲爲無禮則亦未爲深
知孔子者盖聖人於父母之国不欲顯其君

五霸竟全旨○此篇爲當時諸侯大夫而發首節先立罪案下三節各指其罪以實之以王法爲王五霸已無王然猶知假爲尊王之舉今之諸侯求其假尊王而不可得今之大夫且道諸侯以僭王大意重今之諸侯尤重今之大夫也

五霸節○孟子曰自古治世安民莫有過於三王者三王既往五霸迭興雖不無扶衰撥亂之功然在當時之天下不可爲無功而在三王之世不得爲無罪是三王之罪人也至於今之諸侯不惟不容於三王之世亦且不容於五霸之國殆又爲五霸之罪人也至於今之大夫雖若有功於諸侯而實得罪於諸侯殆又爲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三王提起下將五霸今之諸侯大夫進言其罪且虛說下方詳其獲罪之實五霸宜從趙註

天子節○何以見五霸爲三王之罪人蓋三王之時天子或五年或十二年而適於諸侯之國曰巡狩巡狩者巡其所守之土地也諸侯五年而朝於天子之廷曰述職述職者述其所修之職事也時乎春也天子省畿內民之耕者有不足則補之而諸侯莫不遵天子之制而亦省其國之耕時乎秋也天子省畿內民之斂者有不給則助之而諸侯莫不遵天子之制而亦省其國之斂其巡狩也天子入諸侯之疆見其土地而[illegible]治也[illegible]老者養之而不至凍餒賢者尊之而罔或遺逸且用俊傑有材之士使之在位[illegible]侯慶者也能無慶乎慶以土地而諸侯莫不勸矣若入其疆而土地荒蕪不闢亦不治也老者遺棄而凍餒不免賢者放失而耻意不及惟用掊克聚斂之臣使之損下益上如此是違背上章者也能無讓乎讓其欲尤而諸侯莫不儆矣至諸侯述職有常期也設或一次不朝則貶其爵公爵爲侯侯爵爲伯伯爵爲子男再次不朝則削其地百里削爲七十里七十里削

相之失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燔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爲固衆人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三王提起下將五伯今諸侯大夫遞言其罪）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侵呈提出下案）入其疆土地辟田野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

爲五十里如三次不朝則與罪在不赦矣乃合六軍往誅其人而更置其君焉三王
制如此由此觀之可見當罰征伐之人皆由自天子而諸侯不敢擅專者矣是故天
天子出令討罪而不親伐以損威重言諸侯則奉天子之命以伐人耳今五霸不用天
子之命而牽連與國之諸侯以攻伐諸侯之有罪者名雖爲伐實同於討即此征討之
典違三王則慶賞討之典違三王可知矣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涌節六師移之分上是而衆三王之法下是衆征伐一端以著五霸之罪也上
截三王巡之是綱自耕省斂言入疆一段巡狩之事言當討之權出於天子一
不朝一段述職之事言征伐之權出於天子是故天子二句單承上征伐立一斷
案以起下摟伐之罪見五霸名雖伐而實則討是無王也爲國以道遺老等所先人
才爲要故首察土地次訓賢才養老見養民中所重故并言之爲後傑在位專指有
列庶位以修自職者不與尊賢相混尊言土地荒蕪便就田野不治在內說天子
慶讓即可想諸侯之職了故下文不論述職如何單以朝不朝言之則有慶以下
五不字見大權之歸於一處訓重出令上伐重承命上五霸不奉天子之命亦自爲
不可故合諸侯之議併諸侯之力以爲事出於公此正假仁義處實犯其法而猶
竊其法雖竊其法而實攘其法故曰三王之罪人違王法不止攘伐一事然舉
以該輕也註方伯連帥只是一人平時爲方伯征討則稱連帥

桓公節ロ何以見今之諸侯爲五霸之罪人蓋五霸之中惟齊桓公最盛葵邱之會
諸侯也桓公束牲載書而不歃血以與諸侯約誓只不消殺牲取血以質鬼神而諸
侯莫不聽從其信義足以服人如此當時盟誓之詞有五初命曰罪莫大於不孝有

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
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 至此皆言王法
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 二句承上而推明其權之尊
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
者三王之罪人也 朝音潮掊蒲侯反摟同泝去聲 ロ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掊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摟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

則必誅無赦以正綱常世子既告於天子而立不得擅其更易以搖國本妻乃己之所倚不得用妾爲妻以亂嫡庶此修身齊家之事不可犯禁也再命曰賢才皆有德者也必尊賞而隆其禮貌育才而厚其常祿於以彰顯有德之士此貴德之事不可犯禁也三命曰於本國之老者敬之幼者慈之於他國之嘉賓羈旅必善待以家之此示遇之事不可犯禁也四命曰勛賞之士但當世其祿而不可世其官恐非才也百官之事但當各分職不可兼職恐廢事也欲用有德之士必選於衆而務在得人欲誅有罪之大夫必告於朝而不可擅殺此天命天討之事不可犯禁也五命曰鄰國有水旱之災毋得曲爲隄防旱則壅泉專水利於己澇則激水遺外患於鄰也鄰國遇凶荒之歲毋得閉遏糴販使我有餘彼不足也地皆王土人皆王臣國邑之封皆當聽命于朝無得擅權而不告於天子也此睦隣尊王之事不可犯禁也戒命既畢又復丁寧曰凡我同盟之人自今既盟之後務遵五命之禁以歸於和好無得背盟夫五霸之禁嚴切如此宜乎諸侯世守勿失者乃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恬然不知有葵丘之命且爭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此節先列五霸之禁而以犯禁之一句斷諸侯罪案文勢亦與上節同盟不摘而正見其盛衰然此意輕只重明五禁不止諸侯當明天子之禁言但意竟以明天子之禁而已非有他也五禁皆天子戒諸侯者相爲申明之此剖劃第一款者五命句句是本天子命之　葵丘之會諸侯爲一句讀後二字不選下束牲者束縛於壇上既不殺則不容不束縛　皆是德之全才是德之吊輩以位言者以祿言總是彰有德老幼是本國者外國卿大夫至此爲賓庶人至此爲旅士無世官士字指大臣言後取上則專指在下者曲防有二意旱則專水利於己曰壅澇則貽水害於鄰曰激下尊小利即壅泉也病鄰國即激水也泉是源水是流封國謂諸侯封邑謂大夫歸於好此言和好謂各無犯禁意蓋犯禁則于王章取罪戾誅討必及便至失好故務要遵守此禁以歸到和好去歸者有以之謂言是助語字犯此五禁正與歸好反若謂五霸桓公爲強則抹却桓公之功若謂五霸桓公爲賢則掩却桓公之罪妙在諸一盛字則功與罪俱皆在其中孟子取葵丘之會只取其五命尚合義理且不是褒賞其功之盛也正是責桓公之私盟而厚責諸侯以犯禁意重罪今諸侯上

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 修身以及家 由家以及朝廷 由朝廷 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 以及其國 內修政事 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 而又恭征天討 外應諸侯 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 而又奉行天命 出禁亦是借天子以服 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 諸侯耳然當舉世無王則猶爲彼善於此 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歃所洽反糴音狄好去聲○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脩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

卑君節曰何以見今之大夫爲今諸侯之罪人凡君之過已彰爲臣者不知匡救但曲意順從長君之惡此則過本在君而彼爲之贊助乃承媚之小人其罪猶小若君之過未萌爲臣者乃先意迎合以逢君之惡此則君本無過而彼爲之引誘乃傾險之奸人其罪甚大今之大夫皆是逆探其意以逞其逢君之謀致使今之諸侯欲求爲五霸而不可得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通章歸重在此節君之惡不止遊畋宮室聲色皆是長君之惡亦不小正以其逢君之惡之罪耳長君之惡者無能而畏懦阿諛之人也逢君之惡者負才而傾險陰邪之人也長君之惡者未必能逢君之惡逢君之惡者未有不長君之惡君萌不善之念其始必有未安於心未敢遽遂也已迎而安之則其發也必果君以爲已意未形於事而彼能先之則其受也必篤焉故逢君者其詭秘姦譎爲甚而賊害爲尤深

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爲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逢君不外富強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長上聲○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道之者逢君之惡也

○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

魯欲章全旨○此見戰功之不可尚通章重仁字篇○說個殃民便見不仁而不可
爲下言違制不可是進一層意看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仍歸重殃
民說也以上八節言魯伐齊之非末節規慎子以事君之義務引至而已矣一氣
貫下亦歸到志仁上
魯欲節○魯欲使其臣慎子爲將軍以伐齊蓋將以取南陽也
此雖魯君之意亦慎子有以引之故末節責以事君之道
不教節○孟子止之曰兵凶戰危古人不得已而用之也故必教民有素乃可以卽
戎若平日不教民以禮義而一旦用之以戰是逐無罪之民陷之死地而殃之也殃
民者堯民之所必誅也豈容於堯舜之世哉
今在殃民二字斷定慎子罪案下違制是進一層意殃民伏末節仁字教民指乎
日言依註只重言禮義蓋兵法之教戰固當時所有也
一戰節○魯今日之役爲取南陽也縱使慎子有善戰之才一戰而勝齊遂有南陽之
地不殃民而立大功於理且有不可況未必一戰決勝乎
一戰見不王以民意此句特設言以起下句耳然曰不可言於理不可也正下文
吾明告子肤節意然且二字便含未必勝意此節從殃民作進步語語意仍歸注
殃民去也上條言其徒刈吾民而不足以勝敵此條言縱使勝敵而於理亦不可
下殺人以求句卽以申前條意自吾明告子至然且仁者不爲節以申後條意
慎子節○慎子遂勃然不悅曰戰勝大功也一戰而勝舉可勸也今一戰勝齊遂有南
陽夫子猶以爲不可則必如何而後可乎此其故則滑釐之所不識也
不識與承不可還說然玩此則語氣此從一戰遂有然且六字來見滑釐所憂者
不勝不有或不可耳既一戰而勝矣南陽遂有矣而然且不可則眞不識也
吾明節○孟子曰吾明告子以不可之故昔先王建邦設都天子畿內之地定制方
千里蓋以不千里則地之所出不足以[illegible]

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爲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何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言利 敎只用禮義兵法之敎當時所固有也 之世。教民者教之禮義使之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 一戰勝害此論是非 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且不可求 滑音骨○滑釐慎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 見制國大小自有意義非私意所能益損

定制況諸侯乎諸侯封国之地定制方百里捴以不百里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祭祀之犧牲粢盛會同之庭實贄幣而守宗廟之典籍也先王分封之制如此

此節見先王之制封国大小自有意義非私意可得而損益也以天子之地件說見天子尚不敢自已過侈而況諸侯可不守天子之封制乎千里百里皆據井田實地言不兼山川林麓在内国典載之冊籍故曰典籍典籍受於天子而藏之宗廟故曰宗廟之典籍

周公節○諸侯百里之制即以齊魯二國徵之周之同姓有大功者莫過周公乃其封於魯也爲方百里也當是時地非不足以封之也而王制有限故止於百里而不過焉周之異姓有大功者莫過太公乃其封於齊也爲方百里也當其時地非不足以封之也而王制有限故止於百里而不過焉

獨舉二国者以魯伐齊故就兩国遡其始封也儉於百里上着地非不足一折正見先王宗制凜然足畏雖元勳貴戚如二公猶毫不可踰以起下魯在所損之意

今魯節○今魯即周公之魯而地之方百里者五已四倍於始封之舊矣孟子以爲有文武之王者作則魯之地在所損乎抑在所益乎吾恐以百里之制準之其當損也必矣而又何事求多於五百里之外哉

以一人擅五国之封以諸侯當天子之半即已有之土地且在所損況未有之南陽決無可益重損邊齊魯之地均非始封之舊孟子方欲責魯故不暇論齊也

徒取節○由是言之毋論戰勝也雖使不興一兵不戮一人徒取彼南陽之地以與魯然且仁者以爲過制而在所不爲也況於殺不辜之民以求之仁者豈忍爲之乎是違制固不可而殃民尤不可也

上節必在所損已見不可違制此又承上設言跌起況於殺人句來回應到殃民上正見殃民過制非平重也仁者循天理故不苟取非違制上言即上然且不可意自吾明告子至然且仁者不爲句解不可之意方盡更以殺人以求句仍繳轉殃民本旨捄挽有力意重在殃民違制處雖說得詳却不得與殃民並重

君子節○夫欲伐齊以取南陽雖出自魯君子亦與有責焉大凡君子之事君也不在立一時之奇功務引其君當道事事循理守法使其心無一毫殘忍之念志於仁

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 提出周公太公見有大功者尚不可過則后世可知 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王者二字以大義服之 魯地之大皆并呑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仁者二字以良心動之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

而已苟驅不教之民以圖非分之地豈君子事君之道哉

此節歸責愼子身上引包却許多將順匡救在當道志仁當串看盖道與仁非有二也以事之理言則曰道以心之德言則曰仁當道正要他志仁心存於仁則事無不合乎道矣當道志仁內俱兼不殃民不違制兩意說不必以當道照過制志仁照殃民平分對說也而已者言不至是不正也

今之章全旨○此雖罪人臣正爲人君信賊爲良自取敗亡之禍觀末節可見

今之節○孟子曰人臣事君惟當以向道志仁爲先不當以富國强兵爲事乃今之事君者見其君樂於聚財則以興利之說自誇其能曰我能爲君開辟土地以盡地利充實府庫以聚財貨在今日必以爲良臣矣然非暴征横斂竭民之力何由得之是古之所謂民賊也何也君方不能向道不能志於仁而但以黷貨爲務是一紂而已乃又爲魁剝攘奪以富之以貪濟暴是富桀也富桀則民財日盡非民賊而何

今之事君者至民賊也一截下四句是申上民賊意下節同盡地力則有財故辟與充一串事合與國可決勝故約與戰一串事鄉道志仁俱就愛民上說朱子謂不可分道與仁爲二事不志於仁乃君不鄉道之實也兩求字屬臣正賊臣千計百較以中人主之欲者

我能節○見其君喜於用兵則以戰勝之說自誇其能曰我能爲君連合與国以壯聲勢每戰必勝以樹勳名在今日亦必以爲良臣矣然非興師動衆糜爛其民何由得之是古之所謂民賊也何也君方不能向道不能志仁而但以黷武爲事是亦一桀而已乃又爲之奮勇爭鬪以輔之以威劫虐是輔桀也輔桀則民命日殘非民賊而何

由今節○今之人君皆以民賊爲良臣者豈不以国富兵强遂可以取天下乎然剝民之財以爲富殘民之命以爲强其道非先王之正道也其俗非先王之善俗也若率由今之道而不能變今時之俗則雖與之以天下而人心不歸不能一朝居也况不可得天下乎夫富强之臣非惟賊其民且賊其君矣而世主顧偏信之亦獨何哉

由字變字俱指君說道與俗俱以富强言朝廷倡之則爲道草野効之則成俗以今從今則爲由以古易今則爲變雖與二句是反跌語不能一朝居全在賊民上

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務字而已字見舍此无別法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目二節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要看民字富强皆從民起民生一賊富强何用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爲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辟開墾也

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此下正見其爲民賊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强戰是輔桀也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總絕了他未富强根子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白

決得

白圭章全旨○此斥輕稅而亦以中道什一之制先王斟酌定額君子有常祿萬民有常供不至以極輕之制開後人增重之端也第三節取其事之易辨者以開其省四五六節歷陳不可之實以破其說末節與堯舜之道不可輕重者使之有所歸著

白圭節○白圭曰古今稅法皆什分而取一然取之民者猶重也吾欲與之而更之二十而取其一何如

子之節○孟子曰什一而稅先王治中國之道也子欲二十取一乃貉道也安可用於中國哉

萬室節○試此類言之彼萬室之國只生齒浩繁但一人陶以供其用則可乎白圭曰不可器之所出恐不足於用也

以萬室之國喻中國之用以一人之陶喻二十取一器不足用正見不可意

夫貉節○孟子曰子既知此則知貉道不可行於中國矣夫貉之地寒五穀不能生長惟黍耐寒而生物產甚薄本無可以多取矣且其俗無城郭宮室之營造無宗廟祭祀犧牲粢盛之備亦無諸侯交際之幣帛燕享之饔飧無百官有司之廩祿習俗如此林陋用度如此省約故雖二十取一亦可充用也

此就貉道而申言之以起下一節五穀二句見所生有限不可多取無城二句見所費有限不必多取惟黍生之輕看無城郭宮室至有司重看故二十句頂費省來諸侯字總管幣帛饔飧既無諸侯因無交際之幣帛饔飧蓋指天子錫予言百官其大者有司其小者

今居節○今居中國有君臣祭祀交際之禮以立人倫不可去也有百官有司之祿以任君子不可無也若二十取一勢必去人倫無君子矣如之何其可哉

重居中國三字惟居中國故去人倫無君子不可去人倫只對上宗廟及諸侯城

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小是美意但非中道）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僮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孟子曰（有儉不中禮意）子之道貉道也 貉音貊○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 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限於地利其稅不得不輕）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費之省亦出於地瘠賦薄來） 夫音扶○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饔飧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五穀皆生矣不必輕）

郭宮室之不可去更不待言了
陶以節○吾就孟子所明者而譬之夫陶以一人之寡止不足於器用耳且不可以爲國況中國之大而可無百職之君子以叙人倫乎君子旣不可無則二十取一自不足用矣
此節申明如之何其可之意前以陶對稅法言此以陶對君子言上以陶與用此此以陶與人此孟子闢白圭之非只言其不足用而所以不足用者正以不可無君子也只曰況無君子歸重古官有司上蓋城郭宮室人倫皆由君子立也
欲輕節○蓋什一而稅堯舜之中道推之天下而皆準傳之百世而無弊者也彼貉於是道爲輕矣今欲從而輕之是彼爲大貉而我亦小貉也彼桀於是道爲重矣今欲從而重之是彼爲大桀而我亦小桀也桀不可爲貉豈可爲哉亦法堯舜而已
什一只是個中正之制三代賦法因時損益莫非中正獨曰堯舜之道者賦法堯舜時所定也大小只是一樣意然還伴說孟子恐人見堯舜之道不可輕遂致厚斂於民故復說欲重一邊亦防世之意朱氏謂因其過而以中道矯之者所以救時政之弊因其不及而以中道闢之者所以正邪說之誣皆所以明先王之道不可不行也
丹之章全旨○此見治水當以禹爲法白圭以愈禹自負全在壅隄激水上孟子指一道字破他壅水之術前重順逆後重利害然順逆是利害根子
丹之節○白圭曰古今稱治水者必歸禹然禹必事四乘之勞八年之久今丹之治水隄防一築汎濫卽除豈不勝於禹乎
丹自負勝禹全在註築隄壅注上卽下以鄰國爲壑意也此處且勿露
水逆節○孟子曰禹之功萬世莫及而子言欲加於其上子之言過矣昔禹之治水豈用私智以穿鑿爲能乎亦豈急近功以隄防爲事乎蓋水有自然之性禹惟順水之性以治之而得其本然之道也
首尾兩過字俱指他愈禹之言水之道卽水之性也言禹之治水只是依水之性而治之也故性曰順水之性水之道就順上治字說
禹以節○惟其以水之道治水是故四海最下而爲衆水所歸禹惟因橫流之勢歸

而軒便是私意 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 重之害民人所共知輕之害禮人所不知故以桀伴說以見其不可 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便不究其所以治了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之築隄壅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提出道字作準繩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 乃以道實際 壑受水處 也 承壑鄰而著其害以見其不能愈禹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

河决川道之於海而以四海爲受水之壑故九州攸同萬世永頼今吾子則築隄壅
水注之鄰國而以鄰國爲受水之壑是豈得水之道者哉
二句不平對上句緊承上禹之治水水之道也來故用是故二字下句直起下水
逆行四句去故用一今字
水逆節○大以隣爲壑便是逆行逆行則汎濫四出洚洞無涯謂之洚水洚水者即
堯舜時所謂洪水也洪水爲灾下民昏墊乃仁人之所深惡者今子以隣國爲壑使
洪水及於他邦其不仁甚矣乃反居功以求勝於禹子之言豈不過哉
逆行四句緊接上鄰國爲壑而推其害語氣直注仁人所惡句仁人指禹說惡今
在壅水害人上
君子章全旨○此見明信爲行事之本諒以貞而固者言
君子節○孟子曰君子於天下之事灼然有定見而自信不疑謂之亮確然有定守
而特立不變謂之執必先事有主宰方能隨事有成功也苟於正理之所在疑信相
參而心有不亮則事至物來非頽靡而不振則遷就而不常凡事苟且豈能有所執
持而成天下事乎信乎亮之不可無也
諒是知得理明信得理定亮主心言是平時素定工夫執主事言是臨時決斷工
夫惟心信於理則遇事執持得定非利害變故所能奪也貞而不諒之諒只是固
此所謂諒乃是貞而固也
魯欲章全旨○此見治天下不在才而在量首六節重其爲人也好善句末二節申
明好善所以優天下之實重節節下節反言決之就正子身上推開說
魯欲節○魯欲使樂正子爲政蓋將舉一國之政而任之也孟子曰吾聞克也將從
政於魯乃吾道得行之機也吾喜之甚而至不能寐焉
公孫節○公孫丑曰人必有用世之才然後可當大任夫子喜樂正子爲政必爲其
才足以取矣不知樂正子之爲人果其彊毅有執可以擔當大事者乎孟子曰否彊
固非其所長也丑又曰果其智慮有餘可以裁決大議者乎孟子曰否知慮固非其
所長也丑又曰果其多聞博識可以理煩治劇者乎孟子曰否多聞識固非其所長
也

所惡也吾子過矣 惡去聲○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知明守固故能執 惡平聲○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 爲政是總持國柄故能行道 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 强知多聞可以爲善亦可以濟民若單論便是低一着 多聞識乎曰否 知去聲○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 丑問 曰其爲人 好善故能行道 也好善 好去聲下同 好善足乎 丑問 曰好善優於天下 俱論其理不就正子說 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夫苟

能三政曰强能謀政曰智慮能達政曰聞識三否字有隱然不假强而立不待智識而齊意三者未嘗不可從政但樂正子所長原不在此不可因否字便將三者說壞

然則節○丑曰三者皆爲政之所尚而正子皆無之然則夫子喜而不寐奚爲哉

其爲節○孟子曰樂正子雖無可見之才而其爲人也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則心誠好之汲汲然有惟恐求而弗得者此則樂正子之所長也

孟子不說他爲政先說他爲人此句是樂正子一生本領所在善是人之善樂正子本善人也善與善相投故必好善字廣不止强知慮多聞識

好善節○丑曰魯大國也爲政重任也好善一節遂足以治乎

優於節○孟子曰善出於已者有限善資於人者無窮惟好善則虛懷雅量足以資人開誠布公可以廣益由是以天下之才理天下之事卽天下且綽乎治之有餘矣況區區魯國乎

好善須切相度說卽休休有容意全在虛受之量上描寫方得使與足字對足者僅足優則有餘裕矣好善則衆思集而思益廣此强智多聞不必自已出而治天下有餘也優於天下雖推開說亦兼樂正子在內觀而況魯國乎一戕可見優於天下之實下節方詳言之此處且渾說

夫苟節○吾謂好善優於天下者爲何哉善者天下之公理好善者天下之公心苟能不炫已之才而惟好人之善將見意氣所孚風聲所感就是四海之內在千里之外的亦不憚涉遠而來告以善矣至是則强者効其力智者獻其謀多聞者呈其藝所謂好善優於天下者也

此正明優於天下處來告以善主聽言說未說到用人上玩則字見感召之速玩四海字見感召之多玩皆自字則善字正句得廣觀下節註云直諒多聞之士可見

四海言其廣千里言其遠遠在廣內

不好節○夫苟曰恃其才不知好善則天下聞之必私議曰此人訑訑然自足其智不嗜善言自謂天下之善我既已悉知之矣如此之聲音顏色人皆知其無受言之心必且望風遠去是拒絕善人於千里之外也夫善人自絕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

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此節見其優）夫音扶下同○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爲難也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旣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與上節雖一正一反說然正見其才之不足恃處）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音移治去聲○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爲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爲政不在於用一已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有疑其難仕意）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其目在下）迎之致敬以有禮

之徒必相繼而至矣讒諂面諛之人至則所聞無善言所行無善行求國之治何可
得焉此好善優於天下而樂正子爲政所以可喜也
此節不好善者以反襯好善之優不與上節平對訑訑句是善人口裏說不好善
之人如此了字指不好善之人說訑訑便是顏色既已知之使是聲音讒諂面諛
正與善相反因其不嗜善則讒得而進之因其以智自足則諂得而進之皆面諛
也國不可治與上優於天下大相反
陳子章全旨○此總見君子委曲爲道意初仕以行道次仕以重道又次仕以愛道
於三就見君子之無難仕於三去見君子之不苟仕行道固是初心而重道者或
萬一有可行之機至愛道者又留此身以別圖可行之計三就三去只所遇不同
非有優劣
陳子節○陳子疑孟子之難仕問曰仕以行義古之君子不知何如則仕孟子曰時
之所遇不同君子之自處亦異其所委曲而就者有三未嘗不仕也即此三就之中
所以決絕而去者有三亦未嘗苟仕也
陳子只問仕却兼言去就者蓋下三節原不是截然三項次節所就即上節所去
末節所就即次節所去蟬聯而下自不得不兼言去耳重就字去只帶言陳子疑
孟子之難仕孟子只說所就有三所去亦有三見可就則就可去則去既非有心
於難亦非有心於易一視乎道以爲從違耳
迎之節○何以見去就之有三也蓋君之於賢者其上能用之其次能敬其下能養
三者皆君子所視以爲進退者也如使國君屈己以迎之內致其敬外盡其禮君子
有言以文將欲見諸行事此正吾道大行之機也君子委身以就之既就之後禮貌
雖若未衰而言論終不見用則大違行道之初心亦惟見幾而去耳此去就之一也
此以言之行不行爲去就也迎是接遇致敬以心言有禮以文言兩言字皆君子
之言勿以首言字作君許他說將行其言句極重言行道亦行也
其次節○然而不可必得也其次雖未即納其言見諸行事然接待之間內致其敬
外隆其禮君子以其猶有重道之意或亦行道之機也於是亦欣然就之若禮貌既
衰是道終不能行矣則去之此去就之二也

就以此意者則去必以此不負初心或猶
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
入也
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
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
其
此與上節則字俱有斬絕明決意
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
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
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囿公
仰視蜚鴈
上節欲行道若道不行則必去
而後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
此節欲重道若不至於枉道猶人亦姑
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
就之
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
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
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
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
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

此以禮貌之盛衰爲去就也未行非不行就之亦冀其或行也衰是少間其初意爲道而就則亦爲道而去爲禮而就則亦爲禮而去所遇不同皆以違其初心而後去也

其下節○然亦不可必得也其下則困於人國而朝不得食夕不得食飢餓不能出門戶欲去而不能去矣君聞之始悔曰吾大者不能行其所欲行之道又不能從其不事納誨之言也徒使飢餓於我土地是吾之恥也於是致餽以周之夫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意況此又有悔過之言也君子愛身以愛道則於義亦可受也夫受其所周是亦就也然其所受有節不過免死而已矣不久終亦去也此去就之三也若曰者不就一途而後就亦不執一途而概去凡以爲道而已矣君子何難仕之有

此不得已以辭受爲去就也上行其言節是行道此言字只因事納誨之言與上不同只受其食節是就之不是就之仕也免死而已矣節是去意免死正意在不久節去上兩本旨是說去就註所受有迴又推言君子不苟受耳不重

舜發章全旨○此見人當以憂患自成其德乃爲善承天意也首二節聖賢之事於困三節中人之成於困四節國家之保於困末節總決其成敗之理見人當以憂患自勵不當以安樂自娛

舜發節○孟子曰歷觀往昔聖賢如舜爲天子而發迹於畎畝之中降而王佐傅說爲商良弼實高宗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輔周與王寶文王舉於魚鹽之中至於霸佐管夷吾則齊桓公舉於士官之囚孫叔敖則楚莊王舉於南海之濱百里奚則秦穆公舉於市井之地是數人者雖君相異位王霸異術要皆由困而亨如此

舜聖人且君也故曰發傅說以下五賢皆臣也故曰舉

故天節○凡此皆天意也故天將以君相之任付托於斯人也則必先苦其心志使內不得舒勞其筋骨使外不得息餓其体膚使飲食不充空乏其身使財用不足凡身之所行與心之所欲爲者違拂謬亂使不得稱意如此天豈無意於斯人哉蓋良心多發於憂勤而氣稟每縱於佚樂心地上受此番磨礱則惕然自奮是所以竦動與仁義禮智之心而使之益純也性稟上經此番挫折則泊然無求是所以堅忍其声色臭味之性而使之益定也又且磨鍊人情閱歷世故則聞見已廣智慮日生是

其所受亦有節矣 困非不幸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 舉數人以見例總是 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說音悅○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爲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原聖賢之成就所以然之故

曾與增同○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爲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

所以增益其才力所不能而使之充裕也然則天所以困之者豈非所以厚之哉
故字緊承上節推本天意是人從上舜說許人推開說將字必先字相應所以字總承上三句說空乏句是身困拂亂句是事困行與為有別為是經營運用行是據現成行去以所為者見之行也拂亂者謂身行的事與心所營為者相拂也悚動其心則心活堅忍其性則性定心活則不為欲所役性定則不為氣所動動心是充廣道心忍性是節制人心動心則善念由此生忍性則物欲由此空動心忍性成其德也增益不能成其才也增益不能正動忍得力處似微分次第然玩所以二字直貫無側折作三平自妥氣稟食色是兩件如由之男師之辟是氣稟之性官王好貨好色之類是食色之性人不經憂患則心不平氣不易馴理不熟處事多率故謂人若要熟須從這裏過熟謂義理與自家便習舜大聖人未必盡出此而窮苦實如此履此豈無所警省者傅說以下其當大任正由乎此也此節雖說天意亦要聖賢堅持得定磨練得出若不能自強天下許多苦餓困拂人到底擔頭不起此節甚重下常人改過庸主亡國特帶言之末節雖屬總承前後仍自相應

人恒節○然不特聖賢處困以成德也試觀中人之性多是先有過失乃能幡然改圖蓋平日稍有放逸不能謹微以免過到得事勢窮蹙以至心困而不舒慮衡而不順而過患見於內然後奮發生於懲創之餘而放逸之失庶幾能改矣平日稍有昏昧不能燭幾以免過到得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而過彰於外然後警悟起於挫辱之後而昏昧之失庶幾能改矣所謂人恒過然後能改如此

此從上聖人豪傑說到中人以見作喻由於困衡徵發亦是得力於憂患處也首二句虛下四句實之困衡徵發非過唯檢點不到以致此是過也作與喻亦非即改過乃改過之機困衡而後作者改過得之已徵發而後喻者改過得之人雖均為中人然作者畢竟是其才尚足以有為喻者畢竟是其智尚足以有察故亦可以進於善若至是而猶不之覺焉則下愚而已

入則節○又不獨中人改過若然也國家亦有之使有國者內無法家拂士則必親諛佞而廢箴規外無敵國外患則必懷宴安而忘儆惕將見君心日荒政事日壞而

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聖人之動心忍性是自進步中人困衡徵發是因失足而轉步

衡與橫同○恒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此節以世主言恒字作多字渾看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拂與弼同○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

就上文指點出以儆人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樂音洛○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

禍亂隨之矣國豈有不亾乎
此言有國者亦得力憂患也入出只作內外字看法家乃尊貴瓌直之臣弼士是輔弼左右之士有親疎尊卑之别敵國如秦楚相敵之類外患如楚有巫臣在晉子胥在吳之類作四項看兩無字本屬國家說或作君心自無之亦好
然後節○由此觀之凡有所成就而生全者多出於憂患而覆敗以陷於死亡者多由於安樂也則處憂患者固當深其儆戒而居安樂者亦安可肆其怠荒哉
此總上四節而緊論其理統聖凡貴賤在內丑遇章歸重處然後知三字是統上文一意看出以結明立言之旨生死二字活看猶云成敗也註以全字貼生字亡字貼死字最有意不說困窮佚豫只說憂患安樂正在人心抽出生死關頭生於憂患二句上面節節都有生死非論其遇是論其心蓋憂患未必便生然憂患則多警戒而其慮深有生全之理安樂未必便死然安樂則多怠肆而其志荒有死亡之理若處安樂而不忘戒懼則亦生於安樂若居憂患而不知警惕則亦死於憂患

教亦章全旨○此見教者曲成之深心以上句引起下句非徒表明其有無窮之教
正欲人曲體君子不教之教也
教亦節○孟子曰學者受教不同君子教人亦異其教亦多術矣如何見教之多術蓋人皆知教之爲教而未知不教之爲教如於人之有過或拒絕之而不屑之教誨也若雖曰我無所語而彼無所聞也然我非忍而絕之實將激而進之是亦教誨之而已矣豈非多術中之一術乎
開口說個術字便見因材而教正有多少變化在非止作端字看也予字乃孟子現身說法不屑教亦多術中之一術如孔子於孺悲孟子於滕更皆是亦字是見不教處亦都是教是當隨在體貼矣

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孟子曰教亦
欲人曲體君子不教之教以自求進益
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爲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盡心章全旨○此總是以人合天之學工夫不外知行二者首節是致知次節是力行末節是知行各造其極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

盡心節○孟子曰人之神明謂心心所具之理謂性性所從出之原謂天本一以貫之者也人惟性有未知則心有不盡而欲知天難矣若是能盡其心而於神明之全體大用完備而無虧欠者必是能知其性而於民彝物則之理洞徹而無疑惑者也旣知其理則知吾性之仁與禮便知天之元亨知吾性之義與智便知天之利貞豈有不知天者乎心性一體盡心必由於知性而天人一理知性卽所以知天知性知天則心無不盡而所以造其理者無餘蘊矣

此節就現成盡心者而表出其知性知天故盡字不是做工夫之謂蓋言上面工夫已至至此方盡得耳具衆理者心之體應萬事者心之用所謂盡者只是體無不統用無不周充滿其量毫髮無遺而已盡心無工夫工夫今在知性上言能盡其心者以其知性故也知性知在先觀本文用者也字呼應註下必其二字可見性卽是吾心實理知字工夫固是零星積累但此則舉其成功者言故註云無不知蓋已是知之盡處也知到盡處則吾心具衆理而應萬事的全體安得猶有欠缺故盡心自只在知性上蓋性無不知卽心無不盡也天便是大的人人便是小的天天以元亨利貞之理賦於人而爲仁義禮智之性凡吾之所自有者皆自彼而來也故曰理所從以出所從出者卽理之所以然也當窮理之時自并理之所以然而窮之故知天卽在知性裏面非知性之外又有知天工夫也註亦不外是三字正體貼出則字矣字語氣故盡心知性有先後知性知天無先後人若不知天卽不可謂知性卽說不得盡心故能盡其心者由於知其性知性則自然知天矣知性知天則能盡其心矣

存心節○然必以致知爲入門尤以踐履爲實地心固盡矣猶恐出入之無常則操而存之使一動一靜常在於方寸之中而不奪於外誘之私性固知矣猶恐作爲之或害則順而養之使事事物物常循其自然之則而不洮於矯揉之失存養之功交致其密者爲何蓋心與性皆天之所賦於我者若放逸其心戕賊其性是慢天褻天而非所以事之矣今唯兢兢業業存之養之卽所以奉事乎天而不違也能事天則

孟子卷之七　朱熹集註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用功則盡卽在於知成性則天卽寓於性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旣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存其心氣不逐物養其性事必循理所以事天也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首節智次節仁此節卽窮理盡性以至命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

所以履其事者有全功矣
上節是知此節是行存心根上盡心養性根上知性心主知覺言最是個活物故須存存者欲其常在方寸中而爲吾一身之主也性只是個實理故須養養者事必順理如當仁便仁當義便義順其理之本然而不以已私戕害之也存心工夫兼動靜靜亦定動亦定是也養性亦兼動靜如應事接物順其理而不害是動養也事物未感守其理而不失是靜養也但養性於動邊居多故曰事事順理養性固在存心下然亦是存得此心便養得此性非存心外別有所謂養性工夫也心性卽是天存養卽是事所以二字愈直截存養得一分事得一分存養得十分事得十分不必到存養自然後方是事天也事訓奉承而不違天付我以載理之心而任逐於物天付我以實理之性而害以已私便是違悖他了違悖他便非事之之道造其理者用功在知性上故知性先於盡心履其事者用功在存心上故存心先乎養性知性卽窮理格物之學是工夫最先者盡心卽大學知至境界存心卽誠意正心之謂養性在其中矣知行雖微分先後然不是知性盡心工夫旣了徹無餘纔做存心養性工夫聖學用功都是知行並進但非知無以始其事非行無以踐其全故先說知後說行也
殀壽節○然欲盡存養之功正未已也心有一毫之不信而或動乎殀壽之數非知天之至也身有一時之不修而或移於終身之久非事天之至也必也不以死生殀壽爲吾心之欣戚而疑二其心一惟修其在我之身以聽其在人而所以存心養性者直至死而後已焉則天之所命於我者有以全而歸之而無所失墜矣乃所以立命也學至於立命則智之至仁之盡知天事天胥造其極矣
此節總上三節而言其工夫之造極處能知其理已是智然必不以殀壽貳方是智之至能踐其事已是仁然必脩身俟死方見仁之盡不貳以俟俱以殀壽言然非謂窮理只是窮殀壽之理力行只是俟死而已也蓋死生事至大人所至難然者今旣於此判斷得過則理無不窮行無不修可知矣殀壽是人之氣數註合字指氣言不貳則理之窮者無不至故曰知天之至修身卽上存養重在以俟字三字之字貼殀壽說以俟之只是功專存養毫無間斷卽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

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爲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脩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爲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爲智矣○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盡數不齊只自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爲正命故君子脩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知正命自不僥倖於不正

儆之意註故以終身字言之殀壽二句一氣相連說但分之則一爲知一爲行耳
益所以立命處全在修身以俟之然非殀壽不貳則亦不能修身以俟之也命字
從上二天字來此命字雖兼理氣而以理爲主註故就天之所付說立是卓然豎
立一動一靜之際總把理支撑得定不以私意參雜倒了如云天付我以心我果
有以全天之心天付我以性我果有以完天之性卽是純乎天理之謂立命一句
更貫通下章看

莫非章全旨〇此發上章脩身俟命之意首節言君子當順受正命次節緊接順正
命之事末二節分言命有正有不正見人之當知而順受其正也

莫非節〇孟子曰凡人之生吉凶禍福皆有一定之數宰於冥漠之中莫非天之所
命也然而有正命焉惟在我之莫之致而至者乃爲正命人但當修其在我聽其在
天以順受其正焉耳

凡吉凶禍福之出於天者皆正命也其曰非正命者自人爲所致言之其曰順受
其正者對桎梏而死者言之莫非命也非是該正命與非正命意乃是指吉凶禍
福等言孟子所言固不肯該非正命者以爲命也此命字氣也順受其正理也立
巖墻下非理也盡道而死理也桎梏死非理也君子必以理御氣莫非命也凡有
生者之所同順受其正能修身者之所獨小則爲吉凶大則爲禍福

是故節〇惟當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雖無趨避之心然必擇地而蹈不立乎巖墻
之下以取壓覆凡行險僥倖而可以致禍者皆所不爲也此所謂順受其正也

是故二字緊帶順受其正一串說下乃分正不正兩項以盡其意不知命如何能
立命補出知字乃順受源頭立命是已造聖賢之域知命是方入聖賢之階知在
立之先巢巖墻凡一切行險取禍皆是巖墻下理不當立立而壓死人所自取豈
爲正命故註補正字

盡道節〇何以謂之正命如人能存心養性盡其修身之道而不免於死者此乃莫
之致而至則其死爲正命也

盡其道卽上章修身便是朱子謂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其
正此處須當活看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學者須是於此處見得臨利害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
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盡其道而**
不正
止由於己
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
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桎梏死**
亦由於己
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
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
取非天所爲也〇此章與上章蓋一
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〇孟子**
求必无負事皆由己不可以難得自諉
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
在我者也 舍上聲〇在我者謂仁
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
既陷於
理必限於數
何必虛費心思
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
道
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
貴利達凡外物皆是〇趙氏曰言爲仁由已
物指理我指心
富貴在天如不
可求從吾所好 **〇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時便將自家所到了直須是壁立萬仞始得如今小有利害便生計較便說道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

桎梏節○何以謂之非正命若平日不能盡自修之道由是犯罪而桎梏以死者此與立巖墻之下者無異實有所以致之乃其所自取非正命也知所謂正命則順受其正者亦脩其身以俟之而已矣

桎梏死要看註犯罪字乃妄爲取禍者與無罪被刑不同若湯文死於夏臺羑里亦是正命不盡其道就含在桎梏二字中講類謂盡其道而死者順理而吉者也桎梏死者逆理而凶者也順理未必盡吉但只盡道而死便爲順理而吉雖凶亦吉也正命也逆理亦未必盡凶然既不盡道而死便爲逆理而凶雖吉亦凶也非正命也此章命字雖以氣言然曰順受其正盡道而死皆以理爲主與殀壽不貳修身以俟相發明即所謂立命也故曰發上章末句未盡之意乃以順命發立命之意非以正命發立命之意也桎手械梏足械

求則章全旨○此示人當審所求意言仁義禮智根於性乃所當求富貴利達制於命不可必求也兩節反對相形欲人絕意於無益之求正要人專心於有益之求耳

求則節○孟子曰人情不能無求而求必期於得若求則即得之惟不求而舍則失之得之全係於求豈非求之有益於得者乎所以然者何也以所求者在我之物也蓋仁義禮智皆我性分中之理故隨道求隨得如此也人何憚而不求哉

則字甚緊二句不平對側重在上句不過以舍則失之照出求則得之耳蓋求便得舍方失方見求之有益此求字有體認涵養之功

有道節○若求之有道而不可妄求縱或求之亦有命而不可必得得不關於求豈非求之無益於得者乎所以然者何也以所求者在外之物也蓋富貴利達皆我身以外之物故求之不得如此也彼舍有益之求而爲無益之求者亦獨何哉

有道非說有方只說有義理以制其求便是上兩句意亦相連求之有道不可以非道苟求也然雖求之亦未可必得如此說方不礙求無益於得句既是求尚安得爲道總是言不可求求則爲妄矣下得之有命却又是爲妄求者言若不妄求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舉已成者言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音洛○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爲樂孰大於是

以用功言

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彊上聲○彊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總是欲人加若察工

大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

則只向下便守道而不求更說甚得之有命二句亦是側說重在得之有命上須知
那富貴利達即求得來也是命數如此不干求事此求字是習力强求之術
萬物章合旨○此示人盡性之學萬物皆備是性之全體下文反身强恕皆蒙此句
說自備於我而實有此理謂之誠純乎理而無私謂之仁反身而誠以自然者言
强恕而行以勉然者言求仁即所以求誠也
萬物節○孟子曰天下之物紛然至賾莫不有當然之理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
細微無一不具我性分之內蓋自降衷以來而此理已渾然各足矣
萬物備於我便是君臣本來有義父子本來有親之類皆是本來皆具於吾性之
中一一皆具而無一之或欠也所謂具衆理者也此理雖散在萬物而實皆具於
吾心註兩理字不同上理字是合物我說猶統體一太極也下理字是在物爲理
猶物物各具一太極也物猶事也古人訓物字皆兼事物而言不止動植形氣之
物也
反身節○大理備於我本無不實也苟反之於身私意不萌物欲無累而於所備之
理見得透信得眞果無虧欠則不愧不怍泰然順適樂莫有大於此焉
反字只是檢點過非着力語與湯武反之反字不同反身而誠見得本其是理而
今亦不曾虧欠了他的爲父而實有慈爲子而實有孝凡人倫事物莫不各盡其
當然之實理便如好好色惡惡臭一般則仰不愧俯不怍自然是快活反身而誠
只是個眞知眞實知得則滔滔行將去
强恕節○人能反身而誠則天理渾全而仁矣苟或未誠必當力行推己之術知己
所欲亦人所欲也勿私於己己所惡亦人所惡也勿施於人則私欲漸克天理復還
求仁莫近於此焉夫能由恕而仁則誠身之樂在我所備之理不虧矣
强恕者亦見得萬物皆備於我只是他心裏不能推己及人便須强勉行恕拗轉
這道理要克去個私意而已私意既去則萬理自無欠闕處矣此節從其有未誠
轉下是原不會恕在故氣力全在强字而强字却在行上見若自己心裏完自不
實不盡更將何物推以及人故凡說恕字必有忠字在其內以心體言之則眞實
無妄是誠渾全無私是仁纔不眞實便不渾全纔有私便是妄仁誠原不是兩個

之而不知其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 恥乃改過之切
道者多也
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
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
恥辱之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而係生平 恥者吾所
累矣 固有羞惡
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矣之
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爲甚大 爲機變之巧 病在爲字
者無所用恥焉 爲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爲之
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
以爲得計故無所 不恥 止見自人 但
用其愧恥之心也 不若人何若人有 無
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
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
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
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言古以賢今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

物事以功用言之則勉强行恕推己及人然後可去私意之隔私意旣去然後理無不純而仁矣理無不純纔見眞實處今不去私純理而曰求誠誠從何處求得故言仁恕於學者用力爲切也

行之章全旨○此爲人不能知道者發言外要得喚醒人著察意末句總承上三句而焉字一也字煞有慨歎

行之節○孟子曰道在日用之間有是事則有是理人徒行之而已而道所當然之理在於所行之中者則茫然不知其條貫也有理之當然必有理之所以然人徒習熟而已而道所以然之故在於所習之內者則懵然莫察其端倪也此所以終身由於斯道中而不知其道者比比然也

道字一章之主道寓於事故行之習之貫著習矣貫察著字察字俱重故曰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行之習之者非全不知其當然也未至於明也察則又加詳矣知所當然造矣且大高明之域也知所以然深入夫精微之蘊也不著不察所以不知者察是行習時格致工夫人之不著不察或自以爲已知或畏難而不下窮理之功或心粗而不能入或用功而走入拘蔽之路有多少病痛在曰行曰習其事也曰知其所當然識其所以然者理也終身出之卽其事也不知其道卽謂理也旣不識其所以然則雖知其當然亦皮膚而已故身之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此章曰行曰習原就學者歎非爲凡民言也

人不章全旨○此提醒人存羞惡之良心人字重看

人不節○孟子曰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見善則遷知過能改凡以其有恥也人若能知無恥爲可恥而內愧於心外怍於人將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恥是義心所發人心本有的無恥者物欲錮蔽也故以不可無提醒之下二句正見其不可無以無恥爲恥終身便無恥辱之累這不是一事偶然知恥所能直是無爲不爲無欲不欲有全副擴充力量在

恥之章全旨○此與上章分一勸一戒玩語氣似專爲爲機變之巧者警

恥之節○孟子曰恥爲羞惡之心人能有之則有所不爲而可進於聖賢苟其失之

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非不敬无禮 也只是不致不盡便不見可見樂道忘勢之至

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言君當屈己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好只爲功利起見

句音鉤好語皆去聲○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

只自存此心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囂囂自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平日本領 臨時氣象

樂音洛○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

有定守

故士窮不

恥於人大處非在末節方見歡誅聖賢為歎二句不是預透下語正恥之關係甚大處末節不過就無所恥之人而歎之正作旨下虛說者非

機變節○奈何世之人有思以計陷人以術愚世而務為機械變詐之工巧也者此其人於人所深恥者方喜以為得計吾知羞惡之良不禁沮於私欲一念愧恥之心查無所用之焉

機械有制服人意變詐有誑誘人意機變節是巧大病在為字上見他使智任術有許多心力在巧字與恥字反恥則守正而有所不為巧則行險而無所不為雖其本心未嘗無恥而彼方自矜其為之之巧則無所用其恥矣此二句指當時儀秦一輩言

不恥節○夫人而至於無所用恥則無恥一事已不如人將本心斵喪直不顧禮義而無所不為矣更何事若人之有甚矣恥之係於人者大也

不恥緊根無所用恥說人性自恥其不善還有悔悟自新的日子他做支事恬然不以為恥一發越要去做凡敗名喪節皆將不顧而肯為之只消無恥一件不如人便件件都出人後此兩人字但指聖賢路上人言

古之章全旨○此為當時士之枉道者發賢王賢士註雖兩平玩何獨不然語氣側重士邊觀下數句可見

古之節○孟子曰人之取重於人者必當有以自重古之賢王惟知有道德之可好不知有勢分之足恃也其尊士如此若古賢士何獨無所好無所忘哉樂己之道而怡然以自高忘人之勢而漠然如無有惟其樂道忘勢故王公內不致敬外不盡禮則雖欲數見之而不可得夫見且猶不得數況可以爵祿奔走而臣之乎豈賢王能遂賢士之高亦惟賢士方能成賢王之大此隆古之盛所以不可及也

賢王賢士皆曰古蓋有感於今時而云然也善節道也自君當之曰善自士守之曰道好字淺樂字深善字細道字大善在人則好之道在我則樂之何獨不然緊連下句言亦有所好亦有所忘也下四句正極形樂善忘勢處以見字引起臣字歸注末句上雖只承賢王而思賢王意亦在其中使為君者有以成賢士樂道之志而為士者皆出而成其君好善之美則上下交而爲泰矣此註所謂相成也

失義達不離道○離力智切○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以義守己也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以道望士也

得己言不失己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見音現○獨善時不曾減兼善時不曾加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章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音扶○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

能自奮則人人豪傑

能豪傑則人人文王

好遊章全旨○此欲挽戰國遊士之趨而進之於古也本領全在尊德樂義上下樂
窮達合一正形容尊樂光景尊德樂義是言其理窮不失義二句則指其實言德
已不失望是言其理古人節又指其實言

好遊節○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說諸侯乎吾語子以遊之之道

人知節○夫遊說而竟其言獲售往往以人之知不知爲欣戚子之遊也如其言見信而人知之此心固囂囂然不因人知而濃以爲喜如其言不見信而人不知之此心亦囂囂然亦不因人不知而遽以爲憂則無往非順適之境而遊道斯爲美矣

人知而欣則心累於富貴不知而戚則心累乎富貴均不得爲囂囂玩兩亦字囂囂是我平日自有的原不因人之知不知也若滯在知不知上說則兩亦字本領二齊差却註無欲卽外輕自得卽內重自得者囂囂之象無欲者自得之根

何如節○句踐曰得人之念人情所不能忘也敢問何如斯可以至於囂囂矣孟子曰囂囂非可以矯情爲也所得之善如孝弟忠信根於所性者謂德其理有常尊也吾則恭敬奉持而不敢忽所守之正如進退取與各有所宜者謂義其理本至樂也吾則欣慕愛樂而不敢忘夫尊德則良貴在我而不羨人爵之榮樂義則眞趣在我而不計得喪之迹則可以囂囂矣

尊如尊德性之尊樂如樂天知命之樂德以心言義以行言有體用之分尊德樂義是平日用功處則可以二字宜玩謂以德義可之也斯可以見囂囂之不易則可以見囂囂之不難註自重自安卽上註自得不慕不狗卽上註無欲

故士節○夫誠尊德樂義亦何往而不宜哉故當其窮也能尊德樂義而有可貞之守必不以貧賤而移豈至於失義乎及其達也能尊德樂義而有可行之道必不以富貴而淫豈至於離道乎

義字兼德道字兼德義窮達二字應上人知不知意然不可就指人不知爲窮知爲達也蓋此又揭說開去看上字可見尊德樂義就其平日用功言此專就出處說故曰見於行事之實窮主自守故曰義達主行道故曰道其實義卽道道卽義道義卽德義無兩事也

窮不節○夫祗行窮約士之所以自愛其身也今能窮不失義不忘志不辱身而士

爲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爲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

只猶平日便是非說富貴

欿音坎○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欿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爲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道是本心之理勞殺是虛旨之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爲其所當爲則雖咈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王霸之辨只在有心與無心之間

皞胡老反○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爲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

平砥礪之大節已完士於是乎不失己焉只道致治民之原望於上也今能達不離道上不負君下不負民而蒼生仰望之夙心已慰民於是乎不失望焉窮達皆善如此

各下句緊從各上句推出後句正是跌重之詞落故字方有力己之所守者義不失故能得己民之望者道不離故不失望

古之節口能是道者當於古人中求之矣古之人得志則推此德義於人身在廊廟而功在斯民也不得志則脩此德義於身身在畎畝而聲在寰區也可見古人不得志而窮使以天下公共之善我獨完之而善其身得志而達使以吾身莫大之善頭天下同之而滿其量太窮達無往不善古人之不失己不失望也如此而要皆內重外輕得之也士欲囂囂可不以古人為法哉

民何以下大望全在澤加於民上士何以得己全在脩身見於世上故云上得己民不失望之實志行道之志澤自道出而注於彼也故曰加澤字內包許多教養規模在見上言脩身之實自為表著而不可掩上之得己只問身之脩不脩而已豈問世之見不見乎然名不顯著於世即是脩身之功未到積實而有光輝田地故兼說在這裏既有得志澤加於民二句而更說窮則獨善其身二句者士就得志不得志分說下二句全重在兩則字見窮達皆有其具總窮便獨善總達便兼善所謂時措之宜也總註內重外輕指尊德樂義一句無往不善指故士以下數節

待文章全旨口此欲學者不以凡民自棄而以豪傑自期也凡民豪傑全在有待無待上分別上二句輕下二句重總是勉人自立之意

待文節口孟子曰人性皆善則皆能感發而有為上之興也原無所待者也彼必待文王之教化而後興起於善者此氣拘物蔽之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則才智過人能卓然自立雖不遇文王猶自興起也學者可徒以凡民自安而不以豪傑自期哉

興訓感動奮發感動以情言奮發以力言力因於情故先感動而後奮發豪傑之士註解有過人之才智益據見在而言至禀至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益原所由來也玩雖字猶字亦非限定不要文王但不靠着文王得力語意亦只勉人為豪傑非謂有待而興者斷不可也獨舉文王或因作人克生言之然不重文王也即易

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全在不知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 此節不重過存字看人王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夫音扶 德只重化神字說向功用上去

口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

文王爲善舜禹湯亦無不可大意只責重人當自奮興耳興字在聖賢路上說若但講事業功名便是三代以後之所謂豪傑正孟子之所斥者

附之章全旨○此爲世之溺情富貴者發

附之節○孟子曰凡人識不足者每以外物爲重輕今有人於此以匹夫之微一旦附之以韓魏之大家自人視之富貴極矣其快意宜何如者乃其自視欿然驕盈之意不萌於中滿假之色不形於外此豈非不以外物動其心而超然於世俗之表者乎其識之過人誠遠矣然則世之溺情於富貴者不亦可愧哉

富貴原是外物故謂之附附字與自視相照看自視二字富貴雖附吾身而吾自視性體上欿然其若無也正是無加無損地位故曰過人遠欿然者是自檢身心不自滿足蓋其所欲者固有在也過人遠只就此見得過人遠據註以識言只物我上見得分明觀自視二字可見

以佚章全旨○此爲違道病民者發重二道字

以佚節○孟子曰人主不忍疲民之力使民本非其所欲也而播種乘屋之類勢有不得不使之者是以佚道使民也民雖身勤於事而忘其勞矣豈有怨其厲己者哉不忍死民之命殺民本非其所欲也而除害去惡之類法有不得不殺之者是以生道殺民也民雖身陷於罪而忘其死矣豈有怨其虐我者哉夫勞與殺之所及且無怨而勞與殺之所不及又可知矣

道字全在愛民之實心上看出註不得已三字盡之心雖主於佚與生事不得不出於勞與殺註播穀乘屋之類玩之類二字該鑿池築城等事在內生道殺民謂彼有罪當死吾求所以生之而不得然後殺之也二死字即指被勞被殺之人言其曰雖死不怨殺者亦自其必死之時言之耳佚道生之以以心言藉以一勞永逸爲佚道殺一人以生千萬人爲生道則勞邊說得去死邊說不去蓋所生之人非卽所殺之人故也事雖不得已而理實所當爲則雖拂民之私欲而實驗民之公心故民雖勞且死而自不怨也

霸者章全旨○此論王道之大旨節以霸與王對說下皆承王者之民二句言王者功用有如此未可方與霸者回然以見非彼所能及他章辨王霸以誠僞言此則

之爭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
則王道之所以爲大可學者所當盡心也

言取皆王道中事但有淺心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程子曰仁言也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爲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不如是別淺深非別好醜

善政不如善敎之得民也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敎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畏愛財心只是點醒

善政民畏之善敎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敎得民心

世主非計功謀利於前也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其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須着眼在不學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不慮上見本體呈露之妙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孩提之童

以大小言也

霸者節○孟子曰欲知王道之異於伯自民風觀之可見矣霸者之民但感上之恩其氣象若驩虞如也若王者之民則忘上之恩其氣象若皡皡如也豈同于伯者之民哉

此即王霸之民之氣象而見王霸者之氣象驩虞如者是個知感皡皡如者固無怨咨亦無欣喜但此句註脚在下節故註只虛虛以廣大自得訓之廣大以規模言自得是廣大中一種恬愉光景總是一忘字意若是沾沾感恩便覺狹小喜者不自勝豈爲自得兩下正相反須知民情各别處全在霸者王者身上朱子故取楊註列於後違道干譽者全是要民感不令人喜不令人怒只是行所無事而已斯安謂霸功淺近易悅王者廣大深遠而無迹正是感與忘的道理但下有君子所過節宜渾說

殺之節○何以見其皡皡如也王者欲懲民惡非不殺之也然因民所惡而去之民自忘其爲殺而不怨欲厚民生非不利之也然因民所利而利之民自忘其爲利而不以爲功欲正民德非不教之爲善也然輔其性而使自得之民且日遷乎善而不知誰使之然者所謂皡皡如者固若此

此正狀其皡皡處俱從民上看而王道於此可見殺主刑利主養爲主教此節只重不怨不庸不知上見王民之皡皡豐氏註是本文上一層意乃推原不怨不庸不知爲之之故不可夾入正講此三句即是過化存神與天地同流處故下節學此而贊其德業之盛

夫君節○即此觀之其德業之盛可易言哉夫君子凡爲刑爲養爲教所經過者物無不化不必久於此而深治之也凡欲刑欲養欲教所存王者有是心便有是治其感應至神而不可測也夫天地以化神而成覆載之功王者以化神而布甄陶之澤德業之盛直與之同運並行豈但如霸者之功小補其罅漏而已哉

此不是說不怨不庸不知以前事只就不怨不庸不知上發王道之大君子即上王者過化存神雖分身心皆是就德業之及人處說纔說存便有德在內故詳總德業言之所過不單指身蹟或問兼身之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習之所被說佑

兩无不字與下達字上下打成一片

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長上聲下同○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

就孩提指長說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爲仁義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聲○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要見居遊無異時其沛然者已存及若決之時所以與遊與居如故此聖心常遠而常通常應而常定故能立極於世

○孟子曰無爲其所

兩无字十分

是人從新變化過之時甚暫所過者化只略略沾着些就化不待久留言其化之
速也存字淺如云心裏要德地一般神是神妙不測其感應之速直如影響形聲
之召一般所存者神言要德地便已德地如所謂從欲以治誠此動彼莫知其然
而然也存非空存處願此中便有德化在故朱子謂都就事上說言事之成就如
神也但亦是人見其如此君子初不自知也二句註雖就本文分講實非有兩事
如政教所及民受着便化是過化而其所過而化者便有個存主在其中要民化
而民就化便是所存者神存神不出過化之外如立行來和是化其中斯字即是
神同流句只是就上面看出上下屬君子言不屬天地同流不是說參贊亦不是
說配合只就運行及物處講言天地化神之所及即君子化神之所及天地氣機
王者功業直是渾成一片朱子所謂各有一分在裏也註謂舉一世而甄陶之甄
陶字與補字對一世字與小字對蓋就他同流處見得處處到件件全凡井田學
校封建等項徹底將乾坤重新鼓鑄一番與天地氣運開闢煥然一新相似覩後
規模仍舊只從彼綻處略略補綴者何啻霄壤

仁言章全旨○此見爲治者當審所尚意首節不與次節平對次節只單頂仁聲說
來末節從得民二字申言之

仁言節○孟子曰人君出治無不可感民但效有淺深之異如仁言不過以仁愛之
言撫循百姓若仁聲則實惠及民有不徒托空言者矣仁言豈如仁聲之入人深乎
仁言發於己而未必其然仁聲傳於人而已有所試虛實不同仁言出於一時仁
聲浹於平素久暫不同

善政節○夫仁言僅爲空文而仁聲則有政教之實矣然其中又有辨焉以善一之
善政約束百姓但可使之畏從若善教則因性導民有不專恃禁令者矣善政豈如
善教之得民乎

仁言不過仁厚之言如何當得政教首一個不如已撇過了仁聲既謂有仁之實
則亦不能外善政善教而別有所謂仁之實也故此節斷主單頂上仁聲爲是日
善政則簡齊畫一本是王道規模與管商申韓刑名賞罰之術大別故亦可以得
民但無善教以爲之本則第能制外而未能格心爲不及善教耳 法言及政之立學也

盡心

着力全在心上堅忍

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爲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乃增益其所不能意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 疢丑刃反知去聲 ○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情義隔於君親勢分制於近倖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疢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丁列於臣數故曰人屬者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 專務意 阿徇以爲容逢迎以爲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有安**

禁令政之行也善教註以道德齊禮解則亦非耳提面命之教矣道德教之本也齊禮教之具也善政未嘗無教只是以政爲主而德禮特其名也善教未嘗無政則是以德禮爲主而善政特其輔也故下有愛之畏之得財得心之異不如字且虛註制外格心即下節意

民畏節曰試以善政善教之得民言之善政則法令齊肅民皆奉法畏之而不敢玩善教則德意浹洽民皆覺從化愛之而不忍忘民之應乎政教者如此善政不止民畏已也經制有方民皆勤謹節儉百姓足而君亦足可以得民財善教不止民愛已也漸摩有素民皆孝弟忠信不遺親而不後君有以得民心政教之得乎民者如此至於愛而畏不足言得其心而財在其中則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彰彰也而仁聲又豈可以一例論哉

畏非重足而立之謂乃兢兢凛凛奉法守度也愛字若作愛君似與得心犯複玩語意兩之字即指政教言畏其政而不敢犯愛其教而樂於從也得財謂既有善政則分田制井務農重穀非有重斂剝取於民自不至逃亡逋賦而財無不得也得心則民有恒心忘勞忘死故註曰不遺不後畏愛就民應我之應言得財得心就我得民之應言畏愛在政教之初得財得心在政教既成之後民畏之民愛之與得民財得民心自是兩意勿以下二句分承上二句蓋畏不足以該得財而得心亦不止於愛也政教皆王道之不可缺者況善政乎王者固使民愛亦未嘗不使民畏固以得民心爲本亦未嘗不欲得民財也但論二者得效之淺深則彼不若此耳勿因是而遂疑善政爲不足爲也

人之章全旨曰此因世不知仁義爲性所固有故即知能之良以指示之蓋仁義不過愛敬而愛敬本於良知良能可見仁義不假外求也大意是爲末節而後說中節有串節而後冒以首節通章也字煞腳俱是點醒語又孟子一樣文法

人之節曰孟子曰人之於事由學而能者不謂之良能惟不學而自與成法脗合乃天然自有之良能也人之於理由慮而知者不謂之良知惟不慮而自與至理默契乃天然自有之良知也

當時皆以仁義爲僞故孟子點醒其自有之良心與人看不學不慮甚言其固有

社稷臣者以安（雖拂君不顧）社稷爲悅者也（言大臣之忠而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有天民者達（士道不卜時）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有大人者（此張世道挽回氣化）正己而物正者也（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曰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是內聖而外輕學問）〇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

之耳然要擴充此仁義非學慮不可若此理不明則廢學慮之說自孟子始矣良
知良能是良心所發不可就指爲良心看下舉愛親敬長來說可見
孩提節○良知良能者何孩提之童何學何慮然於其親無不知愛也及其稍長何
學何慮然於其兄無不知敬也此所謂良知良能也
知能之良不止此此正舉切近而先見者以証仁義爲吾固有耳上平說知能此
單言知者以愛親敬長由便有良能在也長字對孩提言謂稍長也兩良字只在
無不愛敬看出兩無不字便與下達之天下意
親親節○然是愛親敬長之心非自外至卽吾性之仁義也蓋仁主於愛愛莫切於
愛親孩提之愛卽仁也義主於敬敬莫先於從兄孩提之敬卽義也夫愛敬不過一
人之私而卽謂之仁義無他正以愛敬之心達之天下無不同故也此其所以爲吾
性之仁義也使非出於吾性之仁義何以能達之天下乎然則人能擴充其愛敬之
良心而仁義不可勝用矣
層層趕出仁義字來正發論本旨以達之天下爲仁義者言此親親敬長既達之
天下而無不同所以爲吾性之仁義也此只孰同然處說尚未講擴充之功仁义
之良心是性善發出來良知便是情無不善發出來良能便是才無不善親親仁
也敬長義也又就親親敬長上指其爲仁義正見其情才之無不善指其性善也
舜之章全旨○此總是形容聖人之心萬理畢具無見聞時不可得窺一有所觸全
体皆露以上截跌起下截語氣甚抑揚
舜之節○孟子因聖人居處之迹與人同而愛善之誠與人異見舜居於深山之中
所與處者不過木石所交接者不過鹿豕其不同於深山之野人者幾何及側聞一
善言偶見一善行感而遂通略無凝滯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孰得而阻之哉此其
異於深山之野人而舜之所以爲大也
上下截總就深山時說木石靜物故曰與居鹿豕動物故曰與遊四句只形容他
寂然不動時無所發見了不異人然及其二字方有分下三句一氣讀下盡所
聞所見都是胸中故物故聞一善言便暢然了悟其所言之理見一善行便惕然
曉解其所行之善且非止聲入心通適與吾心會而已此卽若決江河沛然莫能禦

毋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敦大倫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
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成大德 程子
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得天下英
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公大道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養
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
今既得之其樂爲何如哉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指名世不是王者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
勉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所及尚有限
樂音洛下同○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 中天下

非謂聞而急聽見而急行也註至虛至明三句乃推論所以若決江河之故非與
木石居三句註脚但其體靜時已具非必見聞時方有故朱子云未有見聞時湛
然而已其理充塞具備也
無爲章全旨曰此示人當擴充其羞惡之心欲與爲雖有內外總是此心主之此義
字已該得仁故蒙引謂無爲無欲內四德俱有
無爲節曰孟子曰凡人於不義之事恥之而不爲不欲孰無是羞惡之心但私意一
起不能以禮義制之於是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多矣誠於應事之際心有所不爲
者便斷乎其勿爲於意念之萌心有所不欲者便斷乎其勿欲則所爲皆義而事事
無歉於心所欲皆義而念念無惡於志如此以擴充其羞惡之心立人之道如此而
已矣

無爲其所不爲是就躬行上克治所謂志士勵行守之於爲也無欲其所不欲是
就心之發念處克治所謂哲人知幾誠之於思也有所不爲有所不欲是本心羞
惡之心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是能擴充其羞惡之心擴充工夫只在當
下說無字有一刀兩段意此不爲不欲隨處發見便隨處擴截非止一念一事上
用力也說無爲無欲便知有爲所當爲欲所當欲在故義不可勝用者此擴制
不行如此而已矣便說不去無爲必兼無欲方不留爲惡之根此從外說入內求
是表裏純淨之學此章只主義註兼說禮義者合制事制心與說也
人之章全旨曰此勵人因憂患以進德意下節指易見者爲例全重德慧二句
人之節曰孟子曰人心莫不有德至見理之明而能燭事幾於未然是謂德慧處事
莫不有術至處事之巧而能善事理之當然是謂術智人有此德慧術智者恆不得
之逸豫而存乎疢疾患險阻備嘗乃動心忍性之機磨練日深即增益不能之地此
德慧術智所由來也
在心之明謂德以照物而[illegible]術之智慧乃
[illegible]術智以
[illegible]存乎疢疾
[illegible]

事業在性中性不在事業中
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
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君子所性 性之發
用如灯火炤一室而不加炤慣中而不損 分
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去
聲○分者所得於天之全
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君子所性仁義禮
神順積中 英華發外
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
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大行在也 睟音粹見音現盎烏
浪反○上言所性之
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
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睟然清和
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
於動作威儀之閒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
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
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

孤臣節○何以驗其然也如臣盡忠子盡孝理之常也獨有疏遠之臣忠不得自效於君庶孽之子情不得自達於親是臣子之有疢疾者也此其心則朝乾夕惕恐已得罪而無一念敢肆其慮患則存隱若惕恐入陷已而無一事敢忽經此等危苦所以磨練中發出一段靈慧盤錯內發出一種智巧天下最難處者悉通曉而利行也疢疾之有益於人如此處憂患者可不思進德之地哉

疢疾種類多而孤孽之疢疾最甚且尤易見故以獨字項起操心是就念慮上說慮患是就一事上說危是危殆不安深是深沉不露危故專一而不敢肆深故精審而不敢忽專精之極故於事能通達也達字兼知明處當知之明是德慧處當是術智此非只爲自身免禍計也替身處孤孽而其心欲成全君父則不得不深計熟慮以冀一悟而凡可以自盡與其所以感格君父者洞悉矣何不達之有

有事章全旨○此次第人臣品格各上截言其品下截論其實總要人取法乎上意

有事節○孟子曰人臣人品不同有一等事君的人其終日所孜孜者專爲君容悅此詔諛之臣品之最下者也

容是使君容我即長君之惡以求容身者悅是使君悅我即逢君之惡以求君之悅者爲是專務意看是字則字非一事偶爲容悅只看是君爲何如君便隨看他意思投合夙夜眷眷惟有此之意容悅之徒不可數於臣列只可謂事君人耳如役隸等也

有安節○容悅之臣固無足言矣有一等安社稷之臣其心所孜孜者惟以安社稷爲悅君爲社稷之主務使主德無缺民爲社稷之依務使民志不搖殫精竭力必社稷安而後此心始安此以功名爲志而富貴不足累其心人臣之忠者也

此悅字與上悅字不同上是悅君之心此是悅己之心註帶上節一句重同一眷眷不忘上安社稷有許多謀猷專功正於處動惕慮輸躬盡瘁以見社稷安處見其以此爲悅此悅字乃嗜璩之誠意兼常変言須指出他一片殉國忠誠處

天民節○然不免爲一國之士也等而上之又有所謂天民者以道自重當其未行之先看達焉可行其道於上而成佐命之功可行其道於下而建寧民之業然後行之道不大行寧遯世而不肯輕試此志於道德而功名不足累其心其品又在社稷

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益損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下文說文王之政此節先說政之效**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承文王事而泛論道理**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他盖反○已歸謂己之所歸餘見前篇

此節只詳文王之政以爲下節之通斷張本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

臣上矣
社稷臣是已仕之臣天民是未仕之臣以先知先覺而全盡乎天理故曰天民達字稍斷而後行三字全重不肯小用其道以狥人上達可後行謂度其君民可以行吾之道而後出若先度其身是學人分內事此其可出則出否則寧處出處皆有意在故總註曰猶有意

大人節○而猶未免有意於止人也等而上之又有所謂大人者德盛而化自神上正其君不必形之諷議也身範克端而君德遂無不正下正其民不必申之禁令也儀表既樹而民行遂無不正此則功在社稷而無計安之勞道濟天下而無必行之迹所謂大而化之者也其人臣之上品乎

天民未出大人已出此正易所謂與天地合德之大人故註以聖代之而字有無心成化神妙不測二意正已無工夫是以見成者言天民註謂伊呂之徒雖聖人之功業他亦能做得來然正已而有思勉之勞物正而有推行之迹惟聖人正已而物自正則有過化存神之妙此大人天民所以異也故總註以有意無意言之

三樂章全旨○此見性分之樂非勢分之樂所能易也不與存非輕視天下只借來形容其樂之眞可樂耳

三樂節○孟子曰君子性分中固有之樂有三雖君臨萬國富有四海而王天下猶不在此三者之中焉

有字重三樂原是固有的王天下只是有天下不是王道之成若是王道之成則不愧不怍固其所必有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其樂尤不讓夫英才樂育也

父母節○何謂三樂父母兄弟孰不欲俱存無故然不可必得也今則父母俱存而享康寧之福兄弟無故而無意外之虞則上可以遂孝養下可以盡友愛家庭間快然無遺恨矣此樂之得於天者也一樂也

父母俱存則得以致吾孝兄弟無故則得以致吾友須闡到君子身上來有故亦多端或夭死或患難或相遠或不良或不協皆是

仰不節○俯仰天人孰不欲不愧不怍然未易能也今則仰無愧無不可與天知俯無怍無不可對人言此克己之功所難能者而能盡焉則覆載之內曠然皆順境矣

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衣去聲○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因其自然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爲其自然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開財源易斂皆去聲○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節財流王教民言承上雙

此樂之樂於己者也二樂也

不愧於天見天之所賦者無不全不怍於人見人之所同者無不盡所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者也本文無克己意程子補出前一層工夫正示人以不愧怍之由而當知所勉也

英才節○人才難得斯道易孤君子成物之心多有鬱鬱不得遂者今惟舉天下明睿之才以所樂於己者教導而育養之則斯道之羽翼在一堂而宗傳及後世化物一原之分量全矣此樂之公於人者也三樂也

英才以資質言故註曰明睿之才若兼學力則教育字不見分曉教與育亦同既教之又育之俟其成也此樂與朋自遠來之樂同而有大焉

君子節○此三樂者一係於親一係於己一係於道皆吾所固有之真樂而無待於外求者也彼王天下者大位雖可樂孰與天性之尤真樂身雖可樂孰與誠身之尤得賞貴一時雖可樂孰與道傳萬世之無窮君子又寧肯以彼而易此哉故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末節中上三節要得脗意相形與首節虛含宗同三樂之中不愧不怍其本歟不然雖處父母兄弟之間固亦不得而樂其樂雖得英才亦將何以為教而有此樂哉

廣土章全旨○此明內重外輕之等首二節把欲樂遞引起所性句三節正發明所性不存之實末節著在君子身上說言所以不加不損之故

廣土節○孟子曰人惟內有未全往往遷於外遇君子則不然如使地不止於一隅而福員極其廣民不止於一邑而生聚極其眾澤可遠施君子豈不欲之然止廣猶有分土民衆猶有分民所施有限道未大行君子但欲之而已所樂有不在此焉

廣字眾字重看故註云澤可遠施此以一國言對下天下看故欲字狹而淺樂字廣而深欲樂皆是行道澤民上說

中天節○若君子之所樂則何如不但廣土而已而立國中於天下不徒民衆而已而安民甚乎四海則仁之所施者博而無一失不被其澤君子豈不樂之然猶有待於外而所性之真[illegible]不存於此焉

用也 勝旨升○教民節 儉則財用足矣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 此節言民足自无不仁見得足民為急 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焉於虔反○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 就本身所處上形容其大 故觀於海 就人所是上形容其大故字相承說不兩平 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 言聖道之觀以大 猶言難為言猶仁不可為眾之意 觀水有術必觀

上章王天下只說天位此言道大行故又以爲樂中天下而立指建都立極不泥定居天下之中定四海之民是以政教之二節皆施仁之事但有一國與天下之辨故所欲未足以爲樂至於樂而博施濟衆聖人之事也固亦非性外事然於吾性所受之全體則初無增損也故曰所性不存

所性節○君子所性何如雖大行而得所欲所樂也不於性上有加焉雖窮居而不得所欲所樂也亦不於此上有損焉何則其所得於天者分數已定故也此所以可窮可達而吾性不加損也

此是說生來承受之性達而爲堯舜亦不加添些子窮而爲孔孟亦不減少些子分者分也其所分者即其分也天以全理賦於人而人全受之於已便是其該得之分定是合下極定了非說後來工夫註加全體字者言合下萬理具備無少欠缺也分本人人具足獨言君子者以其能不虧大本然也

君子節○若乃所性之蘊蓄何如仁義禮智人所同具之性也衆人爲氣拘物蔽而失之惟君子氣稟清明物欲無累四德皆根於心植立堅固不可搖動根既內深則英華外發其生色也睟然四德之呈露於面而情和潤澤盎然四德之充暢於背而豐厚盈滿以至四德之施於四體手容不待言而自恭足容不待言而自重舞蹈曰得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君子所性之蘊如此豈窮達所得而加損哉

兩君子所性上是所性之分此是所性之蘊分是外面包裹蘊是中間實物蘊猶實也下根心生色皆蘊之所在語類云此是說生來承受之性則首句是大概泛說仁義禮智本着在心上猶根之着土纔有私欲夾雜便從根上剗斷了便無生意根於心是固結在心上無私欲搖動他朱子謂君子是通聖人言又曰見得明養得到便與舊生根則根字自兼性之反之兩項說生色生字緊從根上來此句拖起下三層睟然等皆根中發出的神采正生色處也清和不粗厲潤澤不枯槁豐厚寬大厚重盈溢從容餘裕手足未能恭重必待檢束而後能然須從言而後喻不言是自然不待勉強意本文不言而喻專帶四體集註則云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通帶其生色也以下亦用其意而不泥其字也睟然至末非是說效驗正是根心滿足處所性到此方盡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

由其有大

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此教人以學聖方法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工字大有經營

右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上文僞

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蹠盜蹠也只在上二節理經營此爲欲經營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看出非推其所以然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只爭毫

也
伯夷章全旨○此專重養老與前二老章泛論來歸不同首節述二老之歸以勉人
次節只說文王治岐之政如此末節承言此政因民而易行所以爲善
伯夷節○孟子曰王政莫先養老歸心必先仁人伯夷太公仁人也當商紂無道播
棄黎老伯夷隱居北海之濱聞文王起爲西伯勃然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
老者可歸之以終其養矣太公辟紂之亂隱居東海之濱聞文王起爲西伯勃然興
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可歸之以就其養矣夫文王善養老而得仁人之
歸如此今天下有善養老如文王者則仁人如伯夷太公者必將望之以爲己歸矣
節末二句是承文王事而泛論其道理如此曰仁人者蓋其以天下得所爲念非
止爲一身計也仁人以爲己歸則無不歸可知矣
五畝節○養老當何如觀文王治岐之政可知矣每夫授五畝之宅於墻下樹之以
桑匹婦蠶之而五十之老者足以衣帛而煖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孕字之時而
七十之老者足以食肉而飽矣井田百畝匹夫耕之而八口之家皆可以無飢餓之
患矣此文王治岐之政也
此槩舉文王治岐之政爲下節養老張本見只於養民之中陰寓養老之政故下
節即承此節而言其善也此節是敍下節是議衣帛食肉皆言老者無飢獨言八
口正見少壯只要無飢寒老者必介溫飽
所謂節○由文王之政觀之則當時伯夷太公所謂西伯善養老者豈家給而人益
之哉田里有制而百畝五畝之別其宜樹畜有教而蠶桑雞彘之詳其法不過導其
妻子使供其老之衣食而已蓋五十血氣始衰非衣帛則不煖七十血氣愈衰非食
肉則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而老者不得其所矣文王之民皆得衣帛食肉而無
凍餒之老者正以其因天下之利教天下之民率天下之民養天下之老愛溥而無
私惠周而不費正此制田里教樹畜導妻子使養其老之謂也養老之易行如此今
之人主可不以之爲法乎
此節即承上言文王之政指出養老之善來見不待家賜而人益也所謂非孟子
謂乃旨自夷太公立文王所謂也則田里句是因民所利而利之道其妻子二

未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
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
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
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爲義者又學者所
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
何爲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爲善○孟
爲我與自私自利不同然與爲己有別
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爲我之爲去聲○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
取爲我者僅足於爲我而已不及爲人也列
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一不爲爲一毛皆全執一
不以一毫利物是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
意
利天下爲之放上聲○墨子名翟兼愛無所
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
據其名迹似近於道非眞有賢於彼也
也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
也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
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錘

句又承上二句來勿作三平五十四句又泛論以引起文王之老無失所也此字指上制田里四句謂守打轉節首謂字文王之老者多少受用都包含在無凍餒三字中若過於鋪張反無意味文王之善養不過制田里教樹畜導妻子以使養其老而已在上不煩頒賜之勞在下自有仰事之備易行如此今之諸侯何憚而莫之行也

易其章全旨○此專重富民精神全在使字直貫二節正是使處下節咏歎聖人所以仁天下亦不外此以見使民富爲最重

易其節○孟子曰治天下者莫重於養民如田疇乃民之常產必使各盡力於南畝而無妨耕耨之時租稅雖國之常賦必輕減其征輸而務存寬恤之意夫田疇易則地利之所獲甚豐稅斂薄則租稅之所供有限民可使富也所謂開財之源如此

易薄皆屬上人説使字方有力易只是不奪農時使民得盡力南畝便是薄只是什一而取不是減稅

食之節○然又不可無以節之也食必以時一切凡食用財者皆在所禁川必以禮一切濫用傷財者皆在所省夫食以時則生殖滋蕃用以禮則經費有制凡易薄所餘之財自不可勝用也所謂節財之流又如此

食之用之自民言兩以字是上教之如此以時見非時不妄食如魚鼈不滿尺人不得食果實未熟不得采取之類不但朝饔夕飧而已以禮見非禮不妄用如供老疾宴賓客無故不殺牟不但冠婚喪祭而已上節是貧者使之富此節是富者不復貧兩節相承說

民非節○夫此特足民之道耳而豈僅足民已乎民非水火不生活宜若在所吝惜矣乃昏暮叩人之門戶以求水火無有吝而不與者何哉以其至足故也聖人治天下知民之所急在菽粟凡所以開其源而節其流者無所不用其至使有菽粟如水火之至足焉民間之菽粟既如水火則禮義生於富足而民皆興行有無可以相通緩急不難相濟焉有私吝殘刻而不仁者乎夫仁民之化即在足民如此治天下者可不以養民爲先務哉

此節只頂上文咏歎以極言富民之效耳另起爐竈便失語脈上兩節正指菽粟

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據有執處而成非不排安排著則不中矣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止賊仁義時中也舉一而廢百也惡爲皆去聲○賊害也爲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爲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鬬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鬬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

之多故借水火以形之民非水火四句只引起至足以帶由民仁意見得養民最重仍歸合上二節求無弗與便是仁之景象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上兩節是也使字正指易薄時禮四項菽粟如水火即可使富不可勝用二句使菽粟如水火使之在上菽粟如水火民足在下一句滾落不得此仁字淺看只照求無弗與說即推有餘以濟不足不慳吝而盡其孝友睦婣任卹之道便是不是足後方去求仁說到仁字正極言富民之效耳章意未重仁字也焉有不仁三字見仁即在富之中是自然而然意仁字既淺看便知猶有教化之事在孟子止言相因必至之效之理故未言及教化耳非竟抹却也

孔子章全旨○此示學者以希聖之方首節狀其大次節教人本處尋求末節見學者不可躐等而進大即寓本惟其有本故必漸達意不一串

孔子節○孟子自道至孔子而極大哉孔子之道乎游其門者殆猶登山觀海然蓋在一國則高一國其諸登東山之高而小夫魯焉在天下則高天下其諸登太山之高而小夫天下焉是故凡水皆水也而觀於海者自覩乎汪洋浩瀚之勢則衆水皆難乎其為水矣而況遊聖人之門者乎親聆乎仁義道德之宗而百家衆說皆難乎其為言聖道之大如此

孔子二字頓斷讀操或問語類俱以登山觀海與難為言句而註中所處益高四句又分明平說則高大二字是言孔子所處所見是言學者登山觀海只一例看總是形容孔子之道之大非以上二句為孔子所處之高下二句為學者見孔子之大也故觀於海一故字只是從登山轉出觀海非承上另為一意也難為言言字指天下之言須知聖門不當是言語若其難聖言之大只講得上面一邊

觀水節○孔子之道固大矣而要其所以大者有本也觀水有術惟於波流瀠迴水勢猛急之處觀之則知狂瀾之滔滔乃源泉滾滾者之所出也而其本可見矣觀日月有法惟於些小空隙光明必照之處觀之則知普照之無遺乃貞明之不息者所出也而其本可見矣然則孔子之道川流原於敦化而水之由源而達焉也光輝根於篤實而日月之由明而生光也其大而有本何以異哉

已矣○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平日乖迓故臨時自不暇擇人心亦皆有害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取舍之分明有工夫人能無以飢渴之害在不似矯情一流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和者嫌不介故特表之○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止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井爲學為治言○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

下手惟加其未而後可循序漸進庶由成章以至於達耳瀾字與照字對不與明字對瀾是水之大其源即是本容光必照是日月之大明處即是本聖道千變萬化泛應曲當其大也至誠無妄一理渾然則其本體在天謂之明與及地謂之光容光必照即無微不入之意此即一端以見全體二者皆是於其用處知其本承上文以比聖道之所以大者以其有本也註則知其源之有本謂知其源之為有本也非源自源而本自本源即水之本明即日月之本

流水節○聖道大而有本如此學聖者豈能一蹴而至乎彼流水之為物也必盈滿於此而後可流通於彼若積水尚淺未至於盈科則坎止有不行矣水之進必以漸如此況君子之志於道有不由漸而後至乎故必日積月累學問成就有文章之美然後可以層累而上以達於聖人之域苟未至於成章則是下學之功猶有未盡於此而遽登聖域特懸空妄想而卒歸於無得也安能以自達哉此有志聖道者信不可無漸進之功矣

成章如賜之辨由之勇須個做得成了不是半上落下成章不是工夫字註所積者厚只推原所以成章處工夫在成章以能成章亦隨地位而言如由善信而至美大聖神節節都有個成章蓋善必成個善底章方可達至信信必成個信底章方可達至美一步步達了去方與盈科後進相似行與達俱是漸漸行去達去未便就是盡頭處輔氏謂學者當務實而有漸務實字最好此章雖取聚理錯比成文節許之自此興也欲出觀日施水盈科與也[illegible]瀾容光此也是孟子另一友法

雞鳴章全旨○此明聖狂之界欲人惕然慎所為意旨節就上兩節看出重一間字

雞鳴節○孟子曰[illegible]有[illegible]利而途徧乎天[illegible]而行所謂善也有如雞鳴而起孳孳然勤勉不為[illegible]難[illegible]於舜是亦舜之徒也

為利節○若乎人欲而行所謂利也若雞鳴而起孳孳然勤勉於為利者雖未便至於蹠是亦蹠之徒也

曰雞鳴而起便含得日夕不已意二為字宜活看與行事言凡無所為而為只見理之當為而為者善也若有所為而為則雖其所當為亦利也言善利二字便都該得徒字活看正是舜一邊人是蹠一邊人

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辟讀作譬軔音刃與仞同○八尺曰軔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孟子道未免為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也

曰堯舜性之也 誠者天道 湯武身之也 誠之者人道 五霸假之也 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 昧誠偽之幾故一迷永誤耳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惡平聲○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偽有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

欲知節○夫舜與蹠相懸絶矣而欲知舜與蹠之所以分無他利與善初分之間也
當念之方發非善即利二者相去止爭毫末迨自善而充之至無一之不善則舜矣
自利而充之至無一之不利則蹠矣始差毫釐終繆千里人可不謹於其間哉
分是相去之遠就已成舜蹠說間是相去不遠只善惡分念處分字正應間字間
是兩者相並在這裏一條路做這邊去一條路做那邊去所以為之間不必是善
與利兩念並發於心而兩持未決纔出之間但據善端初起微別於利利端初起
微別於善而聖狂即從此分即是分於善與利之間孟子指出示人正見其端甚
微其幾甚危這裏初分處非善即利並無中間可以躲閃不可不審其幾而謹其
動也善與利之間察之貴乎精守之貴乎一察之精致知之事也守之一力行之
事也分別利善之間全在於知故註引楊說以補其義然本文知字只在一念審
幾上說非致知之知也為善為利但是動時必靜時有主敬工夫存得這天理以
正其本而後從義以方外以達其用所謂動靜交相養也故提註補出敬字
楊子章全旨○此是孟子備道之言見楊墨害道易見子莫害道難知重闢子莫上
楊子節○孟子曰今異端之學紛紛矣楊子專主為我充其為我之心雖拔一毛而
可利天下他亦不肯為也
墨子節○墨子主於兼愛充其兼愛之心摩其頂以至踵可以利天下彼亦將為之
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對摩頂放踵俱是假借詞非實說總是一言其死可以利
天下皆不為也一言其苟可以利天下者無不為也
子莫節○又有子莫者矯楊墨之流而執中於二者之間非不為我也而不至如楊
子之絕物非不兼愛也而不至如墨子之徇人執中如此似乎近於道矣然中無定
在當為我而為我當為人而為人所謂權也今子莫以不偏不墨為中而不知隨時
權變其為執一而已矣
近之謂據名似近於道不作猶賢於楊墨說權者隨移前却以適其中蓋時有萬
變事有萬殊物有萬類而中無定體即是人義稍仁孰非有當於執中時當為我則
為我為中時當為人則為人為中權者正欲稱量為我兼愛之宜而取中也辭之
[illegible]楊子專於為我墨子專於兼愛子莫則無[illegible]

此句尹言 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尹曰太甲篇又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 餘見前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 問尹之事可習以為常 與 與平聲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 此亦僅可而非正法 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 郎傳食為素意 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 功在已身 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 功在人心 是 餐七丹反○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舍陳相更

字對楊墨說

所惡節○執一之所以可惡者何哉蓋楊子爲我而害於仁墨子兼愛而害於義子莫執中而害於權但持偏見而有害於時中之道也蓋害道泒處由當非一端之所能盡今只舉一而其餘自端盡廢賊道如此不深可惡哉

上三節是案此節是斷執一總指三子言吾道之中隨時取中異端之中執中無權吾儒之一以貫萬異端之一以廢百試害仁害義害時中是就他執一上分說他重處顯處其實爲我害仁則已似義非義而先害乎義兼愛害義則已似仁非仁而先害乎仁執中者既害時中則又已不仁不義而兩害乎仁義矣故曰舉一廢百爲我似義非義而有害於仁若是眞義則何害於仁兼愛似仁非仁而有害於義若是眞仁則何害於義蓋仁義本並行不悖隨所在而各得其是所謂權而取中也不可於道外求中中外求權道之所貴者中不中不足以爲道中之所貴者權非權不足以爲中子莫與堯舜之執中名同而實異者係於能精一與不能精一而已

謹經章旨○此總欲人審富貴而安貧賤意就口腹以例人心就飢渴以例貧賤就飲食以例富貴就正味以例正理下節以飢渴當貧賤二字

饑者節○孟子曰飲食本有正味也雖是飢者得食則甘之渴者得飲則甘之皆未得飲食之正味也由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而不知正味哉人心有正理猶飲食之有正味也惟以貧賤之故搖亂其心見富貴即不暇決擇而失其正理亦猶飢渴之甘於飲食不復知有正味也

兩甘字不好是不暇擇意飲食正味如醎苦辛酸甘各調和得宜便是首四句先引起末二句方正講人心有害照註作貧賤說但雖主貧賤而實重貪富貴意

人能節○貧賤之害心無異於飢渴之害口腹可見貧賤者人心之飢渴也以貧賤而動心是以飢渴之害爲心害也有人於此能以道御情以理制欲而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是其識見高明持守堅定希聖希賢不難矣尚何不及人爲憂哉

飢渴就當貧賤字看言心不爲貧賤所害如口腹之不爲飢渴所害然能無以三字有力過人遠只就安貧賤上指他識明守定說不必推開到將來德業此則取舍之意同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墊丁念反○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 非字惡在是也字非孟子斷詞俱就爲士的心裡說 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惡平聲○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爲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

分明但未存養功密故猶有不及人處然已是聖賢路上人從此做去何憂不及
不及人人字以聖賢言
柳下章全旨○此從和上想出介字介是和之骨蓋和之介難知故孟子特表之
柳下節○孟子曰人情和則至於流若柳下惠者人皆知其和矣豈知其直道自守
確乎不易雖以三公之位以易其所守之介亦不可得也此和之所以不可及也
介是耿耿自持不狥流俗註謂有分辨之意蓋界限之界同凡事各有界限甚分
明不可踰越易換也得三後知矣介便是以三公易其介設言以見其必不可易
耳他聖人皆能不以三公易其介獨稱惠者以惠之和嫌於不介故也此與論語
之論夷齊皆闡幽之意註微顯二字只帶過說
有爲章全旨○此儆爲學者當要其有成意
有爲節○孟子曰人之自棄者不可與有爲苟知爲之矣而不及其至亦等於自棄
也故有爲者譬若掘井然有爲用於有成猶掘井期於及泉也使掘井至九仞已有
及泉之勢矣而不及泉而自止則井置之無用將舉九仞之功而盡廢之矣猶爲自
棄其井也學者始勤終怠而卒歸於無成者何以異是哉
有爲兼學問事功說正意只有爲者何三字內包必要成功意辟若掘井亦包必
要及泉意上字頓斷下只承上反說猶字見九仞猶然況未至九仞者乎
堯舜章全旨○此舉帝與王之誠以別霸者之僞重五霸身上發論看下節可見
堯舜節○孟子曰自帝而王而霸世道升降之機也而心術之誠僞不能無辨堯舜
性于此道生知安行得之自然也湯武身乎此道心體力行得於勉然也皆實有此
道者也若五霸者既失所性之原又昧反身之學特外借仁義之名以文其貪欲之
私蓋假此道而無其實也
一之字指道註以仁義言者道不外仁義也性身本死字今俱作活字用性之是
合下稟得便恁地去後來不費一些氣力身之是着實在已身上下工夫做到那
田地性與身雖有安勉之別總是一個誠不必分低昂五霸則全是僞了假之如
內則驩虞不補似仁義施於民外則會同征伐似仁義及於世其實皆裝點出來
的故曰假理一也而氣質不同性之者氣質無一毫求雜偏枯自然全乎天之所

即其平日之操而設言之非是事也簞非義
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
之國亦好但大倫一失始見其无足觀王
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
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食音嗣○仲子陳
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
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
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
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桃應問曰舜
信其大節而遂以爲賢哉
在人情言來似覺兩難桃應
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
弟子也其意以爲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
公皐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
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
極非以爲真有此事也孟子曰執之而已
想守法之心如此
矣言皐陶之心知有法而
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然則舜不禁與

與者也身之是去其夾雜偏枯所謂克己復禮是也假則任其夾雜偏枯流而
爲貪欲之私矣末句與上二句分一誠一僞對看
久假節○夫假之本非眞有假之久而不歸則人之不疑彼亦不自知其非眞有也
始也以之欺人終遂至於自欺此終不可入堯舜之道而爲三王之罪人亦可慨矣
假人之物必歸於人此不歸字不必說不歸於眞只久假便是不歸言假之久而
安也初假之時畢竟自知非有只是假得慣了遂全然不覺故孟子深歎之
伊尹章全旨○此卽伊尹以泛論人臣見權非聖人不能用也全重一志字上
伊尹節○公孫丑曰嘗聞伊尹曰予不欲習見嗣君之所爲不順義理也因放置太
甲於桐當其時民大悅悅其匡君之過也及太甲處仁遷義而賢矣又反之以迎歸
於亳當其時民又大悅悅其成君之德也
伊尹言只不狎一句下五句是敘其事
賢者節○由此觀之凡賢者之爲人臣也設遇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而置之與
此是卽伊尹以泛論人臣可照伊尹例否也故末節可不可俱泛說
孟子節○孟子曰君何可易言放哉當日伊尹之志至公無私爲宗社生民計不得
已而出此使爲人臣者有伊尹之志而何權宜變以曲成君德則猶可也若無伊尹
之志而欲擅行放置之舉則是篡逆也君何可易言放哉
此承上節論意側重下二句志以義定者言以其存乎宗社生民而初無一毫利
天下之心也則可字亦見處變僅可之意非正說也要見不得已意上則字以可
字看緩辭也下則字以無字看急辭也一則何等斟酌一則何等斬截
不素章全旨○此見君子非無功而食也主未仕言君子既仕之功顯而易見在經
綸事業未仕之功隱而難知在國勢人心
不素節○公孫丑問曰詩曰不素餐兮溢言志士不肯無事而空食也由此觀之可
見君子必居位而有功於人國方可食人之食若未仕無功則當耕而食也今乃享
國君之養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子以君子爲無功而食亦未知君子之功正不得
居位而後著也君子居是國也言皆至道動皆至教特有言而君不之用耳如其用
之而言得行於上則邦本以固邦賦以充而既安且富元后以崇聲名以溢而既尊

聲○桃應問也**曰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惡平聲○言皋陶之法有所傳受
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桃應問也**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想當日舜視之心如此
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蹝音徙訢與欣同樂音洛○蹝草履也
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
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
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
爲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爲尊爲
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蓋其所
以爲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
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
處之
事矣○**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

且榮其有益於上如此抑有教而子弟弗之從耳如其從之而教得行於下則人以事親出以事長而既孝且弟無欺於心無僞於事而既忠且信其有功於下如此夫上有功於君則受君之餽不爲靡上有功於民則享民之養不爲泰所謂不素餐兮孰有大於是哉而乃責其不耕而食乎

丑不重不耕只重無功孟子因言雖不仕於人國而其功固大也用之只尾用其言非用之爲臣也從之謂從其教安富尊榮四字正禮言有功之大處二則字充見其收效之甚速然曰用之從之則亦責在君與子弟上子弟指民說

王子章全旨○此論上所志之大尚志是綱仁義是目尚志即上之事居仁由義即志之所以尚處非謂空看其志而無其事也

王子節○王子墊問曰人莫不各有當爲之事惟士也既無官守於朝又無生業於野不知果何所事乎此其意未免有輕士之心矣

尚志節○孟子曰士非無事者也士之事惟高尚其志而已其識見高明其操持正大非泛然爲流俗之所爲者也

尚志正答何事之問此句一章大旨下正詳之尚字着力非隱居高尚之謂見得身雖卑微而志則高邁直超出尋常流俗之表較那功利權謀之論於卑污者迥別志即隱居求志之志此時雖未大行於天下然亦不是空存一個志而已尚字中正有許多實踐工夫在觀下文居仁由義及註中雖小亦爲可見

何謂節○王子墊曰何謂尚志孟子曰志在仁義而已矣蓋仁義之道達而有爲則爲事功窮而有養則爲志向士當未得志時其心以爲殺一無罪之人便非仁也非其所當有而取之便非義也斷然弗爲也其心之所居何在萬物一體之仁是也不待他日而後居之也其路之所由何在一介必嚴之義是也不待他日而後由之也上之尚志如此夫居仁大人之體也由義大人之用也士既居仁由義雖未得位行道而大人仁育萬物義正羣倫之事已備具於所志之中矣烏得以無事輕賤之哉

溺於利欲則卑污志於仁義則高尚仁義而已矣一句斷定下文只申言仁義要見得仁冒天下之道義備萬物之上方切尚字高而已矣見窮善達施取不竭用不窮此亦不足多意殺一無罪非人因一上一下又且諸當下旨一不肯多日之仁等說

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者體之充體者氣之寓子與夫音扶與平聲○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且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張鄒皆云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以勢分言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以性分言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引魯君以證王子言外便見廣居之當居

呼去聲○垤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爲證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

食牛日腹愛在情意

蓋有其志必有其事此時大人之全體大用已備固非全無其事而空存此志也
仲子章全旨○此斷仲子飾小廉而廢大倫之罪所以正天下好異之防也
仲子節○孟子曰仲子之為人也就其不食不是之守推之設使不義而與之以齊國彼亦不肯受人皆以此信其為賢矣自我看來特舍簞食豆羹之小廉而已蓋人之罪莫大於亡親戚君臣上下今仲子避兄離母不食君祿是罪莫大之倫負莫大之罪矣乃以其小廉而遂信其大節豈正當之論哉
仲子二字要頓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九字連讀信者信其賢也信字內便伏下大節字人皆信之作一截讀然字可玩是字指不受齊國舍簞食豆羹只作小廉二字讀国非小廉對大倫看乃小耳人莫大十一字作一句讀舍字作於字小節不受齊國大節大倫也信其大者言人見他身齊國也不受則更無不義之行矣於是遂見離母而遂信其為不居不義之君不食君祿而遂信其為不食不義之食也亡親戚指避兄離母亡君臣指不食君祿上下二字總承
桃應章全旨○此論聖人用心皆天理人情之極也首節是綱中三節言皐之執法末一節言舜之全親問答俱是假說問意在兩難答意各盡此章是就聖人天人極致處說都不在權變人情上
桃應節○桃應問曰天下至尊處常易處變難且如舜為天子皐陶為士師設有瞽瞍犯法而殺人夫殺人者罪當死舜與皐陶將如何以處之乃為情法兩盡乎
如之何照註兼舜與皐陶說
執之節○孟子曰皐陶職在執法不容以天子父而廢法也法惟有執之而已矣
執之是執法非執者職而已矣下得斬截見皐陶之心直無一毫瞻顧
然則節○桃應曰然則舜為天子將不禁止皐之執法以全瞽瞍與
夫舜節○孟子曰夫舜惡得而禁止蓋国法至公原有所受之雖君不得而廢也
書曰天討有罪蓋法本於天制於聖法官相傳世守便是有所受非受之於堯也
舜如節○桃應曰舜禁皐陶執法勢固有所不行若聽皐陶之執法心固有所不忍然則舜於此當如之何以處之
舜視節○孟子曰舜天下孝人也但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視棄天下之大猶敝蹝之

敬在道說

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食音嗣畜許六反○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承上言敬非外飾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家交獸畜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

可見未至聖人

便自負此形

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眾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眾人有之而不知賢

悴也論其心之所極必於皐陶未執之先竊負瞽瞍而逃遵海濱而處將終身訢然
快樂而忘其有天下矣若然既不枉士師之法又得伸人子之情舜之心如此而已
可見爲臣執法爲子竊負背天理人倫之至由此推之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此章只是說兩人合下的心如此原未暇及權制若以權制論事勢到萬不獲已
亦自有變通道理故朱子謂皐必執而不釋舜必去而不留天下臣庶到此自必
議親議貴而舜可不去皐可不執但此是事後之論在當下皐固不以此私於舜
舜亦不以此祈於皐也此總註最精以天子之父尚不可赦況其卑者以天下之
大尚在可棄況其小者蓋天爲理在人爲倫惟其盡天理之極所以爲人倫之至
兼辟與皐陶說

自范章全旨○此見學者當以性分自養只重居字居一句前因王子而感觸後引
魯君以參証總歎性分之居異於勢分之居也
自范節○孟子嘗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中有所感乃喟然歎曰居能移人之氣
養能移人之體大矣哉其居之所係乎 王子者非有生之初非盡人之子歟
喟然一歎眼中觀着王子心中想着[illegible]居居最緊[illegible]居養屬[illegible]故有是居則有是養養本
居來故下[illegible]大哉何言居之關於氣體者[illegible]小非[illegible]上三句泛說夫非句
揚移體[illegible]方既王子[illegible]歎[illegible]便有何氣體之獨[illegible]夫宮室車馬衣服作
一串說註特以所居不同三句即其居使之然註此處且勿露
王子節○王子之宮室車馬衣服雖異於美惡之間大率多與人同其氣體宜無不
同矣而王子之氣體獨若彼其逈異者其所居之位有以使之然也夫王子特勢分
之尊猶能移人氣象如此況居天下之廣居其氣象不尤異乎吾知以仁宅心則浩
然之氣自充塞於兩間以之居身則睟然之光自盎著於四體豈僅氣體異人已哉
此節語脈與上點逗多與人同是因只所資之同非制度華美之同然曰多與人
同亦見有不同處廣居是天地萬物爲一體爲天下極尊之居另有一段精神
未從出尋常氣體之外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者矣
魯君節○居能移氣觀魯君之事又可信也昔魯君之宋傅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

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
各盡其則則
可以踐形矣。○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 欲者未定之辭
朞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 孟子曰是猶或紾
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 姑且之頁剴彼也
而已矣紾之忍反。○紾戾也教之以孝弟之
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
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
之懷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敎
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
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强之也王子有其母死
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 問傅之請數月
何如也 者何如 爲去聲。○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
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爲請於

此傳子者非吾君也何其聲音與吾君相似也夫曾君而守者謂其似我君此無他
然二君地位既同故聲音相似也此王子之所以異也彼居廣居者不益可信哉
此節只說王子之居而廣居意便引起見呼是從者傳呼非因明閉而呼也但傳
呼之聲所以壯君之威嚴亦即以君之氣體守者之言是評詞非臮詞
食而章全旨○此爲時君待賢不誠而發敬字是一章之骨
食而節○孟子曰人君之待賢者貴於能愛敬若但食之而已而無有愛慕之意是
豕交之也即或愛之矣無有尊敬之誠是獸畜之也豈待賢之道乎
以食引起愛以愛引起敬只重敬上愛以情合敬以道合愛止親暱敬則崇重義
豕無愛惜養犬馬有愛惜故豕與獸有別
恭敬節○夫待賢不可不敬何也蓋恭敬者乃幣帛猶未將而先存於中者也
恭敬二字無兩意故首節只單言敬將之未將不是釋恭敬之義只要見幣帛不
可爲恭敬以起下虛拘而申上豕交獸畜之意此節只承上轉下
無實節○夫恭敬在幣之未將是乃恭敬之實也設使以幣帛爲恭敬而無實是亦
豕交獸畜之類耳君子而可以虛文拘留之乎待賢者須無使儀文爲物可也
此恭敬與上節不同上節以心言此節以幣帛言此節恭敬即上節幣字此節實
字即上節恭敬字虛字從實字生虛拘謂把虛套子拘留他不是說君子不當留
只說人君決不能留君子首節敬字即指其有實者蓋徒然往來者未必全無幣
帛只因無恭敬之實故謂之豕交獸畜耳須把恭敬無實與豕交獸畜作一等人
看這章方是一串
形色章全旨○此示人盡性之學把聖人立個標準正勉人希聖意
形色節○孟子曰人生莫不有形有形莫不有色如目視耳聽必有聰明之理手持
足行必有恭重之則是即至精至粹之天性也衆人惟氣拘物蔽而不能盡其性則
無以踐其形矣惟聖人能盡性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是以視聽貌言各協其則而於
形色本然之理無不踐也人可不以聖人爲法乎
形色不平有是形即有是色形字重色字輕言形便該色在內故下文只言踐形
性由於天因天性約之只一理字形色天性非謂形色便是天性乃謂形色中有

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二句斷請數月者不得爲非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短喪者之非 夫言扶○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爲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爲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此出於激成之心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有如時雨化之者漸識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

天性存也如耳目手足形也視聽持行色也聰明恭重天性也耳聽志聽目視之明手容必恭足容必重踐形也踐是當字只是實了他如耳目不聽明耳目便是虛器形色中大此本十分具足人於道理必盡到十分纔踐得他實操註曰充其形謂充踐之無一毫欠也性寓於形踐形只是盡性猶曰踐形猶以性虛而形實故云于上者蓋常也聖人兼性反之二項說踐字在聖人是現成字而在學者是用功字兩性字然後字可以字俱勤重之詞正要見踐形之難亦見求至於聖者皆有負於此形者也

齊宣王章全旨○此以註中至情二字爲主至情卽孝弟重貴丑不重貴爲齊王

齊宣節○齊宣王以三年之喪爲太久欲短少其年月公孫丑乃附會曰三年之喪不行已久今若短而爲期豈不猶愈於止而不行者乎

是猶節○孟子責之曰王欲短喪而子曰爲期是猶人有紾其兄之臂者子乃從容勸諭曰紾從你紾姑且徐徐而已夫紾固不可徐徐而紾亦豈可哉子但當教之以孝弟之道欲自知兄之不可紾矣然則王欲短喪子惟當啟之以三年之愛自知喪之不可短矣何可爲期之說哉

是猶二字直貫到底但就紾兄說短喪意在言外註喪之不可短乃附說不可以弟紾兄之不可紾孝貼喪之不可短孝弟一理故從言之孔子以下方就正意解

王子節○此時適有齊之王子有其生母死者其傅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公孫丑因執此問曰期喪旣曰不可今王子乃請行數月之喪數月之與期年多寡則有間矣若此者何如也

數月二字暗對期字丑問此之王非蓋欲託以自解耳

是欲節○孟子曰王子生母之喪壓於嫡母雖欲終三年之喪而不可得也推王子報親之心雖加一日之喪猶勝於止而不加者況於數月之久乎我前謂子不教王終喪者謂夫情可自盡而不盡也豈可與王子之事論哉

欲爲而不得則爲之請行數月者爲是得爲而不欲則謂爲暮愈於已者爲非

君子章全旨○此見君子曲成之廣五教乎有只重君子教人不重人能受教

君子節○孟子曰君子以大道爲公亦公其教也或因其人品之不同與時地之各異

孔子之於顏曾是已 有成德者 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有答問者 決去聲 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有私淑艾者 艾音乂○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敎也 八當體曲成之心 聖賢施敎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孶孶也 使字便疑敎无成法 幾音機 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 不爲字改廢字正對上何不使

而教之所及不容以一致者其條目大約有五焉
所以字有多少委曲成就意五字見教術之廣下五者乎亦指教言註人品高下貼上四項遠近先後貼私淑說

有如節○有天資既高學力又到所少者點化之功耳君子迎機而啟發之不先不後適當其可如時雨之化養草木者
此是第一等人教法時字最重化之二字重君子點化他他雖兼天資學力玩註重學力邊未化之前非不用教但此處則甚言當下點化之妙不指平日積漸之功

有成節○其次養雖未充而天資純粹德性可以漸至君子為之涵育薰陶抑其太過引其不及使之全體無虧以成就之者其次德雖未優而天資明敏才識可以擴充君子為之開導誘掖去其所蔽矯其所偏使之應用咸宜以通達之者
成對虧言養之純則不虧其體達對滯言動之正則不滯於用德材就天資說成與達則君子教法也有德未必無材有材未必無德分言之者各以其優者言也

答問節○有德無可成材無可達僅有一言之質證但隨問而答以解其疑者
成心達材非無答問但彼原不甚看答問此則徒是俱多不過因一端之疑而啟之要為凡答其問者也

私淑節○更有或同時而相上者遠或不同時而其生也後但迎其覺人之餘澤私竊以善治其身者
此亦君子教澤之所及也兼時地言善治其身不是以善而治其身只是自善其身自治其身也淑字從善邊多技字去聲說令此一教包有上四種在

此五節○凡此五者人品不同各異其施時地不同均沾其澤皆君子之所以曲成天下以為教也教誠多術矣哉

公孫章全旨○此總是言教有成法而其所以教有成法者以道有定體也卑不可復我一句而以此字者也字指點之在君子身上合總來看並無棄人在學者身上合總來看當每自勉而意但不可少
抗二句申道有定體語不能顯二句申教有成法

公孫節○公孫丑曰君子之道誠高絕而高矣美矣精而大矣宜學者之人道若登天

不為拙射變其彀率。為去聲彀古候反率音律○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非若登天 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聽人自從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進退之權在我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榮辱之權在人

然而不可及也君子何不與以卑近易行之法使可庶幾及之而日孳孳自勉也
高美不平美節贊其高宜若登天緊接高字說來句是欲小貶其教不是貶道
大匠節○孟子曰教固不容貶也彼大匠教人必以繩墨不能爲拙工改廢繩墨以狥之羿教人射必以彀率不能因拙射變其彀率以狥之蓋教有一定之法也
註皆字指匠與羿君子教人亦意尚在下文此與下節一意此是比況下是正言
君子節○觀於典禮者然而何疑於君子乎君子之教但示以學之之法不能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引滿其弓以示之而不發矢一般然雖不發而其所得之之妙已如踊躍而畢見於前矣夫隱而不發者中道而立雖知而躍如之妙則其理固顯而易見則非流於卑近而易哉亦非極於高遠而難及君子只中道而立焉耳惟能者由其所引之端究其不發之妙則得於深造總於資歟從之而與爲一矣其亦能者亦何容自貶以狥之也哉
此與上節一意相承總破他登天一問引字發字躍如字因上彀率字而借射以明君子之教註如字勿泥二句一氣下歸重下句躍如就在引而不發之內中道而立就在不發躍如之內只是論教法不是論道體註謂學之之法即博文約禮之教得之之妙乃心領神會之巧不肯是不能說亦是不容說蓋得之之妙即在學之之法中就學之時道理明明發現象似跳躍而出掩藏不住中道猶云中途註無過不及非難非易無過不及言君子引而不發固非不及而易從然不發而有躍如者亦非太過而難從只重非難邊立有決不可遷就意即繩墨彀率之意能者是會做深造以道工夫的與上拙射對看從即上所謂殆及也
天下章全旨○此爲當時殉人者發上節引起下節
天下節○孟子曰君子之身與道爲一者也當天下有道正吾身顯達之候也則以道殉身蓋身顯而道亦與之俱顯矣若天下無道正吾道可藏之會也則以身殉道蓋道隱而身與之俱隱矣非以道殉身即以身殉道者之所聞者如此
一道字兩段之相分以道殉身以身殉道說着有道是身出之時以身爲主無道是道屈之時以道爲主註兩必字要看道在必行是道即隨身身在必退是身即道者道欲曰殉上君子非惟剋志自待不以道徇身更甚殉人丑道持不以

者也以道從人妾婦之道○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更平聲○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俱指問道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長上聲○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該爲者○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決已不得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該厚者實有不能無所不薄也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爲者也該緩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其進銳者急不得者其退速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

身殉道亦便是殉夫兩者俱與下殉人對者
未聞節○未聞枉己之道以殉乎人者也彼殉人者豈得謂之道哉
殉人是與世浮沉隨俗俯仰亦緊跟上不離意只可云以身殉人如何云以道殉
人若既殉人更成甚道其當時遊說縱橫之徒自謂懷道干時其實身出而無道
可行道屈而身不知退只緣殉人而已何道之有故曰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滕更章全旨○此見受道以虛心爲本
滕更節○公都子問曰滕更以國君之弟來學於夫子之門若當在禮貌中乃每有
所質問夫子非而不答果何故也
禮即主答問言
挾貴節○孟子曰學者不貴執求教之禮而貴有受教之誠不可以有挾也若於其
爵位挾貴而來問或挾其才能挾賢而來問或挾長而問恃其年加於我或挾有勛勞
而問恃其有功於我又或挾故而問恃其有故舊於我皆在所不答也今滕更來學
而不免自二焉我所以不答者正欲矯其矜己陵人之失而發其尊師重道之情也
挾在心然有諸內必形諸外挾此數者來問豈師之待我當加人一等意公都了
所謂在所禮者想亦奮貴與賢有可挾處疑孟子正答以其挾貴挾賢學識有
於不章全旨○此舉人情必至之勢以示戒
於不節○孟子曰人固不可不用其心亦不可過用其心以處事言之凡事有關於
綱常切於性分此不可已者也若於不可已者輙止而不爲則怠心勝而於天下之
事無一不可已矣以待人言之凡人有情愛相屬分誼相維此所當厚者也若於所
當厚者輙薄之而圖恤則忍心勝而視天下之人無所不可薄矣
無所不已非說凡事在可已者若果在可已已之正合該的了孟子何爲責他只
是比那不可已者稍[illegible]且無所不薄倣此厚如父子兄弟之屬理之所當然而人
之不能已者薄謂國與天下兩下句即於兩上句決之就當下說非推說日後也
其進節○以所爲言之雖貴敏動亦必漸進若志意太高工夫太驟則躁心勝而氣
激易衰力竭難繼其退必速矣夫頹靡自安者固不可以自爲急遽無序者亦同歸
於廢弛君子可不懲夫過不及之弊而酌緩急之宜哉

過不及之不同然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
卒同歸於廢弛
施恩有等俱是人情天理之當然
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
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
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
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
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
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
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
但自論理不論人急字重看
本故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
無僞也
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
唯日不是之心即既務既親而心之急猶
未已也
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
親賢也 知者之知並去聲○知者固無不知
然常以所當務者爲急則事無不治

而其爲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爲仁也博矣
只言舍大而小爲不知務耳非謂盡於其大而可置其小也
飯扶晚反歠昌悅反○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盡心章句下凡三十八章

此節兼進修與事功說蓋爲學自有次第工程爲治自有施爲緩急從容漸進力乃可繼追以求之只是個浮氣用事自不能堅忍而久安得不退速退速卽於進銳時決之蓋當意氣方盛之時已有易衰之勢不待意氣已衰之後始見也

君子章全旨○此爲當世之二本者發上截遞推以見恩不可過下因順說以見施必有序上截遞重到親親下截卽提起親親以串下二句總歸重親親上

君子節○孟子曰天下之理一而其分各殊君子於物也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以愛之矣然但愛之而已而未必有體邮周詳之意則愛之而弗仁也其於民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以仁之矣然但仁之而已而未必有大倫維繫之思則仁之而勿親也然則於誰而親之乎吾有親焉固大性之眞一本之誼亦在民物之數者也君子隆一本之恩以親其親而因推親親之念以仁民自不得以待親者概施之民也此所以仁之而弗親也偏民胞之度以仁其民而因推仁民之心以愛物自不得以待民者概施之物也此所以愛之而弗仁也於無所不愛之中而不失親疏貴賤之等權君子爲能善推所爲也

上二句虛提下二句分解前兩而字作然而二字看後兩而字作而後二字看弗仁弗親者蓋仁其所愛無論仁不能偏且何以處當用吾仁者親其所仁無論親不能周且何以處當用吾親者此自是理勢之不可予只是一箇親親凡仁民愛物都從親親分派出來自然有此劑量等殺耳墨氏兼愛纔厚於民物便是薄於所親不待於後而最其難總也墨要全任其仁弗親下截二句有三義親用之親仁用之民愛用之物施之各當一也親親仁民愛物以次差等推之有序二也仁民愛物總只在親親用力此處厚一分下稍有一分歸於一本三也凡生於天地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也是之謂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等民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之說極有味此見分殊只是理一中分殊而義只是仁中之義也然則知其理一分殊而施之有序卽是知做到無過不及有節有文卽是禮此仁之所以兼四端而該萬善也

知者章全旨○此見堯舜知務知仁平列其目入君道言首節泛言知仁又只有所急

而舉堯舜以實之下節是不知務樣子
知者節○孟子曰道莫大於仁知然有要焉知者固無所不知也然欲事事知之則知不能偏而事之廢弛者多矣惟於所當務者而厲精以圖之則弘綱既舉細目自張而事無不治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所不愛也然欲人人愛之則愛不能偏而人有遺者多矣惟於賢者而虛己以親之則眾賢在位庶事日理而恩無不洽其為仁也博矣古來稱仁知者莫過於堯舜堯舜之知非物物而偏知之也其所急者惟先務況知不如堯舜者乎堯舜之仁非人人而偏愛之也其所急者惟親賢況仁不如堯舜者乎

上四句言知仁之理下六句舉堯舜以實之急先務如堯之舉相治水舜之舉相去凶是也急親賢如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是也當務者隨時因事不同故本文不實指治天下莫過於親賢故指實言之先務既治則凡在當治者當無不舉矣賢者既親則凡所當愛者當無不及矣非先務與親賢之外皆無所事也註補事無不治恩無不洽句正同抱上無不字以見盡知盡仁之方即在於此不偏物謂不偏物而急之非不偏物而知之也

不能節○若知不急先務仁不急親賢而惟瑣細之事是圖譬之喪服三年之喪是重服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是輕服乃今於父母重喪不能自盡知於緦麻小功之服討論之必詳又譬之飲食放飯長歠是大不敬齒決乾肉是小不敬今乃於放飯流歠之大過不知自檢却於乾肉無齒決之禮講求而不置是正所謂不知務也舍重而圖輕得小而遺大知仁之不知務何以異此為治者可不審乎

此舉不知務故樣子非是不知務之實是之謂三字乃指點之詞言亦當我出知不急先務仁不急親賢何以異是意不知務是併結上文當務親賢為務二務字不重屬知邊孟子所譬特言舍大徇小者為不知務耳非謂能三年之喪則緦小功有不足察無放飯流歠則齒決有不必問也註識其全體謂必當無不知無不愛知所先後謂能急先務急親賢上下兩層俱起

不仁章全旨○此借梁惠王以醒當世所以杜天下之殺機也
其仁節○孟子曰君德莫重於仁乃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王於愛人以其所愛及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不愛非直不愛但較所愛為少薄耳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公孫丑曰何謂也下其本謂太子自將血十卒用命土地可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埋意本謂太子自將則士卒用命土地可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得故因此取敗便似驅以為殉也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鬬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

下之大罪者也
兩善字重看惟戰陳之善故殺傷愈多而罪以滋大大罪全在殃民上
國君節○夫善陳善戰不過欲爲人敵耳不知人君所好誠在於仁則天下之人皆樂歸於我自無與爲敵者矣奚用此善陳善戰之人哉
好仁從上戰師轉出彼謂爲戰陳無可敵天下而不知好仁則自無敵好仁當兼不時修德行仁臨時弔民伐罪言天下無敵謂天下不與之敵也非是敵他不過
南面節○何以見仁者之無敵如湯好仁之君也其十一征也南面而征北狄之人皆怨東面而征西夷之人皆怨怨之者皆曰我亦苦於虐政也何不先來救我而使我獨後也夫湯師一出而民心屬望如此湯好仁無敵此一驗也
重奚爲後我句見無有與湯敵者夷狄在荒要之外猶以後我爲怨則中國更可知而天下豈猶有敵之者乎
武王節○又如武王亦好仁之君也其伐殷也革車不過三百兩而已虎賁不過三千人而已未嘗盛兵衆多戰士也
此二句重三百三千字兩句其意不尚兵威以矯上善爲陳善爲戰之意尚未說到無敵無敵至下若崩句方見革車試雖重之皮車虎賁執射御之親軍
無畏節○乃觀其伐殷之初武王惟恐殷民之畏己也撫之曰爾無畏我也我此來固將除暴以安寧爾也非與百姓爲敵也而殷人欣欣感激稽首至地若獸角崩墜然夫武王不以力取勝而商民輸誠如此武王好仁無敵又一驗也
此二條總歸重若崩句見與湯之奚爲後我同一無敵也上言不尚兵威此又言王曰三句非以不能取信故爲解釋以安其心蓋叮嚀慰諭將犧相關此仁心流露處故商人聞言稽首相迎而歸附恐後也三條雖皆書詞不算引書且同異可勿拘也
征之節○夫國君好仁而自能無敵於天下者何也蓋征之爲言正也謂其以仁義之師正彼虐民之國也百姓爲暴君所虐各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又豈有與之敵者既無敵則焉用戰既不用戰則焉用善戰之人哉
此不重穰征字之義只因得武之事看來以申明好仁之無敵而徹回首節去也

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爲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民心歸仁見無敵之故 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焉於虔反○民爲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孟子曰梓匠 全在學者循規矩而熟之自然生巧 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末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 飯糗四字畫出困窮光景袗衣八字畫出重華氣象若爲若固四字淡治精神 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袗之忍反果說文作婐烏果反○飯食也糗乾精也茹亦食也袗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

焉用戰是善為戰陳者直無用處

辨匠章全旨○此勉學者之自求心悟也本文如詩六義之比未嘗說破正意

梓匠節○孟子曰敎有可以言傳有不可以言傳彼木工有梓匠車工有輪輿其教人之法則之規以為員與之矩以為方循一定之制而導之使從此是可能者也若由規矩而熟之機發於心而妙應於手所謂巧也斯則不泥於成法之中又不出於成法之外權在人之自悟耳安能以此教人哉然則聖賢之道下學可以言傳即規矩之謂也上達必由心悟即巧之謂也學者所當會於心矣

巧即規矩熟後自得之妙未有舍規矩而可以得巧者上達即下學之覺悟處未有舍下學而徑可以上達者但巧與上達非教者所能致力耳未嘗以為出於規矩與下學之外也與之規矩便是與他巧了但悟即是巧不悟仍是規矩耳

舜之章全旨○此形容聖人之心不以窮達而加損也蓋聖人盡性隨遇而安不以物動乎己也無預於己不以己隨乎物也故孟子把一逆一順合形其心體如此

舜之節○孟子曰常人之情未有不隨遇而欣戚者嘗稽帝舜其始之飯糗茹草也貧賤極矣而舜不知為貧賤也吾窺其心殆若將終身焉及其後為天子也被五章之服鼓五弦之琴且侍之以堯之二女富貴極矣而舜不自知為富貴也我窺其心若固有之遇雖懸而心則一非大聖人所性分定其孰能之

兩若字旁人想像他如此舜初不曰知也及其二字文法雖層折講法須兩平終身固有須互勘看以後之富貴觀之舜非終身貧賤而乃若將終身以前之貧賤觀之舜非固有富貴而乃若所固有當夫富貴之時絕無望富貴之心及其富貴之時又若素富貴之人蓋真見外物之不能爲損益故耳聖人之心純是一團天理窮約也是如此豐樂也是如此只是不動心而已

吾今章全旨○此為妄殺人親者戒重末句之無異自殺其親以示儆戒之意

吾今節○孟子曰我向但知殺人之親為不可今而後乃知殺人親之取禍至重也何也夫親莫大於父兄今人但知殺人之父兄便以為仇不知殺人之父人亦必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必殺其兄然則初心本非忽於自殺其父兄也此往彼來其者特間一人耳其實與手刃父兄者何以異乎為人子弟者當惕然省矣

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今而後四字是問歷往事一定不爽而欲人其知共儆之詞**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閒耳**閒去聲○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閒者我往彼來閒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稱古以罪今故並原其意譏察非常**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斂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為阱國中此以園囿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孟

章意主報復說今而後三字作已然之詞恰如恍然大悟意欲使時君無動於忿
欲家怨息爭以保其宗廟邦族而勿以嗜殺曆顯戮也一間猶云止隔一番手耳
卽假手於人意
古之章全旨○此爲當時借法以行私者發從禦暴處挑出爲暴有無限怪嘆意
古之節○孟子曰事有在古爲良法在今爲弊政者如古之爲關也將以譏察非常
異言譏察之異服譏察之以之禦暴此設關之本意也
今之節○乃今之爲關也將欲征稅出入商貨之入必有征商貨之出必有征而以
之爲暴民其如之何哉卽一關而古人禦暴之處適爲今人行暴之資不重可慨哉
將以二字原設關之意如此言外見存古法者亦失古意況其變古法者乎關則
一而古今所以爲關之意則不同譏察非常爲義也天理也征悅出入爲利也人
欲也天下之事莫不然孟子特與關之一重言之二節上輕下重
身不章全旨○此見人當盡道意上二句以感化言下二句以命令言
身不節○孟子曰道通於人已之間行已率人皆未有能外是道者也如使身不行
道綱常未立倫紀勿節則雖妻子至近亦將導之而不化矣況其遠者乎如使人不
以道工作非時奔走無節則雖妻子至親亦將驅之而不從矣況其疎者乎然則欲
道之卽行令之卽從惟在本諸身者皆合於道而已
兩段雖各開是正面但道理自有偏全之不同不行於妻子百事不可行不可使
亦在其中不能行於妻子卻只指使人一事言之兩言妻子者非專爲妻子也以
妻子至親近御者以爲天者尚且不可化不可令況他人乎
周子章全旨○此勉人蓄德意上段引起下段
周于節○孟子曰人貴蓄積然後有餘用如人有遭凶荒而飢死者由于利之不足
耳苟使家有餘資庫有餘粟雖當凶荒之年可無匱乏之患矣人有當邪世而淫
者由于德之不足耳苟使仁義備諸已道德積之躬將見識趣高明持守堅定雖
淫誠之世必不從邪慝之俗矣故君子不以一長自足所以周其德也
性體原萬善皆備周是事事皆精件件皆到兼定見定守意周字前有知行工
在故註謂積之厚邪世與亂世不同治亂以政言邪正以道言如功利之說

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 與 近只見達非單言
能行於妻子 妻子也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之
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
言之不能行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 周徧則无遺問宿則充
者令不行也
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 矯情者勉於大而難矢至誠上日不忍小而
簞食豆羹見於色 有常 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
好名之人矯情于譽是以
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
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眞情之發見矣蓋
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
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孟子曰不
得人以任國
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禮道而分定 無禮義則上下亂

之敎皆是不能亂者有定見則邪不能眩有定力則邪不能搖玩註中應用有餘不但不爲邪世所惑分明有轉移世道砥柱中流手段如孟子陳仁義稱堯舜折縱横之談黜詖淫之說正應用有餘實事識不到則眩如荀或之從曹操是也守不到則敗如揚雄之爲莽大夫是也氣不到則懾如王坦之之倒執手板是也

好名章全旨○此爲欺世盜名者發其病全在一好字名之所在則讓名之所不在則爭爭讓未必至此特舉其極以形容之

好名節○孟子自觀人者不徒徇其名而當考其實蓋讓人所難能也以千乘之國讓人尤人所難能也然有一等好名之人雖千乘之國可以取於人也亦將辭之而不居未可與於人也亦將委之而不吝謂其足以干廉讓之名也尚非眞能讓國之人則雖簞食豆羹得之則喜失之則怒反不覺其見於顏色間矣是我能舍於大而不能舍於小也前日之讓國爲名譽所强今日之動色乃眞情所發也觀人者信當考其實而不徒徇其名矣

好名之人胸中原是一團私欲彼見得千乘之讓是手舉目指視所集能人所難人未有不以賢稱者故因名而護被他勉强支持掩蓋過去至簞豆得失所係至微人不暇注耳目自家也忽略了遂不覺其鄙吝之眞情實態發露於忽易不虞之地也讓國原非眞顧道義所謂非其人也蓋其讓則是其人則非其人乃承能讓國之人人字承非承好名之人人字承好名之人便是非其人能字是着力勉强見字是自然流露着於自然流露處纔一着眼則底裏盡現矣故註就觀人上言見於色謂得之則喜失之則慍見也註見其所安之實謂所勉之事在讓所安之實在爭也

不信章全旨○此言爲國之要道仁賢國之楨幹禮義國之防維政事國之綱紀三者皆不可缺而以仁賢爲主蓋禮義自仁賢而出政事自仁賢而修也

不信節○孟子曰爲國之道多端而致治之要有三國恃仁賢爲輔也若信任弗專而存一猜疑之心則賢者皆墮志解體而朝廷無復有所倚賴矣國有不空虛者乎仁賢是有仁德之賢人不必分看信不僅是在用乃推心置腹一不惑纔搆始終如一之謂若外親內疎始用終疑便是不信信仁賢則君有所輔民有所庇社稷有

亂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定民以裕國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言是幸有者有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論理則民重論權則君尊君爲輕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爲本社稷亦爲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可見人君行事須順民心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丘民

所犯姦宄有所憚不信便數着都無可恃仁賢雖有若無不必說到賢者去國而後爲空虛也
禮義節○國恃禮義爲防也苟縱肆弗檢而白壞中正之制將上逼下僭日入於悖亂而莫之救矣國有不亂者乎
禮是尊卑上下一定之體統就其中截然不可犯處便是義禮字爲主義節所以爲是禮者之理也專在名分上說亂謂尊卑顛倒上下淩夷
政事節○國恃政事爲其也苟廢墜勿脩而全無經理之方將民貧國耗日憂匱乏而莫之贍矣財用有能足者乎三者爲國之要也
政是人綱事則其中節目政事非專爲財用但不脩政事則慣弛成風耗蠹百出財用自然不足足字通上下說註生之取之用之三之字指財用道字度字節字即政事所在也周禮九職任萬民是生之有道九賦斂財賄是取之有度九式節財用是用之有節三項總見開源節流之意三句以仁賢帀下國雖亂人能定之國雖貧人能足之上下亂是無國體財不足是無國紀正是空虛之象
不仁章全旨○此見得天下之必以仁當時諸侯互相吞噬皆思以智力取天下故孟子特喚醒之意歸重下二句
不仁節○孟子曰天下雖有適然之數終不能勝必然之理如不仁本不可得國也然或遇昏庸之會逞私智之巧上以力脅其主下以術愚其民或能盜千乘之國者有之矣若以不仁而得天下者吾恐四海之廣兆民之衆欲以力制之而不可以威屈欲以術愚之而不可以計欺求其成混一之舉而遂僥倖之圖者未之有也
不仁二字重註騁其私智上騁其私智兼愚弄人制服人二意如田氏厚施而取齊是愚弄人者仁卿滅智范中行而分晉是制服人者得天下重註得勢民之心上見決非威勢所能懾服智術所能籠絡也有之彷彿之詞未有決斷之詞朱子列卿說於後圓足孟子議論正見孟子此言實是千古不易
民爲章全旨○此爲肆虐於民者發專重民爲貴句次節申民爲貴三節申君輕於社稷則輕於民可知亦見民爲貴未節中社稷輕於民亦見民爲貴
民爲節○孟子曰國之所恃以立者三曰民曰社稷曰君然就三者較之民無尚尊

而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
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爲諸侯耳
是民爲 亦由害民求
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爲人所滅
則當更立賢君是
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 嫁其不能庇民
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盛音成○ 祭祀不失
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爲民御災捍患則毀其
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
是社稷雖重於
君而輕於民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
稱夷惠而不及孔子者孔子道大德全而無
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
迹故學之者終身效法而不足夷惠高行
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
潔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旦感發而有餘
寬奮乎百世之上句 **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

之勢而有可畏之形其至貴者也社稷者報祀爲民生而報所穀爲民命而祈不可與民並論矣社稷安之而於君雖爲神人之共主實由民心之愛戴社稷之安寧又不可與二者並論矣君爲輕焉

以理言之則民貴以分言之則君貴固並行而不悖者也三句解釋在下文註國以民爲本云云宜渾說社祭五土神稷祭五穀神以其均有以養人也周禮圖社稷壇相並社壇在東稷壇在西各三級壝在四隅如矩曲方天子社壇方五丈取五方五色土封之諸侯半之各以其所守之方一色土封之皆冒以黃土

是故節○所謂民爲貴者何以見之蓋小民之心未可易得也若使能得邱民之心則民心所歸即天命所向可以履帝位而爲天子矣若得乎天子之心不過得爲五等之諸侯而已得乎諸侯之心不過得爲三命之大夫而已豈比得邱民之心哉此可見民爲貴矣

首句重下二句配說註天下歸之是以位言下以民言

諸侯節○諸侯之立所以主社稷也苟淫佚無道危及社稷則當變置君位更立賢者以主之而不能有當尊矣可見君既輕於社稷而輕於民可知矣

此三節特解社稷次之二句意不甚重危社稷根虐民來變置是天子變置其人非滅其國也註管孚亦據理如此此可見諸侯有變而民無變

儀牲節○社稷之立所以佑民生也苟所陳之犧牲既備腯而皆成所供之粢盛既馨香而告潔春則祈秋則報復不愆其祭祀之期然而或旱乾或水溢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遷置地所以示更新之意而社稷不能有當尊矣社稷雖重於君猶不免輕於民之爲貴如此然則民可忽乎哉

水旱便是爲害於民變置是改立其祀神之地以示更新非改立其神也此可見社稷有變而民終不可變也上註着無道二字此着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句明兩者之變置都從民上起見正見說君說社稷總是托起民爲貴一句來

聖人章全旨○此是極力推尊夷惠處只重百世之師句此句提起下即夷惠流風之遠而斷其爲聖人

聖人節○孟子曰行造其極之謂聖人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蓋伯夷

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

○孟子曰仁也爲仁由己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遠人非道

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重出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非道之故君子孔子也戹與厄同君

雖往而清操如在故今聞其風者即愚頑之夫亦變而有知覺怯懦之夫亦變而有立志柳下惠雖往而和德如存故今聞其風者即偷薄之夫亦變而爲敦厚狹鄙之夫亦變而爲寬大夫夷惠振起於百世之上而能使百世之下聞者莫不感發而興起此豈可倖致哉蓋其德造於聖人也自非聖人求其感於當時且不可得而能感於百世之下乎以百世之下猶感發如此況生當其時親炙其清和之範其漸摩變化又當何如者信乎其爲百世師也

聖人緊聯夷惠要見是清和各造其極意方切夷惠一偏之聖師字只在聞風興起上見得故聞六句正解師百世處奮乎二句申贊其風之遠以振起聖人二字親炙句不過極形其百世必興之意只輕帶勿以當世後世平重親炙不兼一世言註自明通章語意有揚無抑無非極力推崇以鼓舞人興起求子謂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慕之者一旦感發而有餘故以二子爲百世師而反不及孔子風莫和於春莫清於秋物無有不動者然在物猶有迹也仲尼元氣也渾然無迹矣

仁也章全旨○此釋仁道二字却歸重人身上仁不在人外道亦不在仁與人外

仁也節○孟子曰天下之理存之心則爲仁措之事則爲道而要甚切於人之身也仁也者非他在天爲生物之心在人爲有生之理即人之所以爲人者是也然仁理也人物也單說人則物固無所恃以立若單說仁則理亦無所恃以行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性以宰形形以率性便爲天然自有之則至當不易之行而天下古今共由之道即此而在矣道豈徒外求哉人亦反身而自得之可也

朱子謂此論仁與道之所以名言仁即是人之理而道則是仁與人合而言之也如曰率性之謂道性仁也率之乃人也仁以所具言道以所循言此單言之仁兼四德萬善在其中仁也者人也是就人身上體認出來所謂理不離氣物必有則也合而言之是合仁於人而言之不可倒說合人於仁合非用力字看言之二字可見仁是渾然的道是燦然的道猶路也合仁於身許多道理發見於躬行之間井然有條可見不謂之道而何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則理無所附麗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血氣物欲之私耳必合而言之方見得道理

臣皆惡無有尤人并自疑意所與交也○**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趙氏曰貉姓稽名爲衆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俚方言亦訓賴**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道高毀來趙氏曰爲士者益多爲衆口所訕故此則憎當從上今本皆從心皆傳寫之誤一憎字俱人憎我也即訕之意**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緜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慍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使我引導

出來喜怒哀樂人之情也而合於仁則喜怒哀樂卽爲道視聽言動人之事也而合於仁則視聽言動卽爲道君臣父子人之倫也而合於仁則君臣父子卽爲道有這仁方成得人有這人卽有這仁亡與人原是合一的所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也但就靜存時指其不雜乎氣質者分而言之則謂之仁就發見時指其不離乎氣質者合而言之則謂之道仁也者人也是本來合合而言之是責人合一離乎仁不成其爲人亦不成其爲道中庸訓仁者人也下便接親親又分出義禮智故仁字只指愛之理言此下接合而言之道也可見仁字指所以爲人之全理說

君子章全旨○此明孔子見厄之由以下句釋上句言外見孔子之厄非關道之故

君子節○孟子曰君子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其厄甚矣然非君子之咎也以上無禮賢下士之君下無推賢讓能之臣以爲之交故也豈有損於君子之道哉

陳蔡之厄聖人之極否也是亦氣數之窮在聖人則何與焉

貉稽章全旨○此言人當盡其在我說一士字正責他爲士意引詩一以慰他謂聖人尚不免遭謗一以勵他謂德如文孔而後議可勿恤

貉稽節○貉稽開曰人之興譽顯揚本賴於衆口今稽偏遭人之訕謗是於衆口甚無所利賴也奈何

不理於口而加一大字言其謗毀之交集也

無傷節○孟子曰毀譽由人修爲在我雖爲衆口所訕何傷乎夫爲士者德高而知希行卓而毀至較之常人衆口之訕爲益多矣

無傷就貉稽說下句則泛就爲士者言之

詩云節○誠以古來憎茲多口者言之孔子聖人也然在當時上下無文或譏其棲棲爲佞或笑其纍纍無依不免見慍而重爲世道憂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孔子之謂也文王聖人也然在當時蒙難正志或高岂其文明或卑訾其亦順亦不免見慍而終不足爲聖德累詩云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此文王之謂也夫以文王孔子之聖而多口且如此然則人患不能爲孔子文王耳何以不理於口爲病哉

孔子文王正古今莫大之士故舉以爲証而引詩只是斷章取義宜直指孔子文

使是驅迫

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大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 路成而復茅塞只在不用不用只在爲句 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 間可怕可怕

今茅塞子之心矣 介音戛○徑山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爲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追音堆蠡音禮○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

王說不必添出詩本旨來愠就心上說正多口所從出也而愠字卽憎茲多口之意孔子愠于羣小加蒙毁於武叔幾害於桓魋文王不殄厥愠如被譖於崇侯見囚於羑里便是上引詩重小句下引詩重上句然觀憂心不隕四字見謗毁不惟不爲士累正可爲我警省進修之地是惟有憂心與不隕者纔可謂無傷於外見文孔二聖尚不免人愠况今能免玆多口乎惟在自反而盡其在我者耳

賢者章全旨○此見德教當先之已蓋指當時治人者言凡君卿大夫有治人之責者皆是上句只起下句不平對賢者指古人說思古正所以傷今也

賢者節○孟子曰人已同明斯爲德化之盛然貴以身先之如古之賢者欲求於天下必先求於身省察克治在我之明德既明然後有教化政令以使家國天下之人同歸於明德是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之爲治者不求諸身而求諸天下未能省察克治以自明其德徒以法制禁令責人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也有治人之責者可不先自治乎

昭昭而又昭言其全體無不明也昏昏而又昏言其全體無不闇也明與闇非以知識言是德性全體大用上說故尹註以昭明德言之而使字不同上使字是躬先引導下使字是政令驅迫

由徑章全旨○此以治心之學提醒高子全在兩用字而介然爲間四字亦極吃緊見其不可稍有間斷過節俱是隱語正意在末句

由徑節○孟子謂高子曰理義之在人心本無障蔽然要時時省察不可一息間斷也不觀山徑之蹊乎山徑可容人跡之處本非大路若使倏忽之頃往過來續遂成蹊之大路及其既成路後少間人跡罕至則依舊茅草塞之矣是路之通塞一視乎人之用不用如此然則人心善端發處一蹊間也體察而力充之則可以成德一大路也否則內爲氣質所蔽外爲物欲所誘而遂窒之一茅塞也今子存養未幾於夫繼之而氣習物欲之爲茅者塞子之心矣可不思所以用之哉

上四句俱喩言正意補在塞之下以起末句蹊間謂僅容一脚步的去處喩道心惟危急介然爲間見通塞只在俄頃茅塞正意兼氣習物欲用之正意兼靜存動察曰今見前此不然正通塞無常意

是奚足哉（喩鐘鈕喩蟲在文前）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聲）○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塗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絶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再飢也）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復扶又反○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

馬之章全旨○此見器不足論樂樂有本原論樂者會其性情考其功德諒其時勢然後見作者之精神而定其優劣非區區一器之末已也高子之說最淺陋故詒子由卽其易曉者解之通章重兩一邊

禹之節旨高子曰論樂者當考其聲禹作大夏文王作象俱原爲皆聖人之樂也然以我論之禹樂聲之美其尚於文王樂之聲乎

一樂有聲有容獨以聲言者益照下鐘紐而言也

何以節○孟子曰子以禹樂尚於文王何所據而言之高子曰樂之優劣視乎人用之多寡今禹之鐘紐如蠡而欲絶此必聲美而用之者多故其器乃敝也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其尚於文也

鐘只樂之一器舉鐘則衆樂器可知以追蠡爲言重用之者多上

是奚節○孟子曰我以子有獨得之見聞君止據追蠡之迹是奚足以知樂哉試以車轍言之城門車轍之迹獨深於城中豈之所明也然城門之軌豈是一車兩馬之力遂能使其獨深乎盖歳月既久往來者衆不求深而自深也然則禹之樂作於千餘年之前雖不多用而紐自敝文之樂作於千餘年之後雖多用而器猶新盖時之先後不同耳豈有所優劣於其間哉

城門之軌莭轍迹深意在內而馬之力貼日久車多所致在內日久車多不平惟日久故車多惟時久故用多此二句只爲禹辨不爲文辨

齊飢章全旨○此見孟子知止之義要看一復字發棠雖美事而復發於王不用之時則不可

齊飢節○初孟子居齊時值飢荒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民至此又飢陳臻曰國人向因夫子一言得蒙賑濟今歳復告飢民復有發棠之望由臻觀之國人之屬望雖殷殆不可復請也

孟子未欲行道於齊前勸發棠亦偶然事再勸復發無論王未必聽道不行而將去則此請非沽名卽而徳矣

是爲節○孟子曰以我今日老邁而復請發棠是爲馮婦之所爲也昔晉人有馮婦者善徒手搏虎旣而痛改前業卒爲善士忽一日行至野中見衆人逐一虎虎負而

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君子之所爲隨時意之不主故常唯義如何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手執曰搏卒爲善士後能改行爲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攖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五於字有是婦求美意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要見偏私安命意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爲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王者在我有厚薄五

依負隅曲衆人無敢攖其怒望見馮婦相與趨而迎之馮婦故態復形自車中攘臂而下急欲逞技於衆人之前斯時衆人悅之若爲士者方笑其爲善不終矣使我今日復請發棠安知爲上者不以我爲馮婦乎誠如子言有所不可

馮姓婦名善士淺看發棠與搏虎事不同而當止不止則同總之非義也蓋是時齊王巳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義不當復有所言耳陳臻之云不可聽諸人猶是揣摩世情之見孟子之不可決諸巳直是審度義理之哉士君子不論是非專務求合人情未有不悞事而喪品者

口之章全旨○此見性命本自合一而君子當有盡性立命之學也性命原非兩件但自天與乎人言之謂之命自人受於天言之謂之性耳其實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性命中理氣都有孟子只欲人以理御氣故上節性字指氣言下節性字指理言上節命字合理氣言下節命字指氣數言總是性命中二義互相發明君子謂氣質之性下當與分定之命爭衡故必伸命以抑性謂氣數之命不當以維均之性自限故必伸性以抑命總之只任理不任氣而巳

口之節○孟子曰學莫大於性命惟君子能審所重焉如口之於味而欲其甘也目之於色而欲其美也耳之於聲而欲其可聽也鼻之於臭而欲其馨香也四肢之於安佚而欲其成適也此皆吾人有生之物自然稟受豈不謂之性乎若以爲性所當然一向惟意所欲矣却不知在人則有所賦之分在理則有不易之則有天所限制之命存焉君子則未得不强其有既得不縱其欲不謂此爲性而徇之也

於字俱作屬字看也字俱作不字語到性也二字讀住不謂性不肯任性自恣要見安命意此性字指氣質而言即舜所謂人心是也此命字合理與氣而言如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可以無所不爲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

仁之節○如仁之於父子主愛也義之於君臣主敬也禮之於賓主主恭也智之於賢者主別也若夫仁義禮智之天道必屬之聖人而聖人之於天道主純也此五者儘有全有不全有盡有不盡清濁厚薄視其所稟順逆常變視其所遇豈不謂之命然皆生理之固有不以聖而豐不以愚而嗇有人所稟受之性存焉君子則不聽於命而惟責之於巳不謂此爲命而委之也此君子所以遏人欲存天理而得性

於字重氣稟厚薄意

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要見勉力盡性意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其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爲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爲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已其言約而盡矣○**浩生不害問**

命之正如此

智別其賢之異於不賢不必添不字聖人勿慨川生安等語須兼性之反之者說父子君臣等性內俱有仁義禮智此獨分屬者各就切處言之耳正五句各言其理有所屬而盡不盡意在命也內方說此不謂命不肯以命自諉要見盡性意此命字指氣數而言此性字專指理而言即舜所謂道心是也上節命字指富貴貧賤之氣數而兼有理下節命字指清濁厚薄之氣質而兼其值所值如舜遇瞽瞍文遇商紂白是所遇氣數然舜文能各盡其道此所謂盡性命字兼所稟所值二者說方盡註專指所稟邊說蓋就其重者言上四句兼聖凡言至聖人之於天道句却只在聖人分上說做到聖人而於天道尚有缺陷處如以湯武較堯舜夷惠較孔子便有純有不純在豈不是所稟之命天道只是天理即仁義禮智也上五者是氣所生下五者是氣中所具之理性命原是合一但人於兩邊並存中舉其輕者以藉口孟子於兩邊並存中舉其重者以儆世不謂性所以矯世之言性而遏其縱欲之思不謂命所以矯此之言命而作其盡道之念總註既曰各就重處言之則伸此抑彼兩節俱有盡重處即在伸處也

浩生章全旨○此因論樂正子而推言學問之極雖答不害已隱寓鼓勵樂正子意大即善之發[illegible]善者人心之天理也信即善之實是力下工夫美即善之積[illegible]純善之不休而已

浩生節○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等人也孟子曰未必其造詣何如據樂正子今日之意當學力言之則可謂善人也亦可謂信人也

善人信人是合兩邊說來見質有餘於善不可但曰善人又尚不足於信不可直曰信人即下二之中意側下勿平對

何謂節○不害又問曰何以謂之善何以謂之信

此只是究善信之實非粘煞樂正子身上問也

可欲節○孟子曰天下之理善者必可欲其為人存心處事行已接物一皆可欲而不可惡則其有善無惡可知矣此之謂善人也

可欲是別人以為可欲蓋其處心制行都在義理上故人饑着便可欲善兼質學

慕正子而問

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善信名義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二句正答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為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有諸己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充實之謂美** 下但推其所至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方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說六句內各有箇人字之謂善是指人品名目
有諸節○然善固無惡矣或若存若亡未必能不失也必也躬行實踐能自慊而無自欺則其實心實行可知矣此之謂信人也
善本固有此所謂有則其必真知篤行而有之也有諸己是誠意時事不能致知必不能誠意故諸類於有諸己句不脈真知字信與虛偽對有諸己便是真誠無虛偽故曰信註實字只當真誠字與下充實不同者則非偽爲何待又進一步方是信朱子謂善人者或天資偶合或知及之而勉彊爲未必真實有諸己必用力之久實有此善而無一毫虛偽然後可謂之信善固多端原非指一事而言故註以凡字皆字該之非遂說盡善之量也須留下充實地位有善則無惡矣好善則惡惡矣故本文只善有諸己而註兼善惡言可欲二節正答其問下四節又推類以要其極須分別主客
充實節○然聖賢之學問固不止此也善雖實有而蘊積未裕未可言美惟行之必力守之必固至於充滿而積實雖其隱微曲折之間亦清和淳懿而無不善之雜是則所謂美人也
上已說完此四說善信連美大聖神一波說出正見善真無窮處充實是退信充滿積實處一二件實亦可謂信十數件實亦可謂信不可謂充實充實是立身制行無一事不實性分內無一欠缺充實與有諸己有分別有諸己者無偽也可保而不失也充實者盡善也皆足而無欠也纖毫不備猶未充實充實二字並看連看充滿而積實非充之以至於實也自信至充實正非容易故註以力行其善解之美則純粹地位純然是善無一不善亦雜也美即善也然必善到充實方謂之美此是美重於善處故曰美在其中又曰和順積中註云無待於外者凡應事接物只從裏面流出無些有虧欠便有補湊臨事補湊便有待於外
光輝節○然內雖充積而外無可觀未足爲大也惟是積久而著蓄極而通暢於四肢發於事業而不可遏則誠中形外已至廣大高明之域矣是則所謂大人也
光輝即美之不可掩藏處只是充實上漸積涵養而不已則精英發越自過於不住在身則睟面盎背在事則德音化光規模不小樹立甚弘故謂之大大就光輝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寓勉勵意）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己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爲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人性皆善故勿悔信）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有偕之大道意）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

上說美指在內者大指在外者美非偏於內但內有餘而外猶未足大非偏於外蓋發於外者皆本於內註和順一句即下美在三句一出禮一出易

大而節○然大而未化猶有迹也惟由大而化之至德而無矜持之勞大業而無作爲之迹則是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矣是則所謂聖人也

善信大牛屬天資美大則全憑學力至聖神則學力無所事矣化者化其大之迹大而未化是暢於四肢尚有矜持發於事業尚有造作者在矜持造作使有個形迹可見亦猶金冰之有形塊也到工大熟然後從心所欲無矜持無造作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發於事業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都無形迹可見亦猶金之鑠化於火冰之融化於日也自大至聖實有功候界級可見到聖與神則其辨甚微矣聖者性反兩等此聖字是以漸造而成者不可以人生安講此聖字不兼夷惠等言蓋彼雖化而各有所偏非大而化者也

聖而節○然聖而可知猶未神也惟聖不可知至德純於不顯而意象之俱忘大業溥於無外而聲色之盡泯是乃無方無體神妙不可窺測者矣是則所謂神人也

化與不可知不同化自我而言謂不勉不思也不可知自人而言謂莫測其所以然也不可知兼體用言以體不可知而言則虛靈不昧莫窺其朕以用不可知而言則變化而莫執其机聖之至妙人不能測只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就可見過者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遍而不可窮正是此意不可知故曰神非如神之謂也聖不足盡之故又著神字本只一人但細玩亦有兩樣蓋亦有聖而未神者觀堯舜與湯武可見若作一人說下節何以云四之下神不外於聖但聖不皆神程註聖之至妙句亦明

樂正節○夫善信之上猶有此四等者必由善信而馴至於聖神乃爲人道之至極也若樂正子有可欲之善而無矯僞之私蓋在善信二者之中至於美大聖神的地位則資稟有限學力未充猶在四者之下也使不以善信自足而以美大聖神自勉則他日所就豈可量乎

二之中是餘於善不足於信意四之下見善信而上正有無限地步便含勉樂正子意須看尹氏上下一理句始爲人可欲者此理終爲人不可知者亦此理普非

人皆知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與歸斯受相反

放豚放逸之家豚也苙闌也招罥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言聖賢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拒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爲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心溢於法外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病起於法中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爲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孟子

粗淺神非高虛惟在實有此善而力行以充之耳白善至美此猶是成己事體之所以立也大以後則兼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言之體立而用有以行也張註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只謂樂正子學之功未極其至非謂樂正子只是皆美今未嘗有學也

逃墨章全旨○此見待異端之道重歸斯受之上下節正見歸宜即受之意

逃墨節○孟子曰異端之逆正有漸而聖人之設教以貫知墨氏厚其務外而逃之則必慕其實而歸於楊楊氏厭其太簡而逃之則必慕中正而歸於儒楊墨既歸則大道可同為儒者憐其陷溺之久取其悔悟之新斯受而教之已矣

二句串說歸到儒上逃墨歸楊是儒在遠正然亦歸儒之漸也楊墨皆邪說墨尤矯偽不近人情非以楊為可取也歸字承歸楊來兼楊墨說歸如遊蕩歸家一般原是我家人如何不受斯字見其受而已矣者受之外無他說也

今之節○乃今之與楊墨辯者苟列已其楊墨既歸於我矣猶咎其昔日之非既不容之於門墻又不假之以辭色就如追趕放豚既已入其苙矣又從而羈其足以招之使一步不得行焉此不惟監我兼容之量而且阻人遷善之門使已歸者苦其嚴而思復叛未歸者畏其嚴而不復來然則道之不明於天下吾儒亦當分任其責矣

辨宜在未歸之先不當在既歸之後拒之甚嚴者至正不可以容招之甚寬者至大自可以容小

有布章全旨○此為取民無制者發全重一緩字下二句正見其不可不緩惟正之供一時並征其害尚如此況額外橫征乎哉

有布節○孟子曰征賦之法歲有常數君不能自織有布縷之征不能自耕有粟米之征不能自興作有力役之征斯固不能不取諸民也而愛民之君子以時用固不可無而緩急先後審焉夏用布縷之一以蠶績成也而粟米力役則從緩秋用粟米之一因農事成也而布縷力役則從緩冬用力役之一因農功畢也而布縷粟米則從緩用一則民易供緩二則民不困若一時併用其二則民力不堪而民有餓莩矣若一時併用其三則民力盡病而父子離散矣夫國而無民何以為國為上者可不念哉

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貪則殘民失國亡身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以才而成其无道便取禍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或問之曰若是乎從

開口說便有字便見韻內不可少之賦了試思杼柚甫就而東作告成場圃甫畢而土功屆期供億甚煩矣縱雖不能概免然一調停間不知保全了多少亦了用一緩二上三句中本具不是舊制併征君子爲之更張加恩也此因後來一時併征民力不堪故孟子言此意中先有用二用三而發天下酷吏不消他惡只急公奉汪四字足以殘殺天下有餘布縷之征五畝之宅所出粟米之征百畝之田所出力役之征丁口所出力役有二軍賦以冬而吏番工賦以冬而應役

諸侯章全旨○此示人君當知所寶

諸侯節○孟子曰諸侯所當貴者有三土地所以立國而爲基業所由繫人民所以守國而爲根本所由固政事所以經國而爲紀綱所由植皆所當寶也若寶珠玉者內以嗜欲喪志外以徵求剝民據奪將興危亡立至此身且不免於受殃而況能當有珠玉哉

三寶內本意欲諸侯修政立事以爲守土地理人民之本

盆成章全旨○此見才必本於道而後才始大

盆成節○盆成括仕於齊之日孟子預度之曰死矣其盆成括乎既而盆成括果有罪見殺門人曰夫子何所據而知括之將見殺也孟子曰人不貴有才而貴聞道今括之爲人不過小有才耳於君子之大道茫然其無聞也眾時得志必至恃才妄作適足取殺身之禍而已矣我所以預知其敗者也

小有才如權謀術數之類大道如仁義忠信無才者雖欲妄作而不能有才而聞道自是有用之才唯小有才而不聞道必行險取禍小有才只對不聞大道說

之滕章全旨○此因設科一段議論有合於君子由成德學之意故記之

之滕節○孟子之滕滕君館之於上宮適館人有所織未成之屨自置於牖上既而失之館人求之而弗得

或問節○或人遂疑門人竊取乃問曰若是乎從夫子來者之匿人物也孟子曰子以我門人專爲竊屨而來與或人曰我固知從者非爲竊屨而來也但夫子設科以待學者往者必不追咎以羈其自新之路來者必不拒絕以阻其向化之機苟以是向道之心至斯容受以教誨之而已矣然則從者固非爲竊屨而來在夫子亦何

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

大道爲公串說

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爲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爲扶余者非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廋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爲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教人仁義只此節便說盡了下不出此

旨仁也義也以体言不以用言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

能保其往哉

或人别是一人非館人也來與來字謂來滕來者來字指來學不曰設教而曰設科者教人當各因其材故别其科條以教之也下四語只是不爲已甚之意

人皆章全旨○此示人擴充其良心首節言不忍不爲之心而擴充之便是仁義重達字次節指出不忍不爲之實互發明上節之意重充字末二節皆是申明充無穿窬之心總完得首節達字意

人皆節○孟子曰仁義人所固有惟在識其端而推廣之今夫人見可哀可憐之事便慘然有所不忍此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但爲氣拘物蔽有不忍於此而或忍於彼者必自其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而亦不忍焉是即吾心全體之仁也見可愧可恥之事便毅然有所不爲此羞惡之心義之端也但爲氣拘物蔽有不爲於此而或爲於彼者必自其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而亦不爲焉是即吾心全體之義也

人皆有三字喚醒之詞不忍不爲俱以心言是就全體中指出其端倪之流露處達者自此達彼之意直從不忍不爲初心一直貫去再不至爲氣習私意所間隔也仁也義也直指全體言達之於其所忍所爲無一不達也自一而達之萬事事不忍不爲便是仁義故下只足上節

人能節○達之何如如害人之心人之所不忍也人能將此不忍之心充滿到極處則念念皆仁而仁不可勝用矣如穿窬之心人之所不爲也人能將此不爲之心充滿到極處則念念皆義而義不可勝用矣

此承上節只是一意但指出害人穿窬字而以示人知所達耳達與充不同擴此心之用無少壅遏則謂之達滿此心之量無少欠缺則謂之充達者推之始充者推之終達在充前惟達而後能充充不是擴充乃充滿之充本體無虧則取之不盡而用皆有餘故朱子謂此心之量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人自不能充滿其量耳此合上節皆兼言仁義以不專言義者蓋仁只是一路故說無欲害人儘可包括義邦頭項多玩末節類字可見節下二節亦舉以見例非說盡充義之事也

充無節○然義之類甚廣所謂充無穿窬之心者何如如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也人

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此示人知所以達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勝平聲○充滿也穿穿穴窬窬牆皆爲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

自其端緒之引伸曰達自其分量之滿足曰充

此節示人知所以充也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

此節見充至此類方止但充字尚在言外

或貪其隱忍而其心受之然其中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實是即不爲穿窬之心也人能之此不肯受之之實而凡內愧之事一一盡去絕無可以愧者隱匿於胸中則所爲者必光明正大安往而不爲義乎

上充無穿窬之心句貫該此二節因穿窬之事易見穿窬之類難窮故又舉此二節以見例言所謂充無穿窬之心者如此類耳貪昧是爲利誘隱忍是爲威懾貫字即真字義見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非其實其中心慚忿而不肯受者乃其實也此不肯受之心即有所不爲之心箇箇皆有充之而皆不屑爲自無適而非義

士未節口然不但此也爲士者於應酬之際時未可言而故意開端要人來答我是以言探取其情也時可以言而故意落後要人來問我是以不言探取其情也此雖最微之事然內懷不直而常畏人知是皆穿窬之類也人必類推至此而悉去之然後爲能充無穿窬之心矣

此一節事之微而理之密又有甚於前者必推無穿窬之心而達之於此類至纖至悉亦不容有不盡方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言餂謂我慫恿彼必慫露不言餂謂我不發彼必先發穿窬探取人物餂人者探取人言其不使人知覺總是一般故曰皆穿窬之類此與上二節一節深一節不可平對

言近章全旨口此爲窮遠極博者示以言道之準專重近約一邊首二節論言道之善而歸之君子末節單結善道然無君子之善道則無君子之善言可知

言近節口孟子曰人惡訓安教必資於言有言必有指使高談闊論而不切於事理未可爲善也惟所言者切近而其指則愈深而愈無窮非善言而何經世宰物必資於道有守必有施使好大喜功而其中漫無所守未得爲善道也惟所守者簡約而施之則愈推而愈不匱非善道而何能此者惟君子君子之言上據目前常見之言平平立論若不下於衣帶之近而天命之精微人道之奧妙無不存於其中焉何指之遠也信乎爲善言也

指是言中含蘊的指趣施是守中發出的施爲凡有言必有指高者固荒唐而無餘味近者又鄙淺而無深遠之趣有守必有施驗驁者固泛濫而不切要操約者又狹隘而無廣博之功然則善言善道非有道之君子其孰能之他處側重在下

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餂音忝○餂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餂即此意也便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窬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爲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見言與道不貴於徒遠徒博者善道也言近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施去聲○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爲言近而指遠也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守約施博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舍音捨○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

截此處而字歸重在上截蓋非謂近約貴乎遠揮謂遠博即在近約也君子若論目前近事只就此近事論得精切確當圓融透徹玩之便有不窮之趣便是道存便是指遠

君子節○君子之守止就一身本分之內闇然自脩初無責效於人之思而百官象其德萬民順其治而天下自平焉何施之博也信乎為善道也

守字有見得到持得定不泛用其情神意天下平即在修身中禮樂刑政等亦不過完脩身之分量平字不作感化說須顧施字施字自有事為在非以一修身了却也但見是舉而措之耳天下平謂天下各脩其身

人病節○由是觀之可見人必先治己而後可以治人與農夫必先芸己田而後可以芸人田也今不務守身是徒欲人之各修其身所求於人者甚重而不務自脩其身所以自待者甚輕顛倒如此其去君子之善道不亦遠乎此善道所以必歸之君子而善言可知矣

引喻是與下二句是正說自任輕蓋不知一身為天下之本也

堯舜章全旨○此欲人盡性以希聖者言聖有性反之殊下則分言性反之事堯舜湯武特借來作個樣子故下二節只緊言之章內性字為主反之亦復其性而已

堯舜節○孟子曰聖人之德雖固無殊而如則有異若堯舜者知為生知行為安行其初原無虧欠後來亦不假修習性之之聖也若湯武者思而後得勉而後中其初有虧欠後來却復還本體反之之聖也

此節當相承說堯舜乃天性渾全之聖人反之之字即承上性字言見湯武合德於堯舜意性者與性之不同自其率性言曰性之指其人言曰性者反與身亦不同身自其用功言反自其成功言雖其能身之所以能反之

動容節○性之之德何如時乎動容之際則周旋曲折無不中禮豈有意於中哉乃盛德之至自然與禮合也時乎哭人之死則哀痛惻切若不勝情豈有意於為生者哉乃天性之慈自然為死哀也所行者經常之德自有得祿之理然聖人之不回率性而行初非欲干祿故不回也所言者皆信實之言自有正行之符然聖人之心信根心而言初非欲正行故必信也此性之之事也

病○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此說個始異同歸樣子欲人盡性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污壞不假脩為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因堯舜而泛言性者之德 中為行並去聲○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泛言反之之事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

此形容性之之妙不指堯舜言性之之德中所該甚廣四者特舉庸行之易見者以例其餘貌與情行與言作四平看各上句重所性自然意各下句只指明自然意是贊詞不是推原動容以身之容貌言周旋即動容中之細微曲折處中禮言是禮在而聖人中之蓋聖人舉動處即是禮禮自性中流出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之例德即性也禮即德也性外無德存之斯爲德德外無禮行之斯爲禮自然意在至字上見有一毫勉强則德未盛盛未至矣死而哀非爲生自是所性之哀悼經德不回非干祿自是所性之踐履言語必信非正行自是所性之誠實經德如天常人紀一一盡其當而無纖毫邪曲之累祿如履爵受賞必信非期必之必言決定信的正行者言顧行也因正行而信初非不好但多了個賞念頭聖人則全不着意耳此條只是性之之德不是指堯舜言如哭死而哀非以干祿都說盡舜不得君子行法以俟命亦然非爲生者非以干祿非以正行數句要說仔細其下文行法俟命亦是非有爲而爲者說得無性之反之之別故要說出自然而然而非有意爲之之意須與下節少異註三者亦皆四字對首句作一例看

君子節●所謂反之之事河如性中自有一定之規矩毫髮不可踰越君子行之其其在我由此而獲吉與福固俟之而無所徼求由此而惟凶與禍亦俟之而無所相避是雖未至於無心而亦非出於有爲也此反之之事也

凡古聖賢所制而爲人所持循者謂之法如君仁臣敬父慈子孝之類不專指四項而四項亦在其中行字有勉强工夫反之意正在此見法不能行者以其未於命故兼說俟命一層而已矣承俟字來是全不計較意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者性者也故獨着不得法字與命字法者規矩準繩使人有所持循謹愼准者去爲律身爲度何用行法行法即所謂行仁義也命在聖人則吾義所在即天命所在所謂聖人與天爲一又曰命不足道也

說大章全旨○此示人遊說之道藐大人處全從我不爲處見得而究所以不爲之故與緊在皆古之制句

說大節○孟子曰今遊談之士欲進說於大人之前往往理爲勢屈而言不盡意也自我言之說大人者只合藐視之勿將他巍巍可畏之象看在眼裏則志意展舒而

不計矣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爲而爲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此章爲吾儒兼道而氣未足者說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稅藐音眇○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堂高數仞榱題數尺

三弗爲是鄙之之詞

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

言語得盡矣

此大人只是晉榤尊貴者與論語畏大人指有德有位者不同所謂藐者只是藐他許多堂高數仞榱題數尺之類勿視其巍巍然餙貌也不是禮貌上倨傲待他只爲世人把大人許多崇高富貴當事有言不敢出口故云然

堂高節●所以然者謂何彼大人者堂有數仞之高榱題有數尺之長是宮室之美巍巍然也我若得志弗爲此侈辟之事也食前方丈之廣侍妾數百之衆是食色之盛巍巍然也我若得志弗爲此着縱之事也般樂佚遊以飮酒驅馳車馬以田獵一出遊則後車隨着有千乘之多是宴遊之侈巍巍然也我若得志弗爲此荒亡之事也夫在彼者皆我所不屑爲而在我者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其所抱負操持皆千古聖賢之法制是我重而彼輕矣吾何畏彼哉此吾當藐視之也

堂高數仞等項俱要貼巍巍意講三弗爲是鄙之之詞得志弗爲便見士君子得志時自有行道濟時澤加於民事業在在我當下原有實事正就未得志時說制非是制度只理之當然若有成法便是制以其爲古聖賢相傳而守之者故曰古之制制有一毫不可踰越之意正與大人之務爲侈靡放縱無制者相反一皆字直將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都包在裏此是平日眞實本領得志弗爲正從此出

養心章全旨◦此示人養心之誠首句提起下決言人心存亡之機正明寡欲之爲善也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少欲則耳目之官不蔽於物而心常定矣心常定則定而不亂明而不暗道之所自生德之所自成也

養心節◦孟子曰人之有心具衆理而應萬事固常有以養之矣然人惟一心而攻之者衆聲色臭味交於外榮辱利害動乎內則淸明純一之體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故養心之法莫善於寡欲凡耳目口鼻之欲皆禁制之而不使放縱無節焉蓋天理人欲迭爲消長其爲人也寡欲則志氣淸明心無所放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則嗜欲日紛良心日汨雖有存焉者寡矣此當致知格物存養省察以寡欲爲養心之要也

心葢卽理義之心所謂道心是也養心是要令道心爲主而於天理上不走作欲指口鼻耳目等乃人之所以爲生者原不是邪僻的物事蔡宋子謂欲是好欲不

貌之自古制來不是矯飾

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榱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

榱桷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 只爲理欲相爲消長之數而欲之當寡其意自見

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

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illegible]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

是不好底欲任人於眼前處事件件貪要時這心便一齊走出去故須漸漸減少了他來須說到事上去纔有意在上面便是欲便是動自家心寡知察識於內欲之萌而謹其所自出檢制於外欲之交而防其所自入皆是非真知天理人欲之分則方無以施其克治之功故格物致知又所以爲寡欲之要也下兩段一正一反發出天理人欲相爲消長分數見人欲分數少則天理分數多人欲分數多則天理分數少自然之理也寡欲就是心存蓋不馳逐欲上去便存在腔子裏不存未說到邪僻但心做得主便是存心做不得主便是不存變養言存者存是存此清明純一之体而有以爲應事接物之用存正所以爲養也註既云人之所不能無而周子謂寡之以至於無者非欲之累無只是人欲動處盡是天理川事如視聽食息皆合乎理之言然則亦不可以欲言之矣周子無欲以成德言孟子寡欲以利學言然只寡欲言下便有要人漸次克治歸於無欲的意思在胡氏謂孟子一書言心氣字皆切要只養氣曰養性曰養心合而觀之氣生於理善養氣者在養性理具於心善養性者在養心心汨於欲善養心者在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心存而性存氣不待言矣

曾晳章全旨曰此要味不忍二字下皆發明所以不忍之意全從獨字上見得

曾晳節曰晳曾晳常生存時每嗜食羊棗而曾子於父必既沒見此羊棗即思念其親而不忍食曾子之於親可謂生能盡其養而沒能致其思者矣

不忍全是觸目傷心光景

公孫節曰公孫丑疑而問曰肉中有膾炙菓中有羊棗二者孰爲美乎孟子曰膾炙哉美也公孫丑曰膾炙所美於羊棗在曾晳亦必嗜膾炙矣然則曾子何忍於膾炙而不忍於羊棗也孟子曰膾炙衆人所同嗜也羊棗曾晳所獨嗜也爲衆人所同嗜則不忍之心無所形爲晳所獨嗜則思親之念不容遏此所以一食一不食也此猶諱親之名未嘗并親之姓而諱之以姓是一家所同名乃一人所獨也知諱親之名不利與同於姓則羊棗之思豈得並及於膾炙哉

獨字要發得悲痛同則未足以觸其孝思獨則深足以動其哀捨諱名以下是譬喻諱名揄不食羊棗不諱姓喻食膾炙名姓以親之名姓言

不忍食也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欲探不食羊棗之由故問）孟子曰膾炙哉（美之間非真不辨其美也）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問字正不忍之）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故）（肉聶而切之爲膾炙炙肉也）

（引孔子之言只渾淪敘過且勿着）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見解只疑其不思上士而僅思狂士也）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獧原因引孔子之言順便帶來）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

萬章章全旨○此見聖賢崇正闢邪之心通章以中道作主狂狷非中而可進於中
故孔子思之鄉愿似中而實亂乎中故孔子絕之欲絕鄉愿只在反經經卽所謂
中道也是又其次也以上是思狂狷惡其亂德也以上是惡鄉愿承節是承上文
預推開正意子曰寓維道意

萬章節○萬章問曰昔孔子在陳嘗自歎曰我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激昂於高
氣而闊略於事爲其志頗欲進取但猶不改其舊習其狂如此此我所以思歸也人
大而曰狂未便是高世絕俗之品乃孔子在陳獨思魯之狂士其意何居
狂者必問只重狂字狂簡二字該得下兩句進取卽是志大不忘其初卽是略於
事何思魯之句含有不足意

中道節○孟子曰孔子之思狂士殆有所不得已耳孔子嘗曰道以中爲貴今不得
中道之人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蓋狂者志向高明而期望甚遠狷者持守貴固而有
所不爲也觀孔子之言如此此其心豈不欲得中道之士哉不可必得不得已而求
次此所以思及於狂士也

中道二字提起重看蓋無過不及旣有狂之志又有狷之守而化其偏者也狂者
志向高遠屢得人欲倒狷者操心謹實不近於人欲但此處引孔子之言亦且空
空敍過方不礙下問中行狂侶兼人資與問言其次事指狂者孔子之言本兼狂
狷孟子引來特要應何思魯之狂士一句

敢問節○章又問曰敢問當日在魯之士果何如人者斯可謂之狂矣
此問狂者之人下何以謂之狂乃問狂者之實

琴張節○孟子曰聖門中如琴張曾皙牧皮之三子者俱孔子之所謂狂者矣
如字有不能盡舉之意莊亦舉其人不重徵其事恐礙下問也

何以節○章又問曰有狂之名必有狂之實敢問何以謂之狂也
此是問狂之實處

其志節○孟子曰狂者其志大故其言亦大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動輙以聖賢
自期及夷考其行事又不能實踐而掩其言也稱古人所謂進取行不掩言所謂不
忘其初也孔子所以思進之於中而與之也

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獧音絹○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爲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獧作狷有所不爲者知恥自好不爲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敢問**曾士也何如人**何如斯可謂狂矣**萬章問**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何以謂之狂也**萬章問某古足木 心**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不掩從人看出嘐火交反行去聲○嘐嘐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

志大言大動欲慕古狂故也乎者其行不掩言備故也且志嘐嘐然嘐字從口旁屬言君多許云志大言大者志夫形爲言人也不是兩乎語氣自文隱其志二字於嘐嘐上可見動稱古人自厚自期待意夷平也不是平坦不責之適意之意因他動稱古人却將其言與其行比並要他言與行一般高大他却有不掩其言處不掩是覆蓋不來所謂言浮於行也註未引程子之說見其言如是其志實如是非言之徒大而已但只是言如其志行不能如其言故特可以狂名之

狂者節○狂士固取其志之高矣乃其思及於獧亦自有說蓋中行而不狂上最高世間亦不常有惟狂者又不可得於是思得不屑爲不潔之士操履極其謹嚴廉隅不肯少貶一切卑汚苟且之事深惡而不屑爲者而與之志雖不足守則有餘是猶也以中行之士律之此又其次也

琴張曾晳牧皮因狂者一流然終不知所裁不足以與入道之傳故曰不可得不屑不潔不平謂以下善爲不潔而不屑爲之也并及猖者完必也狂猖句也狂者知過其所行猖者行過其所知既思狂又思猖可見孔子之爲傳道計者誠切矣又其次其字指中行但既又次於中行亦必次於狂矣蓋高明者進道比篤實者較易故以猖視狂又稍差一級以上思狂猖以下惡鄉原此處分截

君子節○萬章又舉孔子之所惡者問曰孔子嘗云人情不見親厚則怨恨易生若過我門不肯入我室我亦無恨者進鄉原之人爲然蓋鄉原閑害乎德者也孔子深惡鄉原若此敢問何如便稱爲鄉原之人乎

鄉人無知其所謂愿人謂之鄉愿愿字固淺狹又鄉人以爲愿則亦非真愿者也章此問是因上生來蓋以狂猖之可取以其可進於中道而鄉愿正中道之可取者故問何如斯可謂鄉愿而孔子惡之哉是深以鄉愿爲無可惡實德之賊也句是孔子曰解所以不入不憾之意但此只引問後自有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一問在註出似德非德是預述下文解且渾何如斯可謂之鄉愿只是究鄉愿爲人之實故下文亦只以鄉愿爲人之實答之

且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乎者其行而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晳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言不屑不潔之事的人是獧也是又其次也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獧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獧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不憾之故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問不憾之是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愨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爲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爲幸深惡而

嘐嘐節○孟子曰欲知鄉原之爲人觀其譏狂猖之言可見矣其譏狂者曰何用此嘐嘐然也言絛大而不顧其行行濶畧而不顧其言每事便曰古之人古之人其譏猖者曰何必此踽踽然獨行涼涼然寡薄與斯世之人一無所親厚爲哉人既生於斯世相當爲斯世之人使人皆稱爲善人可矣何必生今而慕古守己以爲高哉夫鄉原志意如此既不爲狂者之絶俗亦不爲猖者之潔己惟閹然深自閉藏與時俯以求親媚於一世者鄉原之行也

何以五句譏狂何爲一句誠猖生斯世也三句又總承狂猖而自言其志閹然二句是孟子判斷語踽踽是立己嚴峻涼涼是待人踈薄善只稱其長厚圓通之意可矣二字正與上何以何爲相應閹然訓閉藏是收斂退縮不敢觸忤人意善斯可矣上都是述其言然亦未必鄉原實有此言是孟子推其意而如此故註曰此鄉原之志也末二句是因志而知其行

一鄉節○章又問曰一鄉公道所在人皆稱爲原人是其人無所往而不爲謹厚矣謹厚爲人之美行孔子乃以爲德之賊何哉

此方問何以賊德下乃詳言賊德處

痛絶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瞻訊及狂猖但推其意則如此耳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媚世之人豈皆明白張

行去聲踽其禹反閹音奄○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嘐嘐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耶又譏獧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爲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爲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閹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說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

意其無害於德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

非之節○孟子曰予亦知鄉原之情狀乎人欲緊舉其失而非議之則掩覆其周無可舉也欲細指其失而刺責之則閑藏甚密無可刺也一惟同乎下流之俗不矯以立異合乎汚濁之世不睽以取怪心之所居非真忠信而深特厚貌似乎誠實不欺身之所行非真廉潔而好名矯讓似乎清介有守此正其閹然媚於世者衆人不知其偽皆悅而稱之彼亦自以爲是而居之不疑而終其身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大中至正之道也今鄉原竊其似而濟其貳在己既不覺其非在人又皆惑其偽非德之賊而何此孔子所以深惡之也

此節極寫鄉原之情狀即在閹然媚世在看出首四句是虛說實落處在居之似忠信二句即下文似是而非也不可入堯舜之道病根全在兩似字德之賊即在此非是㮣舉刺是細數無舉無刺只是掩護之工二句以處己言流俗汚世廣同只不與俗異合只不與世離二句以待人言居之是存心行之是制行此二句正寫節精處衆皆悅乃人惑其似自爲是乃己信其似不可入道句觀一而字乃轉語口氣若曰衆雖悅之彼雖自是而實不可入[illegible]之道以其竊道之似而實非道之真也故字總承一節　閹指其非閒下

惡似節○孔子嘗曰天下惟似是而非最爲可惡試舉其類言之莠草似苗而非苗惡莠恐其亂苗也佞口似義而非義惡佞恐其亂義也利口似信而非信惡利口恐其亂信也鄭聲似雅樂而非雅樂惡鄭聲恐其亂雅樂也紫色似朱而非朱惡紫恐其亂朱也至於鄉原似中行而非中行惡鄉原恐其反亂乎德也由孔子之言觀之其謂德之賊者意可見矣

上節似是而非意已說盡此即承孔子之意而引孔子之言以証也二節自一意貫看天下惟真是爲盡善而真非亦不能惑人惡似而非以其最易惑人也首句提起下數句歷指歸重末句恐字皆是自推其惡之意佞與利口須分別佞是有才智之人本是不義的事他所言似有一段道理攻之不破故亂義利口未必有才智但口快便似心直朋白欺人而人不以爲妄故亂信亂德正所以賊德不是兩樣

以爲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爲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處己善爲彌縫　處世曲爲調停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

心似不欺　事似不苟

汚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

此句明害德之意

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

也　吕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汚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孔子曰惡

恐字俱是自推其惡之心

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

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

重講此句

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惡去聲莠

君子節口鄉原雖足以亂德而邪終不能勝正君子於此固有絕之之術焉彼綱常倫理爲天下古今所共由者謂之大經大經不明斯邪說所由盛也君子只將此大經見之躬行施之政教與天下共由之而已矣大經既正則化本端而治具張庶民莫不勃然興起庶民既興則邪慝雖足惑世而斯民灼然有定見確然有定守皆知其是之所在自不爲似者所惑矣尚何邪慝之足患哉

此言絕異端之術正惡中作用經即是德而堯舜孔子之中道也大而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以至一應事一接物之際其所當行者皆是反經是既經惑亂之後把萬世不易之常道一力擔當整頓起來反字極有力君子是主持世道之人須兼在上在下如堯舜孔孟皆是反之者固是躬行常道作個榜樣而在上則凡有政事在下則凡有教誨政事教誨正開明人心要者而已矣言惟此可以勝得經本無不正只反之便是經正經正以下俱不費力玩則字斯字可見興謂與起於善蓋經與民源流合一故正與興與氣息相關註是非明白入字是庶民與以後事同五是疑似不分聽惑參錯意明白而無所回互則一邊經常一邊邪慝昭然心目之間其說自不得肆行於世有不容以不滅息者邪慝註謂鄉愿之屬屬字雖包得廣如楊墨皆是然此章正須以鄉愿作主邪慝作而經亂經正而邪慝息此二節相承之旨朱子謂孟子論鄉愿亂德之害而末以君子反經爲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況異端邪說日新月盛苟有不可勝正者惟吾道既明則彼自滅息耳

由堯章全旨口此歷敘道統之傳而自寓繼往開來之任上面遞敘歸結處全在本節末章側在見知上方是孟子自任之意胡氏謂論孟末皆言堯舜以來相傳之意但論語以行言故歷叙其政事之實孟子以知言故歷叙其見聞之真

由堯節口孟子曰斯道之統必待人而後傳自堯舜授受而萬世道統之原實自此始由堯舜至於成湯蓋五百有餘歲其間若祇台之禹遜種之臯陶與堯舜相聚一堂則親見其道而知之若湯則聞其道不知之焉觀建中之極以追執中之傳而斯道之統在於湯矣

孔子刪書斷自唐虞故此叙道統亦自堯舜始以精一執中之傳實爲世道統之

音有口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聲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獧人皆以爲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此見轉移世道只在開明人心）**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爲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獧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獧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口**孟子曰由堯舜**

所自也五百有餘歲不重生有當期見歷世之遠而以道相授不可無見知以開聞知意知謂心源契合而知其道也其道云何即精一執中而已矣朱子謂若非有而見而知得後之人如何聞而知之也意側重見知一邊下兩節亦如此看胡氏謂堯言執中是中之用湯言降中是中之體舜自心上說出執中之蘊而大經言心始此湯自性上推原降衷之初而六經言性始此可見堯舜湯明道處見知言禹皐不言稷契者或一舉而皐以例其餘俱書稷契不曰謨獨禹皐有謨況洪範九疇禹發之秩序典禮皐發之則二人明道之功固不小也

由湯節口中湯至於文王亦五百有餘歲其間若伊尹爲一德之輔萊朱作建中之誥與成湯交修終始則親見其道而知之者文王則聞其道而知之焉觀敬止之節以緝制心之學而斯道之統在於文王矣

萊朱與伊尹並稱而萊朱於經傳無所見書所載仲虺之誥弘大精微實與伊訓數篇相表裏則萊朱當即仲虺者是胡氏謂舜言精一而後協居克一伊尹能發之堯言執中而後建中於民仲虺能發之曰勇曰智曰仁曰禮曰義中庸三達德孟子四端已散見於仲虺誥中矣故知萊朱即仲虺也論語之末言武不言文此言文不言武文王謨以明道言也武王烈以行道言也易之作其於中古乎文王明道之功大矣

由文節口由文王至於孔子亦五百有餘歲其間若太公望得之爲丹書之戒散宜生得之爲彝教之廸則親見其道而知之若孔子則聞其道而知之焉觀其識大識小覲耿光於未泯幸斯文之在茲而斯道之統不又在孔子乎

胡氏謂敬勝怠義勝欲之類非太公孰發之書曰茲廸彝教則彝倫之教散宜生蓋有助焉虛齋謂亦不必取徵書傳書傳所載有限彼既見知聞知則大道之全自具渾然之體與其燦然之用何所不周何所不至而豈可以簡冊有爲而發之遺言緒論爲之證哉見大意者默而識之可也震用謂望散可爲見知則周公不居其下看來舉文王可統武王舉望散更可統周公孔子祖述堯舜兼總百王此云得統於文亦相承之序故耳其實即以知之於文王者知之於湯與堯舜也

由孔節口由羣聖相承之統觀之見知者開其先聞知者繼其後道統固相續而不

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五百亦大槩之詞）若湯則聞而知之（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　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由湯至於文王五（由字至字便有絕續失傳之憂）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爲湯左相）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知字深看不泥聞見亦不離聞見）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素亶反○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由孔子而來至於今

絶也乃自孔子以來至今論其時不過百有餘歲去聖人之時若此其未遠也論其居自鄒至魯壤地相接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宜若有得於見知之眞者矣然今於孔子之道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如前所云五百餘歲之後豈復有聞而知之者哉斯道之傳深有可憂而任道之責無容自諉矣

去聖人之世二句緊頂由孔子而來二句說近聖人之居二句又是一意蓋以自鄒至魯道里計之也說時兼說地互欲坐實一見字耳兩若此欣幸之辭然而二字緊承上二層一轉故作反語以見必有見知之意爾訓如是上爾字指見知下爾字指聞知上三段叙道統之傳而見知聞知歷歷不爽以明孔子之後斷有見知以起後之聞知者以繼往聖開來學自任也朱子謂章末二句則孟子之致意深矣觀其所謂然而無有乎爾則雖若把於不居而其自任之實可見觀其所謂則亦無有乎爾則雖若歎其將絶而所以啟夫萬世之傳者又未嘗不在於斯也學者誠能深考其言而自得之則古人雖遠而其志意之所存者益無以異乎日相與言而授受於一堂之上也或謂孟子前有顏曾子思孟子未必自擅見知於孔子不知三子在當日則以有孔子在今已與孔子俱往矣觀楊墨不息孔子不著等節非孟子力任之則孔子之道不百年而已墜故曰輒出孔子之道尊此孟子欲自比於見知以俟後聖於無窮也或問謂禹皐陶之徒本皆名世之士伊尹太公又湯文之師非必見其君而後知之至於湯文孔子又皆生知之聖亦非必聞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此云云者蓋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爲主以異世言之則斯道之傳後聖當以前聖爲師學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註未引程子一段朱子分明以明道先生繼孔孟之傳正以見則亦無有乎爾之言迄于今自年直於程子而驗也黃氏謂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朱子而始著朱子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然則註中所謂百世之下必有神會而心得之者朱子亦當自見其有不得辭者矣

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未遠其近是顯以見知自任深望後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叙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

若然今于孔子之道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如前所云五百餘歲之後豈復有
聞而知之者哉意孟不能以無憂矣
此節口氣往往驚怪而不自信之詞世未遠居甚近分明有以見知自任下二句
如何又推開只是反言以決其必有者曰難道數世相傳與之中斷了不成數
引哉謂孟子前有顏曾子思孟子未必自擬見知于孔子不知三子在當日則
以有孔子在今已與孔子俱往矣觀楊墨不息孔子不著等語非孟子力任之
則孔子之道不百年而已墜故曰輒出孔子之道舍此孟子欲自比于見知以
俟後聖于無窮也許東陽所知是也指見知聞知者言

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